

学筌期刊 / 学筌期刊编辑委员会 · 一V. 1, no. 1
(民国26年[1937]6月) ~ [?] · 一武汉: 武汉大学
中国文学系学筌期刊编辑委员会[发行者],
民国26年[1937] ~ [?].

: 附表; 23cm.

出版周期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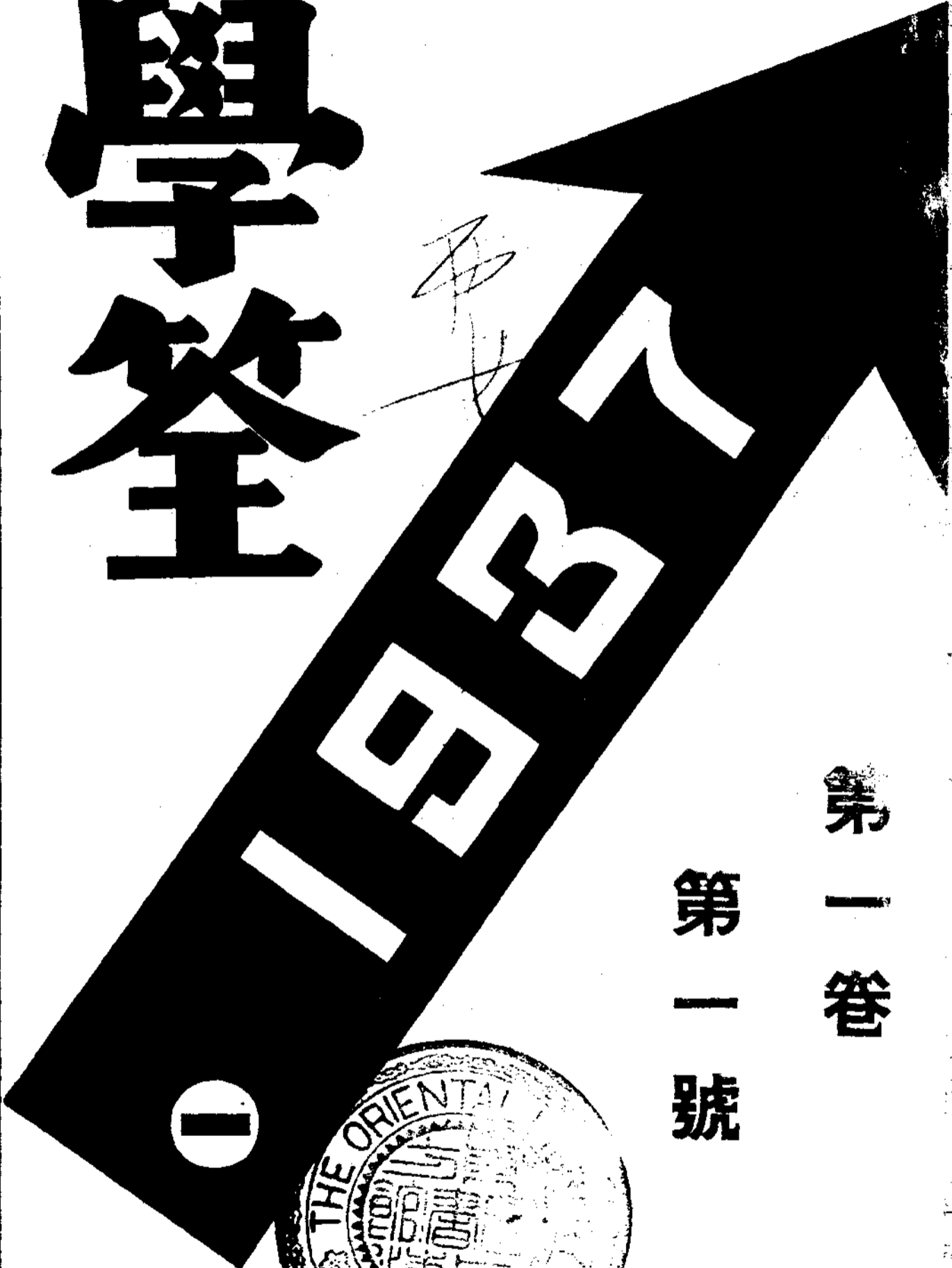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8,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1937. 6)

學筌



第一卷

第一號



學筌期刊社出版

武 昌
柏華樓蘇紙號

首創老號 並無分店
營業要目

- 名廠紙張 歐美文具
- 鉛石印刷 新式簿記
- 綾錦屏對 八寶印泥
- 科學儀器 教育用品

(電話：四一三一)

國立武漢大學叢書

吳其昌著

- 金文曆朔疏證 六卷
- 金文疑年表 二卷

用漢以前所傳各種古曆法，推算地下出土殷周銅器上所銘之年月于支，因而從時間上推究古器上及古經上所記載之重要史實。乃為金文學上，及古史學上最艱巨之創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發行

武大學生 創刊號

- 從西安事變到現在(刪).....高川
- 中國所需要的救亡陣線(刪).....蕭穆
- 從入超減少說起(刪).....潘乃斌
- 關中日經濟提攜.....虎仇
- 急待開發的三島.....錢祝華
- 思想上的兩個問題.....王前
- 民族危機中的科學學生.....樸君
- 埋頭和昂頭.....張費
- 譯詩三章.....金名
- 回到「繁榮」.....易水
- 中國新音樂運動的檢討(刪).....林玉聲
- 圖 是時候了(木刻).....
- 畫 希特勒的武器(漫畫).....
- 人民的覺悟(漫畫).....
- 世界語?.....心撫
- 希特勒的「保護」下.....柏青譯
- 「世界政治」(書報介紹).....侯斌彥

本期定價五分

文 哲 季 刊

(第六卷第三號)

論 著

- 殷虛書契解詁…………… 吳其昌
- 離騷通箋…………… 劉永濟
- 形名發微纂餘篇…………… 譚戒甫
- 李商隱詩新詮…………… 朱 傑
- 元代驛傳雜考…………… 羽田亨著
何健民譯

(第六卷第四號)

論 著

- 英國小品文的演進與藝術…………… 方 重
- 李商隱詩新詮(續)…………… 朱 傑
- 墨子論蕃育人民不主早婚說…………… 譚戒甫
- 照穿神審禪古讀考…………… 朱芳圃
- 元代驛傳雜考(續)…………… 羽田亨著
何健民譯

定價 每大期洋五角(外國另加郵費) 季刊五角 半年刊八角

總發行所 武漢大學出版部
分銷處 國內各大書局

學筌期刊 第一卷 第一號 目次

學筌釋名

臯 禽

(目錄後)

我對於讀經之意見

胡稼胎

(一)

類書起源略考

張滌華

(九)

形名學徵

譚戒甫

(三一)

荀子之年代及行歷

周輝鶴

(三三)

文心雕龍校字記

劉永濟

(四七)

金源文學小話

蘇雪林

(六五)

論宋三家詞

胡國瑞

(七三)

12
8/10/15
-8803!

國立武漢大學
土木工程學會會刊
第二期目錄

Wind Stress in Tall Buildings	愈 忽
建築工廠房屋之荷重	孫 雲
公路豎曲線之計算法	丁 人
石油	邵 逸
用圖解法以求木質水櫃外圍鐵箍之間距	陸 鳳
用彈性重量法計算桁架橋樑的偏重	胡 錫
水工模型試驗之基本理論	方 宗
一年來在錢塘江橋工程處之工作紀要	唐 備
Stress in Single Span Rigid Frame Bridge With Fixed Ends	胡 家
錢塘江橋工程實習紀要	張 溶
航空測量學大意	蔣 宗
載水力重負之樑中之彎曲能率	林 祥
獻給前進中之青年工程師	龔 一
禦土牆設計之結果	
校友通訊	
十月生活	陳 厚
甘肅水利工程近況	吳 以
編後	

國立武漢大學土木工程學會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哲 學 與 教 育
第五卷 第二期
目錄

佛教各宗思想淺說	范壽康
現代心理學的趨勢	程迺頤
個別差異之檢討	王鳳崗
怕	高 翰
查特士課程編製之理論	曾繁鑫
教育與社會	周繼頤
新科學與舊哲學	吳 侷
兒童錯字的研究	吳流清
怎樣做父母	徐翔之
周濂溪的形而上學	吳培元
大道	楊樸菴
專載	
何鍵氏明令讀經提案駁議	顧樹森等

定價每册二角

國立武漢大學哲學教育會出版

反切六論

徐心沈 (九九)

唐代小說發達的原因及其特色 李高翥 (一三三)

平妖傳夜讀鈔 王 颺 (一三五)

閱微草堂筆記的檢討 毛 幹 (一三五)

詩選 陳散原等 (一九三)

詞選 劉象龍等 (二〇七)

秋涼的時候 靜 波 (二二〇)

心弦曲 王 颺 (二二九)

綠綠樹與小璉子 朱先達 (二三三)

本行話 殷 勤 (二三五)

無題 文 幽 (二四四)

春夜懷遠 M G (二五五)

五月鄉愁曲 邊 城 (二七〇)

狂言四番 毛 幹 (二七三)

得意忘言 (木刻) 主天基 (目錄後)

編者贅言 編 者 (二七七)

筌學

號刊創

得意忘言

王天基刻



(轉載文學七卷四號)

我對於讀經之意見

胡稼



余讀四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欄中所載胡適先生之「讀經平議」一文，不禁引起個人平日對於讀經問題之種種感想。與諸生談講哲學之時，對此問題雖間有所發揮，然皆爲零譚碎論，無條理系統之可言。因感此問題之重要，又見時賢贊成反對讀經者，各執一偏之見，故亦就管見之所及，發爲持平之議論，以就正於明達之君子焉。

余在本論文中所欲討論者有三大點：（一）經是否有讀之價值，（二）現在讀經應採取何種方法，（三）明經後或有若何之結果。請得逐點申論之。

一

我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崇尚儒術以來，儒家之經典，遂爲文人學士所特別注意，而孔孟遂亦受特殊之推尊。老莊歸真返樸清靜無爲之說，與夫後來自印度流入之佛法，雖間亦受君



主之庇護，與學者之吹噓，然其在中國人心靈上所留之痕跡，究不若儒家所留者之深刻，而其在政治社會上所生之積極的影響，其消極的影響，則又當別論。余嘗謂孔孟之思想，若無老莊佛法與之對抗，則中國各稱社會事業，或更有發皇之進步，不至如以往實際之停滯也。亦不若儒家所生影響之大。問嘗細推其故，覺孔孟思想之所以受人歡迎，蓋因其反復申言之道理，即大多數人精神上朦朧感覺之意義。易辭言之，孔孟思想中所啓示之生活，即全民族精神生活所希冀之理想的形態。中國民族因居黃河兩岸大平原中，受溫和氣候之薰陶，與農業生活之比較穩定而形成之家族制度之影響，故自極早之時，即孕育一種中正和平之倫理思想。睿哲之士，以此倫理觀念為基礎，更推廣而擴大之，則其對於帝天之觀念，亦遂成為倫理的。用方今流行之哲學名詞言之，中國人向來所有之宇宙觀，乃為倫理的或道德的宇宙觀。在此宇宙觀中，自然以善為最高無上之理想。詩書中所言之帝天，皆不過為賞善罰惡之超人勢力而已。孔子之刪訂詩書作春秋贊周易，乃為闡揚光大最早流行而為一般人奉為圭臬之實用的思想，以抵抗新興之偏激而易滋流弊之異說。老子學說之聰明奧妙處，孔子非不知之。但其學說之產生，乃為藥救社會之變態。社會趨於紛爭攘奪之一極端，老子則大聲疾呼欲挽之而趨於無爭無欲之他一極端。孔子見其陳義過高，不能見諸普遍之施行，故極力提倡其中庸之道。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至若後來由印度

傳入中國之佛法，在某種限度內，雖亦受中國人之歡迎，並給予在塵世中失意之人以大量之精神安慰，然亦因其陳義過高，太忽視人與人之間之倫理的關係，及此生之福利，故真正皈依其教義，了解其妙諦者，亦極屬少數。故余敢云中國大多數人皆生活於儒家思想之中。儒家思想支配中國人之人情，風俗，政制，法律，文學，藝術之力，實遠非佛老所可幾及。不過作者嘗覺佛老之思想中，亦頗有可取之點。佛家空闊慈悲之精神，老家澹泊不沾滯之態度，苟應用得宜，實可與儒家內聖外王之學並行而不悖，儒家之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書，易，等著作中，若用批評的眼光觀之，不盲從古人以自囿，亦不求打倒古人以自炫，則將見其確有不可磨滅之真理在。吾人生當物質科學昌明之時，又居國勢阨危外患日迫之地，爲謀國家民族生命之綿延，或暫不得不採功利之思想，以應付目前之急難。假令數十年之後，國難消除，物質方面各種建設，俱有極滿意之進步，彼時吾人將繼續講求功利耶？抑予功利之活動以限制，而向精神文化方向發展耶？吾人須知功利之講求，乃爲維持生存之手段，而非人類真正之意義與價值之所在。吾人又須知講求功利之結局，必出於相爭奪殘殺。若有民族焉，喜見世界爲一大屠宰場，吾人亦無合乎邏輯之理由以駁倒其獸性之喜好。不過就吾人精神深處所發出之良知直覺而言，自以相生相養相愛相助以發展最高尚之精神

生活，爲人羣之理想，而當盡心力以赴之。若去彼取此，則中國儒家之倫理思想，實可造福於人羣，而有發揚光大之必要。儒家最高之倫理意象謂之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仁之實施其盡在我者謂之忠，其推而及人與物者則謂之恕。能盡忠恕之道，則謂之至誠。自施於事功之合宜而言則爲義，以其有節文言則爲禮。所謂仁也，忠也，恕也，誠也，義也，禮也，皆吾先聖先賢對於人類精神文化獨特之見解，而爲他民族所無，故其他各國之文字中遂亦無與其意義相當之字，以作適當之翻譯。吾人既繼承此精神上之至寶，苟欲爲肖子肖孫，則當盡吾人力之所及，使其光彩四射，以燭照而美化人羣。安可惑於砒砒而自棄其珪璧。不寧惟是，方今因交通之便利，接觸之頻數，西洋博學深思之士，見其現有之文明恐難引至治意之歸宿，竟亦覺中國舊有之文化中有可欽佩健羨之原素，以補救西方文化之缺憾。然則國人之主張全盤西化者，其亦廢然知返乎？

二

從以上之簡略討論，則知經書有「讀」之價值，可謂毫無疑義。不過經當如何「讀」法，此乃當前之一實際問題，最值得研究教育者之考慮。此一大問題，細析之，可又分爲兩小問題：卽時間問題，與材料問題。從前七八歲之兒童卽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令其背誦



，余亦認爲不甚妥當。舊塾師之理論，以爲兒童此時記憶力最強，宜責其熟讀聖經賢傳，及其長大，則可一旦豁然貫通，而能終身受用不盡。吾人固認在此種教法之下，一旦豁然貫通者，亦自有其人。然而食古不化，拘執片言隻字，而不能體會聖賢立言之大旨，而流爲村學究者，則亦比比皆是。況在科舉時代以經義取士制度之下，讀經者皆以經演繹經義之八股文字爲敲門磚，以作獵取功名富貴之具。此顯與經中之精神背道而馳，又安望其闡揚經義耶？故余對於讀經辦法之根本主張，乃爲吸收其精神，而不必過分重視其軀殼。經書中之文字，經之軀殼也。其文字所解釋之人生理法，經之精神也。現在小學中學學生之年齡，大約自七歲至十八歲。在此時期內，身心之發育，正在迅速進展之歷程中。物質的食物，固宜擇易於消化而能營養者以予之；而精神的食物之選擇，亦當應用同樣之原則。以需要甚高之理性方可了解之經書，而用不合教育原理之變方，逼學生吞食之，其不爲囫圇吞棗也幾希！一方面經書中所詔示之人生理法，有體驗了解之必要，而在另一方面，學童之精神消化力，又不足以吸收之而資滋潤。然則吾人將用何法以解決此困難耶？吾敢言惟一之辦法，即爲利用學生之情感，與其摹仿之本能。孔孟之教，重在篤行。人苟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爲信奉孔孟之教，而爲孔孟所稱許。依作者之愚見，歷史上可歌可泣驚魂動魄之忠臣孝子節婦烈夫之事蹟



，皆當用明白淺顯之文字，編成故事與戲劇，使學童諷誦之表演之，俾能由情感此一途徑，而沁入其心脾，以使將來指使其行爲於不覺。易辭言之，吾人當用具體之故實，激發學童對於實踐人生理法之偉大人格之羨慕，而令其潛力隱藏於下意識之中，以使將來隨觸隨發。故依余之說，小學中學（至少初中）學生不宜「讀」經，而應「讀」經。吾人當知孔孟當時諄諄教誨生徒者，乃爲做人之常道，非欲其徒識空言。孔子自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人以其爲常道而尊之曰經。經，常也。乃後人不察，不實行經義，而徒誦經文，豈非孔孟之罪人哉！小學中學學生，既有如是之訓練後，（詳細教法，自待專家之研究）。對於人生之理法當有具體的體認。其能升入大學者，當視其所入之院系，而決定其有否「研究」經書之必要焉。賅括言之，學理工農醫等科者，自無此必要；吾人認其在小中學所受之訓練爲已足。但學文法科者，當就其特殊之觀點以研究之，不必拘拘於前人之「讀」經方法焉。現存經書中之章節次序，有其排列之理由者，固亦頗多，而出諸武斷者亦復不少。吾人現在研究經書，自當採取科學的方法，以整理散漫之材料思想，而使之有系統條貫。不過經書中道德政治之根本原則，（其細目之不合時宜者自不必盲從）吾人對之不懂作理論的探討，且應使之作吾人實際道德政治活動之南鍼焉。而吾所謂吸收其精神者，亦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方今世界，擾攘不安，而西洋尤甚。因彼此互相妬忌猜疑，戰爭之爆發，隨時有其機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破壞毀滅力，已足使吾人咋舌。吾恐第二次世界戰爭一起，則所謂物質文明之成績，將隨炮彈炸彈之煙霧而俱消散。吾聞歐洲受第一次大戰痛苦之後，頗欲向東方哲學思想中，覓其慰藉。因其僅欲覓慰藉也，故老子不爭之思想，適合過爭而受苦痛者之脾胃。無怪羅素，倭鏗，雷赫完，皆為老子作代言人也。要知求慰藉乃為滿足某種情感。而情感之為物，則隨時境之順逆而為消長。當極感飛機大炮轟炸之痛苦時，自然咀咒戰爭，而極端歡迎非戰之學說。及時過境遷，則痛苦逐漸減退，而張牙舞爪猙獰兇惡之故態復萌矣。孔孟之思想，肇端乎良知，而經過理性力之錘鍊，非若老氏之說，至少其政治倫理之說如是出於感情之偏激也。西洋之哲學家，如希臘之三大哲人，以及近世之康德費希脫等，非無與孔孟相類似之倫理思想。不過實際支配西洋人之社會生活之最大勢力，自作者淺陋之眼光觀之，乃為嚴峻之羅馬法律，縱慾之物質科學，以及獎勵鬭爭之適者生存之學說。而此輩哲學家之道德思想，祇視作空洞之理論以研究之。孔孟之倫理思想，中正和平，而又崔巍博大。苟應用得宜，則西洋文化之優美處，皆可為吾所利用，而促成此高尚理想之實現。孔孟之教，最重人與人之

道德關係，而認其高於一切。任何法律，發明，與學說，苟可以促進彼此之了解與親愛，皆可為孔孟所接收。反之，任何法律發明與學說，足以妨害彼此之了解與親愛，自皆為孔孟所吐棄。孔孟思想，重在實踐。欲求實踐仁，義，忠，恕，禮，讓，之美德，則必正此諸美德所從出之心。故儒家有正心修身之說，務使此心存養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種修為之法，殆東西洋倫理思想中最關緊要之差異，而使西洋倫理思想所以為理論的，東方倫理思想所以為實行的也。居今日人欲橫流人心險詐之世，而欲發揚中正和平之人生理法，實有其必不可。經之精神，若可發揚，在國人則可吸收西洋文化之精粹，而遺其秕糠，對於西洋人，則可救治其縱慾之流毒與鬪爭之危害。誠心提倡讀經之君子，曷興乎來。

國立武漢
大學叢書

聲韻學表解

劉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類書起原略考

張滌華

稽類書之緣起，其所從來遠矣。姬周之末，治春秋者，有抄撮之學。雖其書久佚，體例已不可詳，而摭摭舊文，藉便觀覽，其用意固與後世類書略似。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按：漢志，鐸氏微三篇。

劉向別錄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一引）按：虞卿，趙孝成王時人。

及嬴秦代興，首同文字，其時李斯、趙高之徒，竝有撰作，皆規撫史籍，以教學童；而分別部居，多所載述，蓋亦以供緩急可就而求焉。自後司馬相如、史游，遞效其體，更加恢廣，

其性質遂漸與類書相近。

漢書藝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時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按：李斯作倉頡篇，以篇首有「始有倉頡」句，遂以名篇；爰歷、博學、凡將、急就皆放之。鄭注周禮，引倉頡絕羸篇，又引柯櫛篇，是其篇目之可考者。凡將、急就等，亦皆分部總事，詳後。

顏師古急就篇注叙云：「急就篇者，其源出於小學家。昔在周宣，粵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秦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倉頡；中車府令趙高，繼造爰歷；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所以啓導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祕府。雖復文非清靡，義闕經綸；至於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實有可觀者焉。然而時代遷革，漸就訛舛，遂使博聞之說，廢而弗聞；備物之方，於茲寢滯。」按：急

就體例，全準凡將。急就首姓氏名字，次服器百物，終文學法理，部次頗爲不苟；則凡將當亦如之。程大昌演繁露，謂二書語度規制全同，其信然矣。

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卷一云：「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

然此二者，猶屬類書之遠源；至其直系之祖禰，則當溯之九流之雜家。蓋六經以後，百氏競興，雖醇醜不同，要皆自抒其獨見。其兼儒墨，合名法，著一書而成於衆手，哀羣言而自立一宗者，厥爲雜家。

按：說文，「雜，五采相合也。」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雜焉同會。」注：「雜謂相參也。」雜焉，總萃貌。」是雜字本含糾合義。隋志：「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按：此本漢志，以語較分明，故用之。）然則，雜家也者，謂調和諸家自成一說者也。自後世目錄學家誤爲駁雜，此類之書，遂無統紀，（四庫提要卷一百十七雜家小序云：「雜之義廣，無所不包」，即誤解之一例。）不知古義初不如是也。以學者沿譌，迷其本始，故爲附訂於此。

雜家始於呂覽，其書大氏擷取往說，區分臚列，而古今鉅細之事，靡不綜貫。相其體制，益近類事家言；然猶漱潤增華，非徒以篋積爲事。及淮南內外篇繼作，采諸子之精粹，納之部

類，始純以聚博爲工；後世之類書，實造端於此。

黃震日鈔卷五十五云：「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鈕樹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下論淮南子云：「類書之端，造於淮南子。古者著書各道其自得耳，無有哀集羣言，納於部類者。秦之呂不韋，始聚能文之士，著爲呂覽；而其言則自成一家，且多他書所未載，非徒涉獵也。至淮南一書，乃博采羣說，分諸部類，大旨宗老、莊而非儒、墨。雖泛濫龐雜，醇疵互見，而大氣浩汗，故能融會無迹，則探索之力亦深矣。」

按：淮南之書，多取之文子，而分析其言；更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日所召賓客之言而成。

然則類書瓶體之蚤，乃在秦漢之間矣。洎乎西京以降，詞賦炳蔚。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博物洽聞，信稱多識，故如馬、揚、班、張之賦，不啻爲漢世名物制度之專書，而得之者，卽以當類書讀。

三國志魏志卷十一國淵傳云：「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

章學誠校讐通義十五之二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源，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

袁枚歷代賦話序云：「古無志書，又無類書，是以三都、兩京，欲叙風土物產之美，山則某某，水則某某，草木鳥獸則某某，必加窮搜博訪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後，傳播遐邇，至於紙貴洛陽。蓋不徒震其才藻之華，且藏之巾笥，作志書、類書讀故也。」按：袁氏此說，雖爲章實齋所駁，然漢賦與類書有關，不可掩也，故仍著其說於此。

意其施手之始，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以供驅遣；

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篇云：「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

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案而成；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耳。

則與後來之作類書，亦無以異，特其所作者，今不可見耳。迨至後漢，鈔撮之風又起，（校讐通義二之六謂鈔書始於葛洪，其說非是。）其始尙止限於史書，

隋書經籍志云：「自後漢以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卷二云：「史鈔之學，起於後漢，而其書則自衛胤史要始。」按：姚書史部史鈔類著錄之書，凡六家六部，其目如左：

衛胤史要十卷 周樹洞歷十篇 古歷注 侯瑾皇德傳三十卷 應奉漢事十七卷 荀爽漢語

此外楊終有刪太史公書十餘萬言，（見後漢書卷七十八本傳）當亦是史鈔，姚書入之正史，似未允。

其後寢假及於衆籍，

按：隋志經、子、集三部，亦各有書鈔，合計不下五六十種，皆三國、六朝時人所作。

至三國而大盛：或潛心墳素，躬自逢膳；

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裴注云：「（帝）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按：隋志著錄兵書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俱魏武帝撰。接要或作捷要，或作輯要，均即節要。武帝會祖諱節，故改。

又卷九曹爽傳注云：「（桓）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按：隋志世要論入法家。

又蜀志卷二先主傳注引先主遺詔勅後主云：「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

又吳志卷八關澤傳云：「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

或假手文士，專事抄撰。

魏志卷二文帝紀云：「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勅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計其所成亦有兩類：其一，雖經複寫，面目猶與原書無殊；其一，稍加部著，杆軸已視舊本

爲異。前者略如寫書官所爲，（漢武帝時置寫書官，見漢志。）其用特以流傳古籍而已，與類書尙無涉；而後者含咀英華，裁成類例，實已粗具真正類書之型式。故皇覽一書，昔人竝推爲千古類書之權輿。

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云：「類事之書，始於皇覽。」

四庫提要卷一百三十五吳淑事類賦提要云：「類書始於皇覽。」

孫馮翼問經堂叢書輯本皇覽序云：「其書採集經傳，以類相從，實爲類書之權輿。」

按：此外如邵晉涵、章學誠等，亦主此說，茲不贅引。

由今考之，其書作者六、七人，

按：皇覽作者，諸史記載不一：有謂王象撰者，（魏志卷二十三楊俊傳注引魏略）有謂劉劭撰者，（魏志卷二十一劭傳）有謂桓範、王象等撰者，（魏志卷九曹爽傳注引魏略）有謂王象、繆襲等撰者，（史記索隱卷一）有謂繆卜等撰者，（隋志）有謂章誕等撰者，（太平御覽六百一引三國典略）後人頗滋疑義。（如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即疑王象皇覽與劉劭等所撰者不同。）然魏志文帝紀明云使諸儒，則諸儒實俱曾奉詔，不必執一人也。

又按：孫馮翼疑繆襲、繆卜本一人，（皇覽序）姚振宗則謂繆十一作繆卜，蓋即繆襲。
（三國藝文志）確否未敢定，當以闕疑爲是。

分部四十餘，字數數百萬，

魏志楊俊傳注云：「（皇覽）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合八百餘萬字。」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卷四云：「御覽禮儀部三十九引皇覽冢墓記二十餘條，水經注引皇覽十三條，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蓋卽四十餘部中之一。御覽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覽記陰謀，疑亦書中篇名也。論語三省章釋文，稱皇覽引魯讀六事，則兼及經義。此魏文帝紀所謂撰集經傳隨類相從者，蓋後世類書之濫觴，故無所不包矣。」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卷三云：「案御覽數引皇覽逸禮，卽漢志所謂禮古經三十九篇，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稱逸禮三十九，是也。王莽時立博士，漢末尙未亡，故皇覽亦具載之。又陳思王傳注，臣松之案，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不載；是皇覽中有魯連子。又說郛中有繆襲尤射一篇，亦似皇覽逸文。其所收集者多矣。」

按：史記索隱卷一云：「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揆司馬貞之意，似以皇覽爲專記冢墓之書；蓋祇見裴駰集解唯引冢墓記中語，已又未

觀本書，遂彊成其說耳，殊爲失考。

且歷時數載始成。

楊俊傳注云：「（王象）受詔撰皇覽，：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

較之後世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諸大書，未遑多讓。言類書者，此誠其巨擘矣。惟惜其書李唐時已不可得見，

孫馮翼皇覽序云：「阮孝緒七錄所載，本六百八十卷，至隋而僅存一百二十卷。唐時之本，則何承天所合併，亦著於七錄，而闕一卷。：又徐爰合皇覽五十卷，唐志稱八十四卷。：繆氏舊著，唐人已未及見，後更無論矣。」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云：「案皇覽當是千餘卷，至梁存六百八十卷，至隋存一百二十卷，至唐惟有何、徐兩家抄合本，而魏時原本亡，至宋并抄合本亦亡。」

按：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九引皇覽云：「盜跖家任河東。」沈下賢集卷二秦夢記引皇覽云：「秦穆葬雍臺泉祈年宮下。」則中唐時何、徐合併本猶有存者，其全佚當在唐末。

故承學之士，蔽所希聞，遂有謂類書始於齊、梁者，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云：「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梁

武帝與沈約徵粟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按：後人祖述此說者尙衆，不更繁引。

得非數典忘祖乎！至類書所以濫觴於魏世者，亦自有故。原夫由漢至魏，文體丕變，單行寢廢，排偶大興，文勝而質漸以漓。

近人劉申叔論文雜記云：「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西漢之時，：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詞。：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連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其遷變者一也。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鍊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由簡趨繁，昭然不爽，其遷變者二也。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尙對偶；若魏代之文，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其遷變者三也。：：」

其時操觚之士，馳騁華辭，而用事采言，益趨精密。

近人黃季剛文心雕龍札記云：「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於訓詁，繼則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

於是記問之學，緣以見重。

按：漢、魏間文人，如荀悅、應奉、禰衡、曹植、孔融、王粲、劉巴、尹默、李譔、陳術等，皆以博聞彊識，為時所稱。

其或彊記不足，誦覽未周者，則乞靈鈔撮，效用謾聞，期以平時搜輯之勤，藉祛臨文緝檢之劇；故網羅欲富，組織欲工，類書之體，循流遂作。是知一物之微，亦為時代之所孕育，其來有自，非偶然也。

二六，四，一二。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肆角伍分



形名學徵

(甲戌改訂本)

按此爲舊作形名發微之第四篇

譚戒甫

形名之學，自公孫龍子五論言，鴻思尊感，語妙天下，固已洋洋乎大觀矣。惜據漢志亡逸九篇，閒日枯坐，神往斯賢；每令繞室徬徨，若不自釋。蓋綜其生平極詣，光耀當時者，僅留三分之一以穀我後人，雖足寢饋終身，而鼓鑿酣鬯於無藝；然其至言要道，坐令俄空千載，莫由闕見其全，致可怖已！予生也晚，欲於古籍蕪殘之中，句梳而字櫛，以冀捋其餘緒，略明斯派之大美；是以舉凡公孫本書及周秦漢諸子所散見屬諸此學者，愈益鉤玄提要，擇釋而彙錄焉。日月積貫，哀然可覽，因立爲表而條理之。復以其學率反名家，若相放效；卽亦彼此備列，兩相對勘。庶幾精微之際，各極其能；雖凜凜如畫界而守乎，蓋有藉以匯其通者矣。



名家之學

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墨子經說上

以形貌命者，必知是之某也，焉同知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同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墨子大取篇

舉，擬實也。墨子經上
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史記自序論六家要指

形名家之學

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名實論上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同上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指物論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尹文子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同上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名實論
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名者有名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鄧析子轉篇辭上
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同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者正形者也；形正



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同；不以所不智同疑所明。墨子經說下

或同，過名也。說在實。墨子經下
知是之非此也，有同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經說下
今日適越而昔來。莊子天下篇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佞。經下

由名，則名不可差。尹文子
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形，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同上
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同上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名實論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名實論

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



謂「猶是霍」，可。而「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假為唯乎其謂。「彼猶」唯乎其謂，則吾謂必行。「彼」若不唯其謂，則不行也。經說下

「彼彼此此」與「彼此」同。說在異。經說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此亦可彼。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彼亦且此此也。經說下

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大取

有之實也，而後謂之；無之實也，則無謂也。經說下

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名實論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名實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論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同上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物論



<p>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small>指物論</small></p>	<p>窮，或有<small>續作</small>前不容尺也。<small>上經</small> <small>端</small>，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small>上同</small> 非半弗斡則不動。說在端。<small>下經</small> 斡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斡必半。『無』與『非半』，不可斡也。<small>下經說</small></p>	<p>因至，優指。<small>大取篇</small> 景徙。說在改為。<small>下經</small> 光至，景一亡，若在；盡，古同息。<small>下經說</small></p>	<p>止，以久也。<small>上經</small> 無久之不止。若矢過楹。<small>上經說</small></p>
<p>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small>指論</small>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small>上同</small></p>	<p>『有物』不盡。<small>列子仲尼篇</small>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指不至。<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 <small>列子仲尼篇</small> 影不移。<small>列子仲尼篇</small>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止，而<small>如</small>矢過楹。<small>荀子正名篇</small> <small>據校改本</small>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環俱抵。上經

連環可解也。莊子天下篇

不是與是同。說在不州。下經

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是於是而不是於

是；故『是』不是。是是，則是而不是焉

。今是，不是於是而是於是；故『是』與『

是不是』同說也。下經說

同，重；體；合；類。上經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上

同異交得，放有無。上同

是之同，然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

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大取篇

同長，以舌相盡也。上經

捷與狂假為匡之同長也。上經說

輪不蹶地。莊子天下篇

不可；然不然。莊子天地及秋水篇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荀子儒效篇

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呂覽正名篇

合同異。莊子秋水篇

解垢同異。莊子胠篋篇

合異同。史記魯仲連傳正義引

龜長於蛇。莊子天下篇



甚長；甚短。莫長於是題省；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經說下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小取篇

白馬多白。經說下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白馬論

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白與馬，

「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

。故曰白馬非馬，未可。同上

有同有於秦馬，有友同有於馬也。知求者，之

馬也。大取篇

求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無之，繁文，說非也

。同上

公孫龍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府跡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

非命形也。白馬論

故所以為同有馬者，以「獨馬」為有馬耳；

非有白馬為有馬。同上

「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同上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

致。白馬論

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同可以應。白

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以所色去。同上



一與一亡。經說下

一偏棄。經下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上同

堅，白，石：三。堅白論

堅白不相外也。上經

於石，無所往而不得，得二。上經說

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堅白論

堅白石不相外，藏三。上同

堅白域於石，惡乎離？上同

堅白之遷相盡。經上說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參三。經下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

脩。上同

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下經

二無一。通變論

二無左；二無右。上同

左與右可謂二。上同

堅，白，石：二。堅白論

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上同

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

。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上同

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上同

異處不相盈，相非離，是相外也。經說上

離堅白。莊子秋水篇

頡滑堅白。莊子法法篇

堅白之同分隔也。荀子儒效篇據校改本

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



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可。經說下

且其所知是也；所不知是也；則是知之同不知也。惡得爲一？而乃謂「有知焉有不知焉」。上同

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則者今作固不能獨指；所欲指不傳，意若未校。經說下

字久不堅白。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經說下

字徙，久。無有堅得白，必相盈也。經說下

一偏棄，謂之而因是也。經說下

若數同與美：謂是，則是因美也。經說下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經說上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上同

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執謂之「不離」？堅白論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堅白論

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經說下

離堅白，若縣寓。莊子天地篇

石其無有，惡取堅白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同果不若因是。堅白論

神不見。堅白論

而神與不知。上同



<p>知，材也。<small>上經</small></p> <p>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small>上經說</small></p> <p>臥，知，無知也。<small>上經</small></p>	<p>意不心。<small>列子仲尼篇</small></p> <p>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知。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small>下經說</small></p> <p>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small>上經說</small></p>	<p>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small>論堅白</small></p> <p>目不見。<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火熱。說在頓。<small>下經</small></p> <p>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俄有。若視日。<small>下經說</small></p> <p>方，柱隅四護權也。<small>上經</small></p> <p>方：矩克交也。<small>上經說</small></p>	<p>火不熱。<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炭不熱。<small>淮南詮言篇許注引</small></p> <p>矩不方。<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p>圓，一中同長也。<small>上經</small></p> <p>圓：規寫交也。<small>上經說</small></p>	<p>規不可以爲圓。<small>莊子天下篇</small></p>



狗，犬也。下經

狗犬，命也。上經說

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下經說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下經

二名一實，重同也。上經說

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下經說

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小取

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上同

兩絕勝，白黑也。上經說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白黑，多見黑白白，則

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墨子非攻上篇

狗非犬。下莊子天

犬可以為羊。下莊子天

黃其正矣，是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通變論

黃馬驪牛三。下莊子天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

而明，其色碧也。通變論

白狗黑。下莊子天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經下
 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經說下

牛有齒。經說下

俱一，若牛馬四足。數牛數馬，則牛馬二；
 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
經說下

均之絕不。說在所均。經下
 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
 也莫絕。經說下

山與澤平。莊子天下篇

山淵平。荀子不苟及正名篇

孤駒未嘗有母。莊子天下篇
 孤犢未嘗有母。列子仲尼篇

牛無齒。通變論

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
 牛羊足五。通變論

至不絕。莊子天下篇

髮引千鈞。列子仲尼篇

山出口。莊子天下篇

山出乎口。荀子不苟篇據校改本

(完)

荀子之年代及行歷

周輝鶴

戰國之世，天下沉冥。荀卿懷才抱道，欲以濟其困厄，然終迫於亂世，怵於嚴刑，而賈志以沒。故其遺言遺教，或悖孔氏；又極言性惡，非及思孟。遂使後儒訾議，羞稱荀卿。其生平事蹟，因而亦難以稽考矣。

至清人汪中，始鉤稽衆籍，作荀卿年表，略得梗概。胡元儀繼之，作荀卿別傳。林寶復據胡作，詳加考定，名曰別傳考異。鼎革而還，相繼有作，其載於古史辨者，凡五六篇，或取資前人，略加排比；或僅憑臆說，巧爲附會。理雖各持，義猶未的。然欲詳稽其行歷，確考其年代，亦至難矣。蓋荀子本書，所可資以考據者既少，則不能不旁求羣籍；而羣籍所紀，互有真僞，詳略既各不同，先後亦失其序。其尤離奇者，卽荀卿之生卒。據前人考證，或逾百數十年，或僅八十餘歲。此而不決，則荀卿遊齊之年，史記稱五十，應劭言十五，亦莫

能斷焉。今按王伯篇有「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一語。荀卿著書，在其晚年；（本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於是推儒墨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其遊齊也，至遲應在湣王之末。（鹽鐵論：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試以五十遊齊推之，至其被廢，已九十九歲；倘如本傳所云，荀書似成於李斯相秦之後，（荀卿著書，實始自被廢，至李斯相秦之年始輯之。史記所謂「序列」，即輯之之意也。）則卿年百有二十五矣。卿既登此壽域，何反自言「人無百歲之壽」乎？其言之當否，姑不具論；然荀卿果逾百歲，何致矛盾若此？荀卿固壽考者，然無百歲可知已！

今以斯相秦之年爲荀卿之卒年，湣王三十年假定爲十五遊齊之年，則其生年當在周赧王七年。（說皆詳後。）若依此假定，則羣籍所紀荀卿之行事，當有不得不否認者三：

- 一。韓非子難三篇：「燕王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
- 二。孟子外書：「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 三。劉向孫卿書錄：「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

按燕王噲讓國子之，周慎靚王五年事也。時孟子尙在齊，則荀卿與孟子並世矣。韓非爲

荀卿弟子，去燕王噲未遠，何誤至此。今按大略篇有云：「公行子之燕，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荀卿蓋借史論事也，淺人不察，遂以爲荀卿有憤燕不求助於己之意，因反謂燕王非荀卿，而竄入韓非書中，易於取信，其用意蓋可知矣。

孟子外書所記，尤難置信。卿本趙人，安能自楚來齊？如前條不誤，亦應自燕。其言「見孟子而論性」，蓋本性惡篇而云然。庶不知惟其後於孟子，始能懲其失而矯正之，始能並十二子而非之，斯蓋淺人謬爲之說也。信有此事，孟書離婁篇何不附見？安待外書記之。今考孟子去齊，適燕人畔，（燕人畔當係指燕人共立公子平而言。）時湣王十二年也。荀卿來齊，果及見孟子，至遲應在是年以前。今以五十遊齊推之，至卒年得百四十九歲；以十五遊齊推之，至卒年得百一十四歲。皆不近理。

至劉向所載，其誤尤謬。按齊殺蘇秦，周慎親王四年（紀元前三一七）事也；張儀卒於赧王五年（紀元前三一〇），距荀卿生（紀元前三〇八）尙有數年，安能「退」而笑之？應劭風俗通亦紀其事，但作「隨」不作「退」，似尙可通。書錄或傳寫之誤也。

以上三事，既皆失實，則荀卿生卒，可概定之。茲據羣書所紀荀卿事蹟，排比互勘，其

可徵信者，概羅置之；異說則從刊落。紀其年代，繫其行事，爲作荀卿年表如左：

紀元前三〇八 周赧王七年 趙武靈王十八年

荀卿，名況，趙人，是年生。

荀卿，國策、劉向書錄、漢書藝文志、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爲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墅謂漢不避嫌名，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按荀在古韻先部，孫在痕部，先痕旁轉，古音甚近；且二字同屬心紐，尤易移易。謝東墅駁之是也。

郇卿別傳考異云：「郇卿爲郇伯之後，以國爲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於戰國正屬趙。」其說甚諦。既溯荀卿以國爲氏之由，復足以破卿爲楚人之惑，故存其說於此。

卿，其字也。劉向云：「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司馬貞案隱謂「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疑誤。

紀元前二九四 周赧王二十一年 齊湣王三十年

卿年十五，有秀才，始遊學於齊。

史記、劉向書錄皆作「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惟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所載不誤。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謂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汪中荀卿子通論云：「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遊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然以五十來齊推之，則卿年逾百歲矣，與荀卿自謂「人無百歲之壽」之語相抵觸，故作十五是也。之推北齊人，所見亦未必卽史記原本。且古本亦未必無誤，明監本當承古刻，然張照謂明監本訛字甚多。史記數字，原多訛舛，十五誤爲五十，傳寫誤倒，尤爲可能。

胡適謂「始」有「來遲」之意，故主五十遊齊之說。按始本訓初。說文：始，女之初也。始亦訓才。說文：才，草木之初也。假才爲「纒」，乃其引申義。胡氏不求本義，故以辭害意，而謬爲之說耳。

羣籍所載荀卿遊齊，皆未明言何時，但繼「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而言。說者遂疑齊威王宣王之時，荀卿已來齊。按史記本傳本無此語，但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故梁啓超云：「彼文記齊威宣間稷下列大夫之事，乃是追叙稷下聚士之由」。此言最爲明達。

今假定荀卿是年遊齊者，蓋鹽鐵論謂潘王矜功，荀卿曾作諫諍。按潘王矜功，三十八年事也。是年荀卿至少亦有二十三、四，然決不出二十五、六，蓋過此至其卒年，又及百

歲矣。設卿於二十三歲諫潘王，則其十五來齊，適潘王三十年；再逆推至其生年，適周赧王七年。舊說推荀卿之生卒，惟梁任公近之。

紀元前二八六 周赧王二十九年 齊潘王三十八年

卿年二十三，潘王矜功，諸儒諫不從，荀卿適楚。

鹽鐵論論儒篇云：「潘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併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潘王三十八年，……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並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稱臣，諸侯恐懼。」鹽鐵論所記時事，與史記吻合，因知荀卿去齊適楚，乃潘王三十八年事也。

舊說謂明年荀卿說齊相，齊相不能用，適楚。按非是，說詳後。

紀元前二八四 周赧王三十一年 齊潘王四十年

卿年二十五，居楚。

是年，燕趙魏韓秦五國破齊濟上，潘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潘王，淖齒

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按王伯篇云：「故疆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亡國亡，爲天下戮。」又仲尼篇云：「湣王毀於五國」。皆指是年事也。

紀元前二七九 周赧王三十六年 齊襄王五年

卿年三十，襄王復國，卿復返齊，說齊相。

舊說謂荀卿說齊相，在湣王三十九年。按非是。今考說齊相書（見疆國篇）有云：「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鱗吾後，勁魏鈎吾右，西壤之地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爲四」。察其詞意，實湣王敗後之形勢也。若在敗前，湣王正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宋，西摧三晉，五國賓從，諸國既懼於強齊之威，則何巨楚、大燕、勁魏之可言？西壤之地，何致不絕若繩？斯可知非湣王末年之局勢矣。湣王既敗，齊土亦削，故小國大焉，弱國強焉，楚燕得地最多，故稱巨楚大燕也。抑尤有言者，書中謂「楚人有襄陽開賁以臨吾左」。按二邑屬東海郡，即今江蘇北部，地居齊東，而屬淮北。二邑本爲楚有，齊人垂涎已久。楚太子質齊求歸時，湣王強其子東地（即屬淮北地）五百里，後以計免（見戰

國策)。潘王三十八年，齊始割楚之淮北（見田敬仲完世家）。至潘王四十年，即楚頃襄王十五年，楚乘五國攻齊，復取淮北以還（見楚世家）。荀卿說齊相如在潘王三十九年，襄開二邑，固已屬齊，而荀卿言楚有，可知其說齊相非潘王時事，乃襄王時事也。至其年代，亦可確斷：其言「巨楚」，可知在秦拔楚郢之前（按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即齊襄王六年，秦將白起拔楚郢都，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時楚固弱小，不得謂「巨」。）其言「乘我」（乘潘王敗國之敵），可知在潘王覆國之後，則其事當在襄王復國後五六年間。然襄王在莒五年，田單始攻破燕軍，殺燕將騎劫，齊之局勢始定。則卿說齊相爲襄王五年事明矣。卿復來齊，亦當在是年也。

史稱「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國策云：「襄王立，田單相之」。荀卿所說齊相，蓋卽田單歟？」

紀元前二七八 周赧王三十七年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

卿年三十一，居齊，三爲祭酒。

是年，秦將白起拔楚郢都，燒夷陵。按疆國篇：「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又議兵篇：「秦師至，而鄰郢舉，若振稿然。」皆指是年事也。

史稱襄王時，荀卿三爲祭酒，其年代已不可考。

紀元前二六八 周赧王四十七年 齊襄王十六年

卿年四十一。襄王復國後，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最爲老師。

卿說齊相書有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則襄王復國後，必致力求士。然襄王初年，燕軍尙盤踞齊地，是時齊存實亡。五年，田單攻破燕軍，齊地始全。五國聯軍劫齊六年，楚復乘機侵擾，齊之疲敝，自非十載不能復。大凡一國之中興，先武備而後文事。史稱「襄王時尙修列大夫之缺」，年代雖未可確斷，然稷下之盛，在襄王末年無疑（襄王在位共十九年）。且宣王尊崇稷下，亦在末年；潛王稷下盛於時，史記雖無明文，觀諸儒諫王矜功，亦可知其在末年矣。茲假定襄王時盛於十六年，未爲晚也。此十年間（襄王六年至十六年），舊稷下諸子分散者，陸續復返稷下。然是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舊稷下諸賢，惟荀卿健在。故史記謂「荀卿最爲老師。」然是年荀卿僅四十一歲，蓋非以其老也，以其舊也。

紀元前二六六 周赧王四十九年 秦昭王四十一年

卿年四十三。仍居齊。

是年，秦以范雎爲相，封應侯。

舊說皆謂卿於是年去齊遊秦，明年，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按非是。惟郇卿別傳考異不誤，其說引見後。

紀元前二六二 周赧王五十三年 楚考烈王元年

卿年四十七。仍居齊。

是年，楚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紀元前二五五 周亡 齊王建十年 楚考烈王八年

卿年五十四，被讒去齊適楚，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史記本傳，劉向書錄，應劭風俗通皆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又據春申君傳「春申君爲楚相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則荀卿被讒去齊，適在是年矣。

紀元前二五四 楚考烈王九年 趙孝成王十二年

卿年五十五。卿爲蘭陵令，楚人賢之。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遊趙，趙以爲上卿。

見劉向書錄及應劭

察或人之詞意，卿爲蘭陵令，必不久也。故當在是年，苟卿去楚遊趙。

紀元前二五三 趙孝成王十三年 秦昭王五十四年

卿年五十六。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趙王不能用，應聘於秦，見昭王及應侯，卒不能用，復返趙。

苟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見議兵篇。

苟卿應聘於秦，汪中苟卿子年表列入范雎相秦之年。非是。按郇卿別傳考異云：「郇卿爲蘭陵令時，應侯既罷相矣（應侯罷相在楚考烈王八年即秦昭王五十二年），故郇卿書直稱應侯，不曰秦相，得其實矣。秦昭在位盡五十六年，郇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秦，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秦返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其說考核甚精，可正汪氏之誤。

苟卿與昭王答問之語，見儒效篇；與應侯答問之語，見彊國篇。

紀元前二五二 趙孝成王十四年 楚考烈王十一年

卿年五十七，春申君使人請苟卿於趙，苟卿遣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

春申君恨，復因謝荀卿。荀卿乃行，復爲蘭陵令焉。見劉向書錄、戰國策、楚策及應劭風俗通。

荀卿謝春申君書，見戰國策及韓詩外傳。

汪中荀卿子通論極詆戰國策、韓詩外傳之譌，郇卿別傳考異力辯之。其言曰：「汪氏因不達郇卿謝書之旨，遂妄言之耳。書之旨，言春申將有刼殺之禍，指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國策載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楚，必不誣也。韓非郇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卽斥爲刻覈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悱惻，諷刺深遠，並無舞知禦人之事，何其誣也！……汪氏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史記，漫不加考，窒莫甚焉！」林寶之言，深得風人之旨，故能確鑿言之。

史記李斯傳言：「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當在是年之後。蓋李斯爲楚上蔡人，從荀卿學，當在荀卿入楚以後也。

紀元前二四七年 楚考烈王十六年 秦莊襄王卒年

卿年六十二。李斯辭荀卿西入秦。

史記李斯傳云：「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欲西入秦，辭於荀卿

。至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呂不韋舍人」。按史記六國年表莊襄王於是年卒，則斯入秦，亦當在是年也。

疆國篇說齊相後附「力術止，義術行」一節，新序作「李斯問荀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止，秦之謂也。」疑卽李斯辭荀卿西入秦答問之語。

紀元前二三八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卿年七十一，廢居蘭陵，著書以教後世。

史記本傳：「春申君相楚之二十五年，李園殺春申君，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紀元前二一三 秦始皇三十四年

卿年九十七。李斯相秦，荀卿爲之不食。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鹽鐵論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視其羅不測之禍也。」舊說多以鹽鐵論爲假託，按極近真；與史記本傳所載（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於是推儒墨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原無二致。既同史文，又何疑焉？

荀卿卒年，舊說向無確斷。今考李斯傳有云：「斯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李斯喟然而歎曰：『嗟呼，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以稅駕！」按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李斯因百官長上壽，而追憶先師荀卿之言，不禁興歎。則荀卿已因不食而卒於始皇三十四矣。

一九三七，三，二八，

譚戒甫：墨經易解 定價一元八角

發售處：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譚戒甫：莊子天下篇校釋 定價六角

發售處：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武昌察院坡益善書局

長沙玉泉街文善書局

北平隆福寺街修綆堂書局

文心雕龍校字記

劉永濟

舍人此書，傳世惟見明刻，其間文句，無大差異。海外有唐鈔殘卷子，其與通行諸本異者，已具范君文瀾補注中。此外類書所徵引，昔人所校注，補注亦多採及。永濟校讀之暇，復有所得，輒條錄之。其間亦有辨正舊校之未審者，都八十餘條，寫爲校字記如左：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徵聖第二

舊校「子政稚圭勸學」六字原脫，楊慎補。唐寫本無上四字。按：升庵所補，未知何据。子政論文，亦所未聞。疑「文」字乃「政」字之缺文。漢書載子政所上封事，多徵引仲尼，証之經義，舍人但取其徵聖，不限於論文，與下句稚圭勸學，事同一例；但如唐本作「是以論文必徵於聖，勸學必宗於經」，亦可通。又按：子政上晏子叙錄，有「其

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於六經」之語；管子書錄亦有「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之語。豈升庵即据此文增入子政之名邪？

戲其深瑕 正緯第四

唐本作「戲其浮假」，是也。按：後漢書儒林傳，謂尹敏對光武令校圖讖，詆讖非聖人之作，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問其故。敏復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蓋敏欲開悟光武，使知圖讖本前人浮僞之作，不可信，故戲增闕文也。

見疑於後代 明詩第六

御覽「疑」作「擬」，「後」作「前」。按：御覽是。舍人明言李陵、班婕之作，乃前代之人所擬作。前代者，齊代以上，西漢以下也。說見拙著文學通史中。

朱馬樂府第七

「朱」疑「枚」誤。按：漢書佞幸傳、李延年傳，皆言司馬相相等；枚乘傳言乘子臯嘗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宜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踘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又與司馬相相比論。或疑買臣善楚辭，朱乃

買臣也，說亦可通。

並謀爲頌頌贊第九

「謀」疑「謂」誤。「誦」應從舊本作「頌」。

鏤彩

「彩」，天啓本、明五家言本，並作「影」。

頌體而祝儀祝盟第十

「儀」疑當作「義」。

蒿里銘箴第十一

唐寫本「蒿」作「舊」。按：「舊」乃「奪」之誤字，宋本御覽引作「奪」。奪里者，卽莊子則陽篇所記石梯銘靈公奪而里之也。

雖扑推席贈禮第十五

「推」疑「帷」誤。

人始區詳而易覽史傳第十六

疑「區」下脫「分」字，「區詳」連文，非也。

必閱石室

「必」乃上句末「也」字之譌。「欲其詳悉於體國也」，與下「欲其博練於稽古」，句法相同。言郡國文計，體國之事，太史所當詳悉者。

錄遠略近史傳第十六

當作「錄近略遠」。荀子非相篇：曰「傳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据此，則此文遠近二字當互易，蓋涉下「錄遠」二字而誤也。

雖令德而常嗤理欲

舊校「理欲」二字，衍。按：宋本御覽作「雖令德而蚩埋」。「蚩」卽「嗤」省，今本「理」乃「埋」之誤，「欲」又「吹」之誤而衍者。

素臣

舊校「臣」元作「心」，今改。按：宋本御覽作「唯懿上心乎」，疑本作「懿才素心乎」，御覽「上」乃「才」誤，又脫「素」字，今本則脫「懿才」二字耳。

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諸子第十七

按：此句疑有誤，或當作「總辭氣之大略也」。

故仰其經目論說第十八

宋本御覽五百九十五，「仰」作「抑」。

至石渠論藝

宋本御覽「至」下有「如」字。

至如李康運命

宋本御覽作「至乃」。

論如其已

疑當作「不如其已」。

言咨悅懌

「咨」疑「資」譌。

錫允詔策第十九

「允」原作「胤」，避清世宗諱改。

並稱曰令，令者使也。

二「令」，宋本御覽皆作「命」。此言七國詰誓並稱命。嘉靖本，下「令」字不誤。

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區。

舊校疑衍「則」字，紀氏又謂上「則」字作法程解，非衍文。按：宋本御覽無上「則」及「命」字，是也？

賜太守

紀氏曰：「當作「償博進」。孫詒讓札遂，曰：「當作「責博於」。按：孫說是。陳遂昔負帝博進，帝詔戲責其償，故曰：「妻君寧在旁知狀」。遂亦知帝戲己，仍不欲償，故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明帝崇學

宋本御覽作「明、章，」是也。此統兩朝而言之也。

有命在天

此引詩大雅大明之什文。詩作「有命自天」，「在」乃「自」譌，有命在天，乃書記紆辛語。

明爲重也

當作「明命爲重」也。

師氏詔王爲輕命

孫氏曰：「疑當作「師氏詔王，明爲輕也。」」今按：當作「明詔爲經也，」言臣可詔君，故詔輕於命也。

兆民尹好

「尹」當作「允」，范校作「式好」，非。

懲其惡稔之時檄移第二十

宋本御覽作「懲」，是也。徵者，驗也。「懲」乃「徵」誤。

辭切

宋本御覽作「意切」，是。

章密

宋本御覽作「章實」，是。

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

宋本御覽無此二句。按：記校「指」當作「櫻」，是也。「哉」字亦疑是衍文。

先話

按「話」乃誥誤。書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傳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

辭，而便憚之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渾渾封禪第二十一

當作「嘽嘽」，喜樂盛也。詩：「徒御嘽嘽」。渾，嘽之假字也。

骨掣

「掣」疑當作「製」。

序志顯類章表第二十二

宋本御覽作「聯類」，是也。羊表歷李喜、魯芝、李胤，未蒙選拔，自陳不敢苟進之志；庾表歷數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以姻黨榮顯致敗，自陳止足之志，畏禍之情：故曰「序志聯類」，「聯」字義長。

觀人美辭

荀子非相篇曰：「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王念孫曰：「觀」本作「勸」。藝文類聚人部十五引作「勸」。此論陳謝之辭，在動人聽聞，以「勸」爲長。

事略而意逕奏啓二十三

宋本御覽作「誣」。按：斯治驪山上書曰：「臣將隸徒七十餘萬夫，治驪山者已深已極

，鑿之不入，燒之不難，叩之空空，如下天狀」。辭意近於虛飾，故舍人曰事略而意誣。似宜從御覽作誣。

總法家之式

宋本御覽作「裁」，義較長。

讜者偏也

「讜」無「偏」訓，讜言，美言也，直言也。此當作「讜者正也」。下文「其偏」上闕字，當作「讜正其偏」。

阜飭

孫詒讓疑「飭」當作「衲」，以衲爲阜服也，然「衲」無緣譌爲「飭」，「飭」疑「飾」之誤。阜乃司直之服飾。

舜疇五人讜對第二十四

按：舜典，舜新命六人，禹、垂、益、伯夷、夔龍也。此作五人，疑誤。又舜典雖有惠疇疇若之文，皆訓誰；此言舜誰五人，亦文不成義。「疇」乃「訓」之借字，亦作「譚」，魏元丕碑曰「譚咨羣寮」，是也。

魯桓務議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引惠士奇說，謂當作「魯僖預議」。按：宋本御覽正作「預議」。僖之誤桓，恐舍人誤記，非字譌也。

諛辭弗剪，頗累文骨。

紀氏曰：「諛」當作「腴」。按：宋本御覽正作「腴」，明刻本同。史稱陸機服膺儒術，非禮弗動，觀今存議晉書限斷，不可謂諛。蓋陸文繁富，故病其腴。詮賦篇曰：膏腴害骨，與此文同意，故曰頗累文骨也。淺人不知，妄改爲諛耳。

又郊祀必洞於禮

宋本御覽無「又」字，是也。

不以深隱爲奇

宋本御覽作「環隱」，是。

風味氣衰通變第二十九

舊校「味」亦作「末」。按：作「末」，是也。封禪篇有「風末力寡」語，同此。

情交定勢第三十

按：諸本皆作「交」，以文義求之，「交」乃「駁」之殘字。「情駁」與上句「色糅」爲類，作「交」無義。

文之體指實強弱

黃氏札記曰：細審彥和語，疑此句當作文之體指實強，下衍弱字。范文瀾引抱朴子強弱各殊氣，謂當作「文之體指，實殊強弱」。按：此段引劉公幹語而駁正之，公幹原文已佚，陸厥與沈約書，有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語，疑脫一「勢」字，「指實」或「指異」之訛。

豔采辯說情采第三十一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范睢，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又曰：「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此文乃舍人引韓非之語，「采」字當是「乎」字，因篇中多「采」字而誤也。

文章神明樞機聲律第三十三

「文章」下脫二字，范補「關鍵」。按：疑是「管籥」二字。

商徵響高宮羽聲下

黃校云：當作「宮商響高，徵羽聲下」，引周語「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禮月令鄭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按：黃引經典及鄭注證原文有誤，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當作「徵羽響高，宮商聲下」。

良由內聽難爲聰也

紀評曰：由字下，王損仲本有外聽易爲□六字。按：王本是，當據增。「爲」下闕文，或是「力」字。

筆句無常章句第三十四

按：諸本皆作「筆」，「筆」實「章」字之誤，審文可知。因此一字之誤，致紀氏妄肆譏彈。

而體之篇

「而」下脫一字，當是「雜」字。雜體者，一篇之中，言之長短不一，漢魏樂府多有之。范文瀾謂是「二」字，非也。

徵人之學 麗辭第三十五

梅子庾云：「徵」當作「擬」，「學」當作「譽」。天啓本「徵」下注云：元作「擬」

。嘉靖本「徵」作「微」。今按：當作「擬人貴學」，「貴」字誤入下文「並貴同心」句。「並貴」當依紀評作並肩，各本皆誤。此文謂事對必舉人相擬，舉人之功，在乎博學；學不博則擬人不於其倫，故曰所以爲難也。「擬人」二字，出禮記曲禮。又以事對，各有反正。

按：疑當作「又言事二對，各有反正」，或「言對事對，各有反正」。精味兼載

嘉靖本「味」作「末」。按：當作「末」。精末猶言精粗也。因「末」誤「未」，「未」又誤作「味」也。

記諷比興第三十六

舊校「記」一作「託」。按：嘉靖本作「寄」，是也。「寄」僞爲「記」，後成「託」耳。

楚襄

嘉靖本作「襄楚」，天啓本改作「衰楚」，是也。「衰」誤作「襄」也。

詩刺道喪

天啓本，曹學佺曰：「詩」字當作「諷」。興近於風，比近於賦，興義銷亡，故風氣愈下。按：曹說是。

憑風卒飾第三十七

諸本皆作「風」，疑當作「虛」，所謂子虛，无是也。

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啖刺也。

舊校「飾」元脫，其下有闕字。按：此句當作「此欲夸其威而忘其事義啖刺也」。

百官事類第三十八

舊校「百」原作「六」，范校疑「州官」之誤。按：胡廣補揚、崔官箴，合稱百官箴，

舍人或用後起之名也。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練字第三十九

諸本皆作「文象」，疑當作「爻象」或「天象」。易繫辭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此文言聖人作卦爻以易結繩之習也，「文」乃形誤字。

周禮保氏

諸本作「保章氏」，誤。保章氏世守天文之變，與保氏異職，其誤無疑。體例不無

范校此四字當作「體非不無」。按：「非不無」三字不詞，以文義求之，當作「例不可無」，或作「體例不可無」。

比語指瑕第四十一

諸本皆作「比」，疑「切」字之誤。下言反音，詞異義同，皆指其時反切之學也。揭篋

此與下探囊，皆用莊子語。「揭」當作「祛」，字之誤也。

若筆不言文總術第四十四

黃氏札記曰：「不」爲「爲」字之誤。按：黃說是也，而所改之「爲」字猶未的。「不」乃「果」之壞字，承顏說而言果也。

明帝疊耀時序第四十五

「帝」乃「章」誤，此稱兩朝，故曰「疊耀」。下文「肄禮璧堂」，明帝事也；「講文虎

觀」，章帝事也。

于叔德祖之侶

「于叔」乃「子淑」之誤。邯鄲淳字子叔，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舊作「子俶」，「俶」亦「淑」誤。

輯遐景祚

元作「輯熙」，不誤，此用詩「維清輯熙」也。

選典誥才略第四十七

孫詒讓曰：「選典誥」當作「進典語」，「進」「選」，「語」「誥」，皆形近而誤。按：「語」誤作「誥」，是也。「選」乃「撰」字，二字古通。司馬相如封禪書「歷選列辟」，史記作「撰」。徐廣曰：「撰」一作「選」，是其証，不心據漢書改作進也。

覆取精意

范文瀾疑「覆」乃「覈」誤，屬舍人言之，非也。此言相如之文夸豔，致精意覆蔽也，取乃蔽誤。

衆不知余之異采知首第四十八

見異唯知音耳

按兩「異」字應作「奧」，後人據誤本楚辭，改此文耳。觀下文深識鑒奧可知，詳見序志篇。

其事浮淺

按：「其」疑「匪」誤，此言雄好深奧之文，匪從事於浮淺可知，故下曰「深識鑒奧歡然內懌」也。

生人序志第五十

御覽六百一引梁書作「生靈」，今梁書作「人」，南史作「靈」。疑本作「民」，唐人避太宗諱改。

辭訓之異

「異」疑「奧」誤。史記屈平列傳：「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予之異采。」集解引徐廣曰：「異」一作「奧」，此異奧形近易誤之証。「辭訓」二句，即總上周書論辭，尼父陳訓四句之義而言之也。周書畢命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惡異端即不好異，故此總說

奧義，惟舉體要耳。

二六，四，二〇。

歷史學報 第一期目錄

清高宗內禪事證聞.....	孟森
漸西村舍叢書本衛藏通志跋尾上.....	吳其昌
漸西村舍叢書本衛藏通志跋尾下.....	吳其昌
明代葡人入居濠鏡澳考略.....	陳祖源
張居正奏疏繫年.....	陶元珍
五季農村破壞之經過.....	聶家裕
左氏述春秋盟會.....	盛熙
殷商民族復國運動的失敗及其思想家.....	劉樊
意大利的向外發展.....	施應霖
書評：Makers of Cathay.....	郭斌佳

金源文學小話

蘇雪林

要研究金源文學，須先將金源歷史，簡單介紹一下：金爲女真族，古代謂之肅慎，兩漢時謂之挹婁，從南北朝至唐，謂之靺鞨，遼以後稱爲女真（避興宗諱爲「女直」）其先臣服於遼，天祚帝天慶四年（公元一一一四）女真領袖阿骨打舉兵叛，遼伐之大敗，阿骨打遂於翌年稱帝國號金，建元收國。自此之後，便成了遼的勁敵。保大二年（公元一一二三）克遼燕京，執天祚帝。金太宗於公元一一二六年又破宋，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其勢力籠罩長江以北。金章宗以後，北方蒙古勃興，宣宗於公元一二一四年遷都於汴，是爲「南渡」，哀宗於公元一二三二又遷蔡州，是爲「北渡」，公元一二三四年受宋與蒙古的夾攻，國亡。自太祖阿骨打建號，至哀宗之自焚，傳九君，立國共一百十九年。

金源文學變遷的情況，大約可將以下三個時期來概括：

自太祖稱號至金主亮南征被弑，爲第一期，共四十五年。（一一一五—一一六〇）先是太祖得遼人韓昉而用之，國際文件，已用漢文。太宗入汴，也踵着遼太宗故事，盡取宋之圖籍北上。及金宣宗遷回汴京時，又把這些東西都帶回去。據大金國志，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貢文館書籍計裝車三萬輛。入汴後，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父老指車嘆道：「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這可見金源的接收中國文化遺產，比遼計劃更爲精密周詳。金之初期文人又皆致自遼宋，雖然宋文人的民族情感較爲強烈，表面雖虛與委蛇，却常懷「得當報漢」之心，以此常遭慘害，但究竟替金初文學裝了不少的門面；而且後來金源文學的種子也總算由他們撒下了。

自金世宗之立，至宣宗南渡爲第二期，共五十四年。（一一六〇—一二三四）自金主亮南征失敗，國中元氣大傷，盜賊叢起。世宗乃對宋講和，與民休息，勵精圖治，夜以繼日，在位二十四年，人民安樂，歲斷死囚十餘人，史稱「小堯舜」。章宗繼世宗承平的局面，正禮樂，修刑法，制典章，文物燦然大備。史稱其「數問羣臣漢宣綜覈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其努力政治工作的狀況，可覘一斑。政局一寧謐，學術文章進步自然比較容易，所以大定（世宗年號）明昌（章宗年號）之間人才輩

出，文學最爲隆盛。

自宣宗南渡至元好問之死爲第三期，共四十三年。（一二一四—一二五七。）南渡後金之國勢已由盛而衰，但文學却反有蒸蒸日上之勢。趙秉文楊雪翼本是大定明昌間的文人，南渡後爲了年齡與地位的關係，名望日隆，儼然成爲文壇盟主。及哀宗北渡，王若虛元好問均爲物望所推。而元好問以沉博絕麗之筆，雄深宏大之才，更蔚爲一代宗匠。王若虛死後，金源文士亦逐漸凋零，好問獨巍然爲魯靈光殿。金亡，構野史亭於家，專事著述，金源一代文獻，至今尙得保存千百分之一二者，實好問一人之力。所以好問實爲金源最後的作家，也有金源最偉大的作家。

金源文學在中國文學史的價值究竟如何？這是很可研究的一件事。我們研究一門學問，必須有充分可以根據的材料，而金源文學在這一點上則頗使人失望。因爲金亡之後，元固相仇，明人亦視爲異類，一代文獻多湮沒不傳，其詩歌僅有元好問所編的中州集，房祺所編的何汾遺老詩集保存了若干人的作品；其散文個人作品，流傳至今者，僅有趙秉文滏水集，王寂拙軒集，李俊民莊靖集，王若虛滹南集，元好問遺山集五種。其餘則皆零縑斷素而已，作家思想學問百難窺一。近人顧實論金源詩歌云：「前乎此之宋詩，失之散文化，後乎此之元

詩，失之詞曲化，而金詩乃純然之詩也。故有宋詩之新，而無其鄙俚，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受風土之影響，而有一種偉麗之觀。」至於金源散文，則阮元云：「其文帝雄健，直繼北宋諸賢。」張金吾云：「金崛起東方，奄有中原，幅員則廣於遼，國勢則強於宋，風會所開，一洗卑陋浮靡之習。」又云：「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後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但這些推崇讚美之詞，單就金源文學本身而論，也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若與整個中國文學史比較而言，則金源文學的成績其實薄弱得可憐。詩歌固不出蘇（軾）黃（庭堅）範圍，散文亦以步趨北宋爲主，絲毫沒有自由創造的精神。有人引劉禹錫「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的話，證明金源乃屬「偏統」，所以它的文學不能與「正統」各朝相提並論。但這話理由之缺乏，不待智者而辨。據我個人意見，金源文學所以不及歷朝，有以下兩層原因：

第一是金源的國祚的關係太短。文學像酒，下糟至發酵，需要相當醞釀時間；又像樹，萌芽至成陰，也需相當培植的時間，文學史先例斑斑具在。秦隋兩代歷年太短，所以沒有特殊文學產生。歷朝初期文學，亦每承襲前朝舊規，不能立刻推陳出新，別翻花樣。如初唐百

年之接軌齊梁，宋初八十年之因襲晚唐，卽其明證。其文學之波瀾壯闊，氣象堂皇，雲蒸霞蔚，鬱爲一朝之奇觀，代表一時代特殊之精神面目者，則必常在歷朝中葉以後。金之立國不過一百二十年，滅遼破宋以前，還是個甲兵不滿萬的小小部落，文化異常簡陋，自然與文學兩字無緣。皇統之後，宋遼文士「楚材晉用」，總算替金源初期文壇熱鬧了一下。但宇文虛中高士談等人之仕金，實非得已，且以他們志願和行事而觀，放在金源文學史裏來講，也實在覺得有些唐突，所以金源初葉文學，簡直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才。大定明昌之後，承平了三十年，文學始有發達氣象，不過時間究竟過於短促，偉大文學還是產生不出。而且文學家的年齡長短，生活的安定與動搖，與文學也有絕大的關係，而這些又都繫於國運之隆替。金源文學家除了黨懷英趙秉文王若虛活到七十歲以上與幾個不著名的文人活到八十歲以上之外，其餘文人壽命均在四五十之間——金史文藝傳和中州集可證——南渡北渡的時候，國勢混亂，文人橫死的更多。有些是圍城中病死的；有些是遇亂自殺的；有些些負有守土之責，城破殉節的；有些是蒙古兵當做「驅丁」，「勞瘁凍餓，死於道路之旁的。」——「驅丁」便是現在軍隊的「拉夫」。如田紫芝和王萬鐘的兄弟南渡時爲蒙古遊騎所害，年齡均不到三十歲，刑部尙書馮延登被驅自投道旁井中死。著名詩人麻九疇被驅到廣平而死是也——在亂離紛擾

中，文人生命之難於保存，既如上所述，其生活之困苦顛連更可設想而知，我們讀中州集辛愿與李汾等人的生活狀況，便可概其餘了。

第二是異族統治下士氣不揚的關係。金源本屬強悍剛勁的游牧民族，不知禮義寬容爲何物。戰勝遼宋以後，更意得氣盈，目空一切，以天之驕子自命，視中原人物如唾洩。徽欽二帝被擄後，驅之轉輾沙漠之中，百端侮辱，待遇苛刻，雖死囚賤隸之不如。雖說竊憤錄，南爐紀聞，七修類編一類書之所記載，容有誇張失實之處，但青衣行酒，更衣張蓋等惡劇，也只有那些器淺易盈，又缺乏幽默素養的野蠻民族玩得出來。卽我們不承認那些記載爲真，而就金人加二帝昏德公侯之封號和每有一銖寸帛之賜賚，必強迫二帝作一卑躬屈節感激涕零之謝表等事觀之，其作威作福的程度也設人難受的了。他們對於漢人的「共主」「萬乘之尊」還這樣對待，於漢人之「委質爲臣」者還有什麼顧恤呢？金史佞幸傳記熙宗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金主欲下詔罪已，使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惟德弗類，上干天威」「顧恤寡昧」「眇予小子」等語。奚人蕭肄譯奏道：「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

劍釐其口而齧之。又金主亮南征時，太醫祈宰上疏諫止。亮怒，戮之於市，藉其家。（見金史本傳）祈宰本爲宋人之仕金者，其諫止伐宋，也許真有點眷懷故國的私意存乎其間，不是完全爲金人利益起見。亮之殺他，恐怕也不是單怪他掃興，其實倒想借此威嚇仕金的漢人。宣宗時金人屢爲蒙古所敗，欲取償於宋，頻歲南伐。有諫之者，不謂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楊雲翼傳）在異族朝廷中做臣子，總是忠既不好，奸又不得，跋前疐後，動輒得咎，就上述故事而觀，漢族文士所處地位之困難，豈堪想像。又金朝立法嚴酷，動輒以笞杖等刑施之士大夫。金史刑志云：「季年君臣好用箠箠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有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按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忍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元好問內翰馮公神道碑銘云：「自衛紹五專尙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微細，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贖之玷。」做官的人沒有受過刑杖，便成爲墓銘美談之一，則當時士夫求免這個恥辱之不易，亦可知矣。文學家如王脩，蔡

珪，任詢，劉昂，王庭筠都曾因微過而受鞭笞之辱。王庭筠還受過兩三次嚴酷的杖刑。後來雖有許古上請除職官決杖疏，但未採納。我們知道明代也有「廷杖」「立枷」等摧殘士大夫氣節助長皇帝昏暴烈燄的虐政，但施刑的是中國人，受刑的也是中國人，胸中沒有民族觀念橫梗其間，肉體雖然痛苦，精神的痛苦究竟要比金朝漢族人士好得多吧？我想。

因國祚之短，變亂之多，而影響了文學家壽命與生活，因異族的統治的壓迫而養成士大夫畏葸沮喪，拘束局促的奴隸氣質，則金源一代文學之沒有博大深厚，瑰偉飛揚的氣象，和缺乏衝決一切，壁立千仞的自由創造精神，又何怪其然呢。

蘇雪林著

遼金元文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義山戀愛史考

北新書局發行

論宋三家詞

胡國瑞

緒論

自晚唐詩敝，格卑氣靡，倚聲代作，鬱然生新。豈非宇宙精靈，故孕斯體，所以續續風雅者與？然此中消息，可得言焉。蓋詩至唐季，其道已窮。才智之士，遂乃別求塗宇。于時里巷諺謠，辭雖鄙俚；而抑揚之節，或中於聽。因乃倚其音拍，易以雅製，而新體形矣。且時值末季，人情鬱陶，朝士大夫，下及細民，莫不競逐聲歌，以自怡娛。然旗亭之唱，竹枝之詞，率皆短章，取便歌喉，向之長言巨製，無所可用也。而七言整句，或嫌率直，歌唱之際，或永遲其聲，或增損其字，新體之成，斯亦是矣。夫時政衰亂，有生痛深，而其所感於心者，非可顯言賦陳。故必取義比興，隱約其辭，情深而辭隱，故其感人，莫測端倪。更以華辭盛藻，當時所擅，深隱之情，傅以華藻。於是情文相發，蔚爲奇觀。詞之爲體，義宗婉



約，辭貴華采，蓋以此矣。當時作者，可徵至多，太白諸闕，論其氣象，信非盛唐，而爲晚世之託製。夢得香山，並有佳什，諒非僞假。其餘各有一二，散見載籍者，指不勝數；要皆率命賦筆，尠係風會。迨飛卿製作，特出精妙，其風遂熾。端己繼之，屬語雅淡，而寄興遙深。濃抹淡妝，各極妍美，可謂領袖花間，雙峯並峙矣。下此以往，則惟兩唐後主，及馮相正中。後主在位之作，風流旖旎，極華貴之象。歸宋而後，則抑鬱悲愴之音，直出胸臆。於花間而外，別啓疆宇。雖鹿虔扈之金鎖重門，已兆其緒；然所製蓋寡，未足樹立，蔚然成風，厥惟後主矣。正中之詞，纏綿悱惻，一往情深，雖感慨萬端，而辭極吞吐，與後主之盡情宣寫者，迥異其趣。淡於飛卿，而濃於端己，卓然自立於三家之外。歐晏諸公，莫不承其衣鉢焉。凡此諸家，實宋先導，猶黃河之星海，詩中之漢魏，言詞於宋，不容或忘也。

詞有宋代，猶詩之有唐。漢魏六朝之詩，善矣美矣。必臻於唐，乃足言備。斯蓋文體之自然演進，非可一躋而至也。唐五代詞，氣象圓渾，後所莫追。顧其設言，域至褊小。後主而外，鮮能越乎男女。至其體製，亦止小令。入宋以後，精蘊乃闢。以體製言，小令展爲慢曲。哀樂之懷，興廢之感，緣情命調。巨製長言，乃至二百四十。若夫興之所寄，兄弟朋友之情，山川城郭之異，雲水田園之趣，時節風物之感，下及蟲魚鳥獸，草木華實，莫不納之



毫端，因情馳騁。詞道至是，乃云燦然，媲美唐詩，允無愧矣。是以後世言詞，涉塗問津，莫踰兩宋也。顧其作者，有如林立，各擅偏美，騰耀其間；而岐道雜陳，翻滋迷惑。夫績麻治絲，貴得統緒；沿流討變，務明本源。而詞體所宗，惟在婉約，流而雄豪，則其變矣。茲本原旨，得詞三家。撮其英峙，凡爲八人。一曰晏殊，歐陽修，晏幾道。二曰柳永，秦觀，李清照。三曰周邦彥，吳文英。歐晏三公，紹緒南唐，炳耀初宋。雖風流華美，而沈著婉雅，意自深厚。固存學士之清風，而爲小令之極致也。迨柳永創作，敷揚曼聲，語肆綺豔，風靡雲趨，詞林易觀。少游繼之，變以溫雅，綜其所製，情韻悠逸，辭句清新，鑄語咸資當前，而人人自然深永。然詞中精奧，闕蘊猶多；殆半拆之露華，亦倚聲之進境矣。逮清真嗣出，奄席衆美，宣其精英，挾精律以馭雅辭，雜奇變以運幽思；總前流以成浩瀚，邈後世而爲極則。而後來繼體，厥惟夢窗；特易其面貌，采尙豐縟耳。易安儕於諸家，凌轢餘子。權其重輕，殆嫌偏枉。然求諸閨秀，兩宋一人。卽其所至，自足名家。故審其風標，比次少游，亦巾幗之豪俊已！凡此三家，並倚聲之正軌，而斯道之英傑，故次而論之。若夫蘇辛以下，暨於姜張，固已輝揚兩宋，樹爲大邦。然體性所具，異夫溫婉，非茲所論，無得專述焉。

昔止庵選詞，標舉四家，領袖餘子。蓋以己意，示人津梁。家數旣多，宜有輕重，故乃

爾爾。又近人論詞，好立派稱，或云格律，或云豪放。淺嘗一勺，遽欲概全；適見其妄，無當大雅。今茲可取，一家之中，雖同風格，而各有其至。要當異觀，不容相絜。且美之感人，恆有難喻；豈一二字所能備詳？故於各家，不立領袖，亦斥派稱。

古人論詞，以人名家。竊以府閣羣書，初無倫次。劉向校閱，始撮要旨，以類相從，名曰某家。一家之中，不必固相祖述。況今茲所列，各相屬貫，故合納爲家，取其義焉。

一

宋初詞風，密承南唐。是以正中歌詞，最爲元獻愛好。當時諸公，同其薰臭，以相鼓吹。故六一陽春，詞多互見。元獻篇什，亦入永叔。辨其體製，咸難定別。小山氣格稍殊，亦間出和婉。如蝶戀花卷絮風頭諸闕。體其情味，嗣響陽春。故歐晏所作，論其大體，光采壯發，託寄無端，皆衍正中之緒業者也。三家本源雖一，惟以遭境各殊，故其所成，特擅亦異。元獻早歲宦達，中稍外遷，仍當顯任。故意氣貴盛，當筵命歌，曠放自適。語似無心，自饒深味。而氣象渾雅，一如其人，信乎宰輔之度，薰風擬以牡丹，可謂極其神采矣。永叔數遭讒陷，憂患思深，故感時傷事之音，尤爲悽惋。而語入整練，方之珠玉，乃見氣力矣。至於西湖諸製，平和淡遠，忘身物外，極見學人涵養之深。及今讀之，猶自悠然神往，斯其所以獨至也。

小山名父之子。以秉性磊落，終沈下僚，其情抑鬱，時思振奮。清壯之音，雜以頓挫，最能搖撼人心。至其造語，多有奇俊，出人意表。雖厭於心，難喻諸口，工鍊所詣，更越二公矣。凡此所揭，咸其大較。然撮其精要，固有同致。蓋三家所擅，並爲小令。而其風會，沿習南唐，艷辭綺語，賢者不免，顧命意深婉，設言厚重，雖情淡肌骨，而無傷纖冶。是以玉潤珠圓，光澈表裏，後之作者，就善膏沐，終難追踰。而上擬花間，翻覺彼鉛黛之飾，過凌淑姿。是殆情采交融，內外衡稱者也。又山谷稱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夫歐晏諸公，何莫不然。蓋彼時詞手，操之士夫，雖涉閒情，務契詩教，是其所以終于溫厚者與！

晏殊

元獻之詞，最爲渾雅。雖有綺語，而品格斯在。是以柳永入謁，直以綵線慵拈遣斥。而年少所歡，叔原必由辨正也。原其所謂不作婦人語者，非設言命辭，不涉綺粉，蓋意有鬱結，難於直斥，緣情寄託，無妨男女耳。夫元獻名公，聲色之娛，豈難羅致。而乃樓頭花底，如許銷魂。必若所逆，將謂屈平勞心，真欲乞偶湘靈耶？嘗觀諸家筆載，謂其自奉清儉，而喜譙賓客。又官妓呈歌，乃逢怒於千里，則其賦性豪邁，可概見矣。故珠玉集中，頗饒稱頌之語，廊廡氣象，猶能彷彿，而留連光景之辭，皆低徊纏綿，往往可見。殆亦身臨際會，時

懷盈虧，不勝其依戀之志者與！蓋時朝局翻覆，有如易掌，雖俊又在官，而奸慝益忌，偶遭傾仄，嘉會難期。故撫念當前，彌深感慨。是以見落花而惆悵，對夕陽以徘徊，皆所以惜功業之難成，傷良時之易逝也。凡此憂戚，俱身世所繫；細尋章意，皆有可徵。如云：「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斯類之語，傷事之意顯然。而吐屬圓渾，一若無心，蓋其所感，深入性靈，觸興而發，自亦弗知。是止庵所謂無寄託而有寄託者。此北宋高境，亦歐晏諸公所特擅者也。又如：「別來將爲不牽情，萬轉千回思想過。」「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凡斯之類，誠事慮所牽，非兒女思慕可得比擬。然皆質言情思，翻覺樸厚，情深而語莊，事近而意遠。蕙風所標重拙大者，備於此矣。夫不欲牽情，而思之萬千。相思苦深，而未免多情。是其所懷，有弗自己存乎其間，儼然風騷遺意，固其所以深厚也。若乃「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却照深深院。」「高樓目斷欲黃昏，梧桐葉上瀟瀟雨。」但撮言景物，而深情斯見。設色造境，妙契唐人之遺則。又若：「一霎雨聲香四散，風颭亂，高低掩映千千萬。荷塘驟雨，紛披驚駭，」言所難詳，畫所莫備，而略著數語，妙神畢得，非具大筆，詎堪包舉？他若越女採蓮漁家傲燕子來時破陣子二闋，淺淺

描繪，光韻欲流，皆狀人之難狀者也。合此數事，知其鎔裁之妙，亦復勝絕。而其大致，要諸自然，故工鍊之極，翻若不鍊，如大匠運斤，不見氣力，斯其所以爲渾，而止庵之示戒於高揖晏周，殆以是乎？

歐陽修

永叔一代文宗，說詩本義溫厚。餘事爲詞，旨趣亦同。自來論者，比竝元獻。惟以篇什稍富，體製非一，雖氣度融渾，不逮前人，而別出異境，自成高唱。故六一之詞，類有二致：一者濃密，一者疏淡。茲用更端，分而論之。

其濃密一體，固所紹延前緒者也。而納虛入實，工力所詣，幾於字字精鍊，雖珠玉和節，微有背遜，而壯采綺錯，有如食蜜，無別中邊。是以篇章勻美，首尾一致，真力重氣，疑貫其中，而託意所在，尤爲邃深，悽惋之情，騰溢辭外，似不勝其愉快者。其蝶戀花諸闋，雜見陽春。世之讀者，率以臆出入，終難參定。惟庭院深深一章，易安謂爲歐作。李氏於時未遠，其言要足爲徵。且察其音澤，繁促壯豪，遠異馮製。更徵史實，歐公生平，導君進賢之志，反復殷勤，而君子之道，不勝讒邪，韓范諸輔，終以同罷。雖冒難切諍，而回天無力，則其所感於中者，當復何如？是以庭院章臺，亂紅風雨，興之所寄，豈同偶然？臯文所逆

，可謂得之。然句爲比附，乃失穿鑿，斯觀堂所以斥其固也。斯類而外，他如南雁依稀蝶戀花，海燕雙來同，十月小春漁家傲，越女採蓮蝶戀花，花底忽聞漁家傲，翠苑紅芳蝶戀花，春山斂黛玉樓春諸闋，或振觸節序，或興詠閨幃，或圖貌游女，或感慨今昔，或魂銷祖宴，然皆出語矜貴，通首瑩澈，信斯體之極詣也。

其疎淡一體，復有二致：采桑子類，疎淡之遠者也；定風波類，疎淡之深者也。攷公自韓范罷後，出守外郡，數遷至於潯潁，西湖諸章，發於斯際。蓋公襟懷洞然，無有城府，韓琦語，遶閱既甚，世慮都消。故能放情舟水，發爲詠歌，神境高竄，情味純淡，一屏羅綺，取資自然。後來東坡實源於此，唯易其風華，返於真樸耳。諸製之中，有自得之趣，知足之樂，靜穆之象，澈悟之境，或適意當前，或與物忘機，其氣沖淡，其韻高華，求之唐人，其殆摩詰夫！至浣溪沙諸闋，則已著色象，而絲縈醉客，鳥喚行人，要極妍麗之能事矣。其定風波六首，亦穎揚一紀間之作乎？尋史籍所載，自連守歸汴，乃以髮白，備致問勞。而斯作末章，新憐滿首，則斯類之詠，信出是時矣。六闋皆與感物華，深慨盛衰，語非新奇，辭無麗飾，而唱歎光景，往復零亂；或惜芳菲之難留，或憫韶華之易逝，或追悔當時，或望斷而後；語愈曠而情彌傷，意欲排而思益苦；乃知愛患之深，固有難忘者矣！要之，永叔之詞，

或濃或淡，或遠或深，皆本之學養，因情而發，歸於溫厚。王氏卮言，稱其詞勝於詩，不其然與？

晏幾道

歐晏三公，所作令詞，皆爲卽席書慨，供應歌酒。然元獻文忠，並歷顯任，是以情辭深隱，託興空靈，依情綴句，出之天然，故其高妙，匙與章句組織。至小山所作，章句之間，寓以頓挫變化，而益以清壯之節，是以情辭發越，非止無傷淺露，乃使讀者不自知其身心之搖盪也。嘗考小山本源，實出珠玉。觀其深情之語，出以莊樸，固元獻高境。惟悽苦之致，恆溢言表，斯乃身世之感，不期而然。亦有措語遺情，和婉曠放，儼然元獻氣度。若其豪情勝韻，閱壯光華，則亦名父之貽。顧其佳勝所詣，獨異前賢，蓋陶融既殊，則青黃斯別也。小山絕世人英，少出高門，而磊落乖俗，終不一傍權貴。是其習染稟賦，有足過人。然亦職斯，沒世不偶。一寄其情歌酒之際，不平之志，沉淪之悲，積鬱而發，鼓之以豪宕，而頓挫之妙臻焉。昔山谷稱其清壯頓挫，可謂庶幾。其才瞻麗，故清壯；其情抑鬱，故頓挫。頓挫故章句之變多，而振撼人心，爲用益巨，是其所以獨步前賢者也。

其頓挫之妙，或繫諸章，或繫諸句。繫諸章者，一詞之中，有以換頭點明虛實者。其虛

之一面，或爲追憶，如臨江仙之鬥草階前，或爲夢境，同調淺淺餘寒，要皆綴諸前端，換頭點醒，然後合以今情，情味彌深。至於彩袖殷勤一闋，銀缸相照，猶恐夢中，以視向之歌酒豪華，則今昔盛衰之感，有難勝矣。有以結句反跌者，浣溪沙之家近旗亭，及日日雙眉，並先盡情敷寫，而末端一語，反跌全章，則向之張設，非同侈濫，而詠歎之旨，益低徊無窮。至於句裏頓挫之妙，尤爲勝場，每語愈決絕，而情痛愈深，此後錦書休寄，畫樓雲雨無憑，或意欲推排，而懷益愴快，莫教離恨損朱顏，清歌莫斷腸，或抒設情思，超越意表，縱得相逢留不住，何況相逢無處，或無可奈何，而語故頑艷，莫道後期無定，夢魂猶有相逢，要皆突兀不平，奇氣蘊中，乍嘗易感，細味彌深，雖語麗前賢，而罔乖厚重，頓挫奏功，邈絕後來。亦峯論詞，標舉斯旨，而切譏小山思涉於邪，可謂明於毫末，而昧於丘山矣。若其鬱懷所至，觸類興端，落梅滋難寄之恨，蝶戀花千葉早梅，秋蓮切不辰之悲，同調笑鬪秋蓮，至於蕙心風轉，清平樂蕙心堪怨，殘粉不如，阮郎歸舊香殘粉，同乎詩人谷風之痛。若乃詠歎歌伎，獨致憐於淪落，玉樓春清歌學得，則亦江州司馬感遷謫於商婦與！

昔者叔原自序作詞之志，蓋病世之歌詞，不足析醒解慍。且謂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篇中之意，昔人不遺，則其搦管綴思，非由率爾，脫穎成章，便同偶拾；觀其字句之間，精氣瀰

漫，流吻鏗然。若夫儷辭駢句，工麗天成，俯取卽是，非夫才贍，孰克臻此。信知王謝年少，非三家子所得幾也。且其胸次高曠，覓絕塵雜，是以古今不易之情，人所具有之意，獨能縱心挹取，資爲妙製，詭意奇辭，厭折人心，故夢魂謝橋，伊川不禁解頤，落花微雨，亦峯猶爲傾心也。然世所矜賞，每溺片言，是徒拾鱗毛，詡爲珍異耳。夫詞人摘藻，摹繪情聲，豈同肆賈，苟尙夸飭？況永歌不足，尙資舞蹈，意有難盡，妙存夫文。故落花微雨，見夢醒之難懷，舞低歌盡，慨相逢之非舊。乃知叢爾小詞，固攝往代賦心，麗而以則，不其然乎？又其歌詠所資，不越聲色杯酒，然皆發於至情，歸諸雅正。山谷擬夫高唐洛神，允爲巨識。惜亦峯蓬心，致啓妄彈。世之學者，苟達乎此，庶可與言小山矣。

二

自歐晏而後，三變繼作。近踰南唐，遠襲花間。麗情曼調，委極鋪衍。坊陌之謳，直奪學士雅唱。風氣所靡，莫能自知。是以少游銷魂之句，不意貽誚坡老也。然淮海諸作，情旣綺麗，體亦綺雋，求匹當時，耆卿庶幾。而語工入律，斯美同擅。秦柳並稱，固有以也。惟少游命筆，含蓄珍重，義復婉約，不乖溫雅。索諸耆卿，實少概見。然淮海集中，間雜塵俗，如恨眉醉眼河傳，奴如飛絮望海潮，狎邪之音，儷若耆卿恆唱。則秦柳之間，源流斯見矣。

易安曠代閨秀，羣推婉約宗主。比並少游；或云氣調極類；或云源所從來。然其自出淺語，曲極情味，固亦三變絕技；惟雅鄭有殊，妙擅生造耳。且音律精穩，逸凌前輩；語勝工巧，無媿當行。倫於秦柳，不其宜乎？故合較三家，約有數事：結體綺疏，異雙白之剛勁；語工入律，無周吳之邃深。而辭意溫婉，衡諸歐晏，輕重斯別。惟情韻流溢，自然清新；沁人心府，不假思索。初日芙蓉，信足移喻。而南渡以降，杳焉無聞。惜夫！

柳 永

耆卿少薄行檢，終淪塵俗。發爲歌咏，不踰窮愁淫媠。是以流傳所至，訾詬隨焉。然詞體拓樹，允戴元功。雖爲時所必至，要亦存乎其人。若其閨房之語，委貼妥溜；而羈旅之辭，幽秀淡遠。筆旣肆情開闔，音亦並意諧婉。信藝林之奇珍，而倚聲之秀俊也。

嘗以慢曲之體，首出教坊。觀樂章所載，調名鄙異，概可見矣。當仁宗熙朝，京汴康阜，教坊樂工，競出新唱。而永旣遺世累，汨身其間，一曲之傳，輒爲製詞，雖因俗調，實以俚言，而語能窮盡形致，音亦媚悅心耳。蓋永才情詭異，音律工審。旣絕望於仕進，乃率力以填詞。是以委曲入妙，大得世稱，歌聲所播，風靡影從。後之好者，不絕於時。然終病其鄙近，遂漸適以雅言。及大晟之興，益製雅調，慢詞形體，因以奠立。後來作者，莫不遵循

斯軌。然逆流探源，非夫者卿，詎克臻是哉？惟樂章流風，亦未盡泯，元寵彥齡諸人承之，別成俳調。雖弗齒於清流，然終莫能廢也。其後北曲代興，咸資俚語，盡情奴績。揆以諸家筆載，三秋桂子，海陵動吳山之志。而西夏柳詞，竝井水而見聞。則曉風殘月之唱，故早厭愜北國。而北曲世系，於焉可知。是樂章一集，固封建之祧祖矣。昔者飛卿負才傲倨，絕棄君宰，狼藉江淮，坎坷終身；注其鬱情，一入小令；倚聲體製，於茲蔚立。而慢曲之興，人事一轍。去時二百，而契合乃爾，抑開創之業，才性所資，非是莫濟乎？

者卿閨房歡戚之詞，率露無忌，故爲訾詆所歸。然細檢花間，自饒此種。惟調有短長，故語殊繁約耳。顧其綺靡之語，緣情馳騖，情之變化無端，語乃奇妙莫測，或俯仰於今昔，或展轉於遐邇，皆委曲以盡情，慰貼以窮態，語雖淺近，動盪多姿，事極瑣細，無嫌文衍。而一篇之內，言雖因情肆騁，然情之所止，要而有歸，洄洑流盪，波理相屬。斯皆者卿匠心所詣，非細味無以得其情，非詳察無以明其勢，詎可獨以平行俚俗，矢其譏彈哉？若其羈旅行役之作，妙於情景交融，故幽秀淡遠，自成絕詣。舉凡耳目所經，山川景物，人情風土，咸能攝其神髓，摹肖毫端。而落拓之情，時序之感，懷遠之念，倦旅之思，莫不相與映發，迸爲愴快。幽情秀韻，深挾骨裏。美成是類，實祖於斯，惟適雅加勝耳。然若鶯洛霜洲傾杯樂

一閱，論其雋雅，清真集中，無以復踰也。若其每於結末，著以景語，而情尤愴怳，意亦迷離，極淡遠之神致。斯則屯田特擅，固清真所莫追者也。嘗思景語雖工，待情而妙，曉風殘月，世所亟稱，使非別酒醒後，則情味並損矣。是以江上柳如煙之句，前人執爲夢境也。耆卿斯類，句意既臻雋雅，筆勢亦復蒼勁。故風骨深秀，艷而不浮。至於甘州一闋，開闔閭肆，丰神凝遠，乃使東坡迴其薄斥，至嘆擬於唐人。後此論者，益多推崇矣。然有一事，世所應知：夫蕩檢不羈，三變素稟，加以捐斥當塗，無復冀幸，乃益絕棄顧藉，恣意揮灑，故英奇之氣，與情迸發，雖尋常言語，往往妙絕，人所難道，而罔不意愜；蓋斯妙所寄，既仗英奇之才，復資遺俗之性，而奇才妙遇，遺俗尤難；斯樂章一集，故所莫竝也。是以求詞者卿，若能體其微貼，達其變適，而酌其英奇，庶杜輕詆之失，無召宦豎之窘。若徒翫其狎情，驚其艷語，殆所謂張羅菹澤，不覩雲飛，自蔽而已矣。

秦觀

蓋聞倚聲之製，中度實難，稍直則傷婉致，過柔即墮靡習，而輕重疾徐之間，濃淡豐約之際，衡量既殊，巧拙斯判；內外勻美，良匪易矣。允無憾者，其淮海與！少游習屯田之靡風，益以東坡隳栝，且身與勝流，知所珍重，故以清麗之才，斟酌雅鄭之中，語既清新，意

復婉約，遠三變之俚近，異子瞻之高雅，詞手詞心，豈虛美哉？惟以世味所鍾，不任挫折，悽惋之容，動人滋深；哀而以傷，殆不免矣。然概言其致，亦有四焉：其小令之一種，酷類花間。雖云工緻，要非自出絕唱；然其清麗所自，從可知矣。次則閒情之詠，蓋時既靡於三變，兼以官伎盛行，故酒邊花下，偶弄戲筆，俗濫之調，所在間有，存而弗論可也。再次一類，意或玄遠，辭常奇放，花動一山之語，飛雲龍蛇之句，天矯神奇，字借意動。他如南來飛燕，江城子之什，直抒胸臆，身世慨深，大都近似坡老，淮海集中，尙爲別調也。至若恨如芳草，山抹微雲，斯類之製，則少游本色，非他人所得幾者矣。少游斯類，命意蘊藉，屬辭清新。蘊藉者，積懷滋深，吞咽而出，雖悽怨動容，而弗及張怒。深而不重，輕而非浮；此中消息，蓋難言也。而其身世盛衰之感，尤善敷陳見意。今昔榮枯，虛實比映。觀其梅英疏淡，晚色雲開二闕，概可知矣。清新者，語資當前，融以聲采，一任情致，無與故實。情致舒暢，則清韻流溢；無礙故實，則語絕滓滯。而敘述景物，別擅妙手，方之屯田，一則幽秀，一則生鮮，故狀草木則光潤欲滴，言鶯燕則芳菲撩亂。至於流水孤村，自然佳句，豈必祖述前人？而黃鸝數聲，寂籟清響，儼若真有神助也。且時會所漸，字句爭妍，華燈飛蓋，玉轡珠鈿，流麗精工，固駕齊梁賦語；而喻愁如海，山谷嘆海之難押，芳草言粘，玉樵窮粘之出

處；則亦爭價一字之驗也。而其字句之間，每有奇詣。其好事近一闋，通章警奇，殆爲神至。而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可謂語工而喻愜矣。他如悶則或作卽和衣擁，迢迢清夜徂，則爲語助，徂出長門；而句頸言末，各得所當，故亦能人所難者也。然世之論者，或病格弱。夫體具婉美，申以悽怨，而風骨所樹，無待故實。故伊鬱之情，常若不勝；而語故輕靈，無傷卑靡，佳勝所居，亦惟是矣。

李清照

閨秀之詞，世不乏有。而都傳一二，未足樹立。惟易安卓峙，蔚然成家。故稼軒弄筆，資爲體效。惜篇章零佚，今存蓋寡。然風格所在，猶可徵言也。觀胡仔筆載，其歷彈前人，率箴體製。撮其要略，蓋以音必協乎律呂，語當際夫莊諧。塵下固無足取，弄文亦非本色。故其所製，音律諧穩，固無論矣。而其鑄語，不務深華，不墮卑靡，依違雅俗，異響獨奏，亦奇詣矣。嘗稽其工妙，蓋能調綴常言，度入音律，運用俗字，肖傳情貌。故家常口吻，虛字俗詞，也些者兒沒個怎生，凡斯之類，隨手位置，莫不工妙穩雅，增動聲情；但覺諸適，罔嫌鄙陋。是以雋永之味，常寄言外，無繁字表。故其慢曲全章，語皆稱意，而佳句難名。至於寵柳嬌花，綠肥紅瘦，如夢令，世所賞讚，特新巧耳。又如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屬對精

工，亦僅解面，而選情永味，竝無所附麗，未足語爲佳句也。至其聲聲慢一闋，世所交稱，率以疊字之多，押韻之險；而於著意之妙，遺而弗思。蓋其抒寫無慘，微人茫杳，非反覆體味，末田會愜。至於凄慘戚戚，悽厲之音，逾發窗際，斯則心聲流溢，情故蘊中，鍛鍊之功，勿寧惟是乎？易安三變，並饒奇景，兼妙常語。然其體貌，亦各殊致。耆卿情肆，故奇麗之意，近盡言中。易安思婉，故微妙之音，悠揚絃外。至常語入詞，柳以窮事爲功，李因虛語致績。故較其工妙，區諸神體，工乎體中者近實，妙於神外者虛遠。故一者易蒙譏於鄙俗；一則常享譽於清妙也。夫屬言工巧，精鍊實易，平淡則難。蓋平淡失中，轉致輕率。斯易安而後，無復學其顰步者與！其鑄辭鍊字，時有新巧，爲世矜道。故由才華瞻逸，信手拈綴，自然工穩。倘著意追求，翻流尖刻，斯亦勿庸規擬者也。若其身世之感，溢露亦深，蓋經靖康之難，流離轉徙。故每追念曩日，傷懷故土；或魂銷佳節；或腸斷旅夢。迨吹蕭鳳杳，對鏡鸞孤，而情益蕭瑟，音尤悽苦矣。如南歌子武陵春之類。若乃易節之玷，實出誣詆，昔人已審，茲毋論焉。

三

暨汴宋叔末，數經變遷。而大宗蔚出，清真是已。自柳風昌熾，慢曲雲靡。習染所漸，



尠能自拔。東坡傑出，出任矯斥，獨樹清風，士流易嚮。然音既不務工協，體亦嫌違本製。自致雖高，終屬別調，故當時詞風，爰趨二轍；附隨東坡者，率露於詩語，翫習三變者，滑稽瀕曲調，詞道於斯，將遂淪喪。逮美成嗣出，以絕塵之逸才，擅顧曲之妙理，酌詞人之婉媚，斟學士之高雅，更以提舉大晟，衆和所依，故能力迴頽波，一返中正，倚聲之道，於焉坦夷。綜其所製，音節諧婉，辭意雅馴，而思尤深邃，筆極頓挫；是以局勢變化，氣象融渾，如臨汪洋，莫測所至。倚聲法軌，於斯畢闡。是後操觚之士，無不奉爲極則。洵詞運之關鍵，而斯道之少陵也。自是以降，尠克祧述。伯可竹屋，貌僅微似。邦卿善言節序，妙得一體，而格調所近，白石爲多。堯章體具清剛，實出稼軒別緒，黽勉微基，拓爲大國，而琢磨句意，謀遺篇章，美成妙詣，邈焉罔索。下至玉田，莫不猶是。而世言白石，輒擬清真，一何謬哉！惟梅津巨識，創前周後吳之說；止庵推闡，賡由南追北之論；可謂得赤水之玄珠，發衆生之耳目矣。夢窗之詞，命意層深，運筆奇幻，較竝清真，若合符節。惟氣雜豪宕，易流婉之美；字貴濃麗，變清雅之容。而每感歎湖山，詠懷古蹟，嘯噫深繁君國，浮沈非止一身。詞境壯闊，清真莫企，斯由世運所致，非可異時呻吟者也。若夫採挹成辭，運使故事，美成融渾，而君特幽幻；融渾故迹化而語新，幽幻則辭離而意晦，是以清真寡過，而夢窗多尤

也。然夢窗匠心，自有獨造。特意蘊緜辭，人自憚思耳。況義山之詩，逼追工部，運會所趨，貌崇華飾，詎謂瑕瑜所判，遂萃斯乎？

周邦彥

世言清真，輒擬少陵，蓋能陶融閎美，自有精英者也。嘗味其短章，沈著之中，兼饒俊爽，其叔原之佳致乎！至於合曲，詠羈旅則悵悵於山川，言男女則婉轉於歡戚，殆亦三變之聲貌矣。觀其鑄辭馴雅，使事工貼，固由才贍，亦資學博。故神宗異其汴都，無已惜其賤奏，既除正字，復歷校書。乃知如神詞筆，非讀破萬卷，何由輕致哉？又王灼志稱：江南某氏，解音度曲，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是其宮商審度，享助自多；耆卿教坊，其事蓋類矣。綜此數端，知其承席既多，取資亦富，一代大宗，非儻然也。其體貌所具，衆美綺紛；挾婉媚之音，流溫潤之辭，運動健之筆，雜奇幻之勢，言情則婉轉以附興，體物則委曲而傳神；如五色相宣，八音齊會，雖駭耳目，亦愜心府，故每感者難言，而言者難盡也。其字句精雅，率挹自唐人，然新脆親切，如出其口；蓋能心與物融，情共辭會，故昔人菁英，莫不奔效毫穎也。若夫密雲銜雨，駭滂沱之將傾；斜陽冉冉，黯極目之無盡。至如嫩稍白觸，爐烟云費，凡斯之類，並能以少總多，肖傳情貌者也。至於音節，獨爲精邃，蓋由本具妙解，復益旁



助，故分判節度，深契微茫；雍容之美，兼寓其中，澄意恬吟，自饒永味。是以千里和詞，乃至四聲一一遵循；而紅友論律，並以拗爲順；故後世言聲，莫不尸爲極軌。然其聲律雖嚴，而自然研美。故由才力豐贍，乃克神明方圓，課其閎效，而後來詞人，尠能免於殫瘁矣！且能詞之士，兼審工商，月按律呂，創作新詞；雖無貴於南朝，故尠聞於北代。宜中道詞人，所以崇爲天聖也。其篇章祕奧，要在疎密相間，虛實互發，然其幻化，一準真情，非獨師成心，故作法範也。夫情感所寄，不越今昔，或撫今以思昔，或援昔以傷今，時序騁其欵念，物色增其悽懷，卽此遞附，爲用無窮矣。然情有淺深，而語有顯晦，情淺而言顯，則浮薄而乏味；情深而語晦，則翳昧而不鮮。清真之詞，意旣層深，辭無翳昧，蓋能曲意勾勒，雖重堂層奧，草不戶牖洞然者也。勾勒者，猶畫之摹形，勒其分限，勾其稜廓，而容貌宛見矣。故其襯托情思，或拾取往昔人事，或映以當前風物，逐境追逼，彌深彌透；更以筆勢勁健，或一字以貫尾，或片言而點睛，或首唱而未應，或意往而辭留；於是氣脉浩浩以潛流，神姿栩栩而生動，故誦者應接而莫遑，學徒追尋而靡盡也。其叙言羈旅，追擬耆卿，故爲雙絕。然美成景寓情中，故融渾而慨深，耆卿情曳景外，故奇雋而韻遠，是以一則景因情設，一則情以景見，故知清真布景之筆，實乃爲情勾勒耳。世學清真，率有二弊：襲其聲貌者，輒

病夫纖軟，追其法度者，常苦於局促，蓋崇末術而遺本務者也。夫纖軟由於乏骨，局促適乃無風，若能博資以充實，養真以神致，然後咀含其英華，坐忘於規矩，庶絕偏巧之失，而竟具美之功矣。

吳文英

南宋末葉，夢窗大家。而閔美沈鬱，用集譏矢，吁可慨矣！嘗細釋其詞，度法美成，氣雜稼軒，而辭筆隱麗，兼采飛卿者也。其命意運思，層折深邃，逐境幻化，往復縈紆，而脉絡井然，不遺纖髮，清真墜緒，於焉重振。蓋南渡以降，稼軒主壇，白石開宗，風會所困，遂忘中土；惟夢窗傑才，獨迴北旆。故止庵曰：「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信識通塞之機樞；而由吳希周，所以世稱康衢也。惟辭采緜麗，音節閎壯，聲貌所具，迥異清真，斯後世眩惑，所以妄矢譏彈也。嘗思詩暨晚唐，溫李標以綺藻，詞流季末，吳周密崇其瓊飾；抑藝文所孕，故存斯體，而誕育爲期，必於末季夫！然匠心所詣，並逸符前修，故世論玉谿，咸追配夫工部，而乃於君特獨絕祧於大晟乎？夫采繡繁縟，易喪靈機，而能潛運真氣，挾以流轉，乃使綺錦宣其紛耀，珠玉鼓其鏗響；則山川珍飾，咸增妍於觀聽矣。自稼軒爲詞，氣籠宇內，英風所播，應若影響；更以時勢所繫，積蘊自深，詞人相尚，多懷勃鬱，願夢窗

沈鍊於中，非同浮使其外者耳。若夫覽古靈巖，看梅滄浪，慷慨之音，直共稼珠爭響矣。夢窗麗辭，多本飛卿，世有言者矣；然其鑄意鍊辭，命筆使事，莫不運諸空際，蓋亦深得飛卿暗使神理者也。飛卿歌詩，所資景物，每撮要比綴，不藉虛辭，或二事相次，略其屬語；夢窗製詞，妙擅斯祕，故其所成，獨爲綿密，而其召議，亦坐事也。夢窗鍊詞，特好隱代，蓋隱代爲辭，志在擬喻，殆亦詩之比義，顧明暗有殊耳。然其融渾所至，則如玉柄素指，神光交映，莫辨虛實，蓋極爐錘之功矣。其章句之間，每略屬辭，曲折虛際，貌觀上下，若不相蒙屬；然內實一貫，脈理潛通，非潛心細繹，難得其意，但人苦解索，乃真信爲不成片段耳。而其一句之中，多節虛字，夫辭句明粲，常資虛語，且辭采繁縟，尤易沈滯，而能驅使實辭，悉成飛動，則零珠散玉，皆旋納一貫矣。卽綴用虛語，亦必幻入一層，臻於微妙。要爲窮極妍工，其志固一也。其使用典故，必融而後出。禹穴云：「雁青起天，數行書似藏舊處。」又云：「空梁夜深飛去。」春雪云：「凍澀瓊簫，漸入東風鄂調。」落梅云：「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或取融當前，或反貼現景，或虛點以切題，或翻折其本意，固知君特於此，亦復變化多方矣。至若隱化人名，頗見妙思，顧偶爾戲筆，未足崇爲典要也。其慢曲巨製，開闔闔闔，洪濤巨浪，兼容淪漪，起伏瀟洄，殊形異狀，天光雲影之觀，介存

殆謂斯歟？夢窗述景，意象蒼茫，湖山盡搖落之情，光景餘無多之恨，吟撫當前，若俯仰而皆非者，身世家國之感，蓋無往而不深者也。綜論夢窗，蓋有奇至。夫密則易疑，闊則易疏，而能挾壯闊之境，敷綿密之辭，灑灑其中，紛緲其外，固融南北之精英，合兩端之極致，其炳蔚詞林，猗歟偉矣！然玉田卓識，猶肆醜詆者，殆夢窗奇烈，橫被一世，而學步之徒，才氣不逮，率病瑣瑣，玉田後起，意存補救，故懲其巨魁，不惜偏激爾。

餘論

右論諸氏，悉以正宗；然斯文所昌，猶多巨室。或妙擅一偏，堪爲輔亞；或自拓疆宇，別樹風聲；而擯從闕如，能無憾乎？爰撮要略，次諸篇末。

北宋名公，竝饒雅趣，希文君實，亦解倚聲，然各見數闕，未足名家。歐晏而外，殆惟張先乎！子野情致負高，故清脆而深雅，凝采端麗，殆真色之生香，曼曲特多，堪匹三變，而直叙當前，了無異觀，故止庵謂爲偏才，蓋秦柳之先驅，而歐晏之儔亞也。下此以往，賀鑄方回，實際秦周，情思沈鬱，辭采清麗，語多幽苦，時雜壯概；而豔字香辭，多采晚唐，或挹楚騷，盛麗精工，固已占耀君特之前，然輕靈生疎，猶未失北代高致也。

東坡以邈世高姿，遊戲爲詞，一洗綺粉，獨揚清標；兄弟朋友之間，離羣索居之感，下



至桑麻花鳥之趣，村姑田婦之情，莫不放懷直寫，襲見胸襟，詞體既尊，詞境遂大矣。而世言東坡，輒目豪放，蓋溺於俗傳數閩，故爲此一概之論也。吾謂其詞，清雄高曠，其庶幾乎！夫清繁之辭，雄存乎氣，高主夫意，曠見諸情，然惟情曠氣雄，故豪放歸焉。蓋氣雄出諸傑才，情曠由於深養，皆有自得于中，非徒浮任乎外，故不得第云豪放也。若其忘身安危，通懷今古，遺世花鳥之間，適性形骸之外，皆自然溢發，悠揚言表，豈矯志虛使者所得幾乎？若乃託咏石榴，寓嘆楊花，意既高渾，辭復婉絕，東坡天人，可得衡度哉？自是以降，詞道別昌，步趨之徒，爭託豪放；卽事述懷，顯言直致，然才學不任，適得淺率。迨南渡而後，稼軒步武，挹其清風，暢以豪氣，遂極斯流之異觀焉。稼軒爲詞，舉凡故籍成言，縱情裁綴，前行往載，役使充篇；信由才氣橫溢，力足包舉，故能攝奪人心，迴其矚聽也。稼軒丁艱屯之運，懷王霸之才，仗義南來，不得竟用，是以胸懷抑鬱，磊落英多，如急湍奔瀨，激石雷驚，誠乃真情實勢，迸激而發，自成慷慨耳！然其詞雖發越，意實蘊藉，觀其寄慨李廣，託志淵明，或望落雁而響空弦，或對殘夢而懷江山，老驥伏櫪之情，廉頗用趙之志，皆沉斂於中，而唱嘆言外，豈虛飾放言，流爲漫衍者哉？其長調之中，亦有別饒俊婉者，此於稼軒，殆爲別調。觀其博山道中，戲效易安，固知柔媚之音，蓋能而不欲耳。至於小令之中，

或騁視聽於原野，或寄閒情於細物，清曠之致，殆同東坡矣。若其篇什之富，罕能匹敵，而一章之成，或數十易稿，是其豪邁之唱，非徒率爾而致，則其勢籠南朝，豈儻然哉！蓋南渡詞人，尠不承其衣被；或襲其豪雄，或追其清俊。于湖後邨，改之放翁，皆以豪雄相尚者也。然改之粗獷，纖艷固其本色，放翁頹唐，婉麗要所精工，惟于湖後邨，間有所至，猶未足踴躍也。白石獨得清俊，自拓宗風，弈世相傳，以終南宋。夫豪雄必由性至，清俊可以力追，斯稼軒而後，白石所以獨昌也。又白石諸家，體尙雋雅，盡滌鉛朱，雖咏閒情，言皆清遠，神貌所具，判異北朝，然其脫胎，皆自辛氏，乃知由北開南之說，周氏信而非誣矣。

堯章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騁爲疏宕。周濟語。而思致空靈，氣韻超逸，是以自成高格，獨饒天趣，冷月千山，殆詞境之自謂矣。其暗香疏影，立意卽離之間，使事黏脫之際，故清虛騷雅，稱爲千古絕調也。至於月冷龍沙，翠樓吟一闋，亂之稼軒，何以區辨？他若次韻稼軒諸作，恣筆揮灑，豈復白石本製？則二家消息，於是可通矣。邦卿辭句警練，門奇競新，雖氣度深婉，而結構綺疏，是以世之論者，或附庸於清真，或比肩乎白石，至於詠物之作，曲盡神態，言時之製，具見風物，並清新俊雅，盡詞林之珍秀也。公謹有夢窗之麗而遜其深，有碧山之清而乏其情，有玉田之概而無其氣，徒以刻鏤藻繪，貌飾清妍，而遐舉之志，

超然之思，逸無可尋，殆詞家之鄉愿矣夫！中仙以精雅之筆，抒懇摯之思，其意沈鬱，其味醇厚，其言清峭，其氣妍和，雅正之音，殆爲兩宋絕響，雖云時勢屯蹇，感慨滋深，然非情性高潔，其孰能致此乎？叔夏宗奉白石，揭槩清空，然琢磨句意，時見斧痕，使用典實，常苦窒礙。雖時有佳言，奇俊堪賞，而意盡言中，細味索然，白石靈趣，渺焉莫追，惟意境蒼涼，情辭激楚，湖山滄桑之恨，身世萍梗之悲，隨遇輒發，嗚咽零亂，而氣象衰颯，語咸頹廢，抑時運就衰，莫能復起與？其餘諸子，竹山竹屋，蒲江西麓，並各負盛名，炫播當世。竹屋雖有清致，然乏深思；竹山粗率纖艷，了無足取；而蒲江西麓，並趁佳製，俱無稱焉。

昔止庵學詞，數易好惡，造詣稍殊，是非移焉。夫兩宋之詞，名製雲蒸；况在淺嘗，遑云別味？但量其微知，取定今日而已。至若詮品所言，或抒寫一得，或裁取衆議，不更標舉，蓋絕辭費，固亦實齋言公之意耳。若乃叔原輯詞，補亡名編，名詞佳章，同有今古，苟達斯旨，則物我云云，不更堪笑乎？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專刊

從地下出土五千餘銅器上考求中

金文世族譜

吳其昌著

華民族最始之種姓氏族，糾正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二元

千年錯誤，並補出古姓甚多。

反切六論

徐心沉

一 正名

反切之術，向無定稱：或言反，或言翻，或言切，其實一也。

禮部韻略「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

玉鑰匙「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卽切也，切卽反也，皆可通用。」

最初但言反，不言切。

漢地理志應劭注：墊音徒浹反，沓音長答反。

東晉北朝之季，反與切並用。

切韻考「顏氏家訓云「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遶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又云「切攻字爲古琮。」據此則東晉及北朝已謂之切矣。」

隋陸法言則言切不言反。

切韻考「顏氏家訓云「陽休之造切韻」梁書周顒傳云「顒著四聲切韻。」此又切韻之名在陸法言以前者，陸氏書既名切韻，則必言切不言反。」

唐陸德明又言反不言切。

陳澧切韻考自注「經典釋文多引切韻，如舜典「讒」、切韻仕感反，「殄」、切韻徒典反，釋文之例言反不言切，故改切爲反耳。」

世謂稱切爲唐季諱反而改者，蓋緣聲韻考據九經字樣之例言而致誤。戴氏自注，似已透出此中消息矣。

切韻考「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此元度自言其著書之例。戴東原聲韻考引此謂唐季避言反而改曰切，蓋未詳考也。」聲韻考反切之始自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參五經文字，皆不避反字，開成中九經字樣始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指。」

至若稱之爲反音；

張守節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况爲音，至魏祕書監孫炎始作反音。」

名之爲反語；

顏氏家訓：「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類獨知反語。」

命之爲切韻；

切韻指掌圖：「夫切韻二字，上者謂之切，下者謂之韻。」

呼之爲切語；

切韻考：「切語之法，上字定清濁，而不論平上去入。……」

目之爲體語。

封演見聞記：「周顛好爲體語。」

北史徐之才傳：「：尤好爲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

皆其異稱也。連稱二名，則曰反切。李氏音鑑曰：「反者，毛詩衛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原道注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此就反切連言而釋之，猶不如上引禮部韻略之言爲得其本。至若唐室文集「翻音切聲」之分；

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都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

韻統圖說「反翻切疾」之辨；

四庫全書提要「其所論反切之法，以爲切密於反，切可通反而反不可通切，反爲翻讀，其途易泛；切爲疾讀，其用尤的。」

音切譜「據反定切」之說；

「上字爲反，反卽音而音歸於母，下字爲切，切卽韻而韻歸於攝，執音轉韻，據反定切。」語至無稽，可弗論也。

二 探原

反切源流，說者至爲紛岐，權而論之，可分爲二：空間中西之爭一也；時間先後之辨二也。請先言前者：

一曰傳自西域 主是說者，多引據鄭漁仲、陳直齋、沈存中、紀文達諸人之說，茲分錄如左：

通志七音略：「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夢溪筆談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直齋書錄解題：「反切之學，自西域入於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學詳焉。」四庫

全書提要：「自漢明帝時，西域切韻之學與佛經同入中國，所謂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是也。」

觀石說所據之史實，類多模糊影響，若鄭紀之言，誤將字母與反切混爲一談；沈氏之言，僅

足說明音韻學受西域之影響而進步，固未指定爲反切也。此三書所載對象不明，自難依據，陳氏之說，既病其武斷，復與沈氏筆談相牴牾，奚可憑信哉？

一曰發自中土 前說既不可信，故後人多反求諸已。辨說與立論散見諸書者，不一而足，茲摘舉其要旨如左：

戴震釋神珙反紐圖書后：「宋元以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謬劣之徒，眼疑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

切韻考序：「唐季沙門始立三十六字母，分爲等子，字母之名，雖由梵學，其實則據中土切音。然音隨時變，隋以前之音至唐季而漸混，字母等子以當時之音爲斷，不盡合於古法；其後切語之學漸荒，儒者昧其漸流，猥云出自西域。」

全書通論注：「謂字母起自西域，則是也；謂反切之學，起自西域，則誤也。鄭漁仲、陳直齋皆未之辨耳。」

四庫全書提要：「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

次述後者，卽時間先後之辨：

一曰創自魏代孫炎 自來爲此說者，多據左列各書，茲並錄之。

顏氏家訓音辭：「孫叔然創爾疋音義，是漢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經典釋文敘錄：「古人音書，止爲譬况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

史記正義論例：「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

切韻考通論：「古人音書，但曰讀若某，讀與某同，然或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雖有同音之字而隱僻難識，則其法又窮。叔然始爲反語，以二字爲一字之音，而其用不窮，此古人所不及也。」

音鑑：「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楊雄著方言，劉熙製釋名，皆無反切，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耳。其間輕重清濁，有內言、外言、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令人無所適從，迨魏孫氏叔然註釋經書，始隨文反切。」

一曰淵源於古，非孫炎所創 爲是說者，見地復各有不同，顧氏寧人謂反切創自漢前；

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又」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

，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只此。如詩經「茨，蒺藜也。」正切「茨」。左傳「鞠窮是芎藭」，「鞠窮」正切「芎」。丁寧鉦也，「丁寧」正切「鉦」。「守陴」陴城上僻倪，「僻倪」正切「陴」。「則那」「那猶言柰何」，「柰何」正切「那」。「降聽政」「降和同也」，「和同」正切「降」。春秋「穀邱」左傳作「句瀆之邱」，「句瀆」正切「穀」。公羊傳「邾婁後名鄒」，「邾婁」正切「鄒」。禮記玉藻「終葵，椎也」，「終葵」正切「椎」。爾疋「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不律謂之筆」，「不律」正切「筆」。「須薺無」，「薺無」正切「須」。列子「楊朱南之沛」，莊子「楊子居南樞沛」，「子居」正切「朱」。方言「鼃或謂之蠃」，「蠃」正切「鼃」，「婿謂之倩」註：「今俗呼女婿爲卒便」，「卒便」正切「倩」。說文「鈴令丁也」，「令丁」正切「鈴」。「鳩鶻鶻也」，「鶻鶻」正切「鳩」，「涇」曰族桑，徐鉉以爲卽左傳「疾蠶」，「疾蠶」正切「涇」。釋名「韠蔽膝也」，「蔽膝」正切「韠」。拾遺記「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側理」正切「純」。水經注「澠水卽扶淇之水」，「扶淇」正切「澠」。以此推之，反切不始於漢末矣。

章君太炎則謂反切起於漢末；

經典釋文序例謂漢人不作音，而王肅周易音則序例無疑辭，所錄肅音用反語者十餘條，

尋魏志肅傳云：「肅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假令反語始於叔然，子雍豈肯承用其術乎？又尋漢地理志廣漢郡梓潼下應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遼東郡沓氏下應劭注：「沓水也，音長答反」。是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

劉師培正名隅論則謂反切原於二合之音；

若兩字合成一名者，是猶以兩字之音切一字之音也，……彼一字而有二字之名者，即古人之反切。只取其音，不取其義，豈可謂此二字之名即彼一字之名。（如以胡盧卽壺字之義，鞠窮卽窮之義是），而謂二義不甚相遠哉？惟曉然於古代一物皆一名，並證明反切不始於漢末，（如孔安國尚書音云「疇，直留反」。見毛詩釋文。毛公詩音云「施以鼓反，殄徒典反，祝之六反」，均見毛詩釋文。而馬融注易，鄭衆注周官，均有反切之音，皆其證也。）則此義可以瞭如矣。鄭樵謂中國有二合之音，此之謂也。

張文澍論雙聲疊韻，則謂反切出於古之疊字；

疊字之義，不殊一字，斯雖異文，亦無分義，疊字之本原於一文，雙聲疊韻亦無二本，故悉疊之本爲疊，黽勉之本爲勉，椒聊之本爲聊，般桓之本爲般，本則一音，進而爲二

，合讀二音，還歸於一。大率雙聲之本在下，疊韻之本在上，以其衍一爲二，理同反切。以雙聲爲切語讀之，則音同下字，故悉蟹，蟹也；黽勉，勉也；燕婉，婉也；麗屨，屨也；歷錄，錄也；蟻蝶，蝶也。以疊韻爲切語讀之，則音同上字，故椒聊，椒也；般桓，般也；童蒙，童也；果羸，果也；虺隤，虺也；專與，專也。故此二者，一字爲主，一字爲從，主必爲字，從則或造專文，或憑假借，上所取證，以假借爲明，若蝮蝮，蝮沐，嗟峨，螺贏，則從亦有文，假借爲正，專文爲變，以其取用唯在一字，故也。

三氏之言，皆有所據，謂反切非孫一人所始創，洵爲卓見，證之世界文明進化之公例，益覺其然也。意者，反切之法淵源雖古，完成之期大氏在東漢之季，（故應劭王肅諸人所注之書，已用反切。）惟事屬草創，罅漏難免；復以各不相謀，參差彌甚。迨至叔然，一方承襲舊文，一方參證梵音，整理劃一，始大行於世，後人推爲反切之祖者，蓋以此也。

三 致用

反切之於吾人究否有用，實爲亟須檢討之問題。近世治學，多重功利，苟無明效，則甚難得人之一顧，今於此願揭發其用，以免覆瓿之譏焉，自來論者，或謂爲音讀之利器，或謂爲小學之階梯，立場不同，責效亦異，要約言之，不外「便音讀」而已。就其便音讀本身言之，

其作用復爲三：

一曰避口傳之舛；

切韻指掌圖檢例後序有云：「嗟夫三蒼、爾疋，字書之祖也，而略於其音。業詩書者口以相傳，易致妄舛，翻切旣行，學者獲助多矣。」

一曰濟直音之窮；

一曰去「讀如」「讀若」之弊；

於此二點，陳蘭甫切韻考論之綦詳，其言曰：「古人音書，但曰讀若某，讀如某同。然或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雖有同音之字，而隱僻難識，則其法又窮；孫叔然始爲反語，以二字爲一字之音，而其用不窮，此古人所不及也。」

復就其「便音讀」之副作用言之，亦有三端：

一曰治小學之階梯；（案此爲渾言其功用者）

切韻考序：「蓋治小學，必識字音，識字音必習切語」。

一曰攻今音之依據；

切韻考序：「乃取廣韻切語上字系聯之，爲雙聲四十類，又取切語下字系聯之，每韻成一

類，或二類，或三類四類，是爲陸氏舊法，隋以前之音，異於唐季以後，又錢戴二君所未及詳也。

一曰求古音之媒介；

言今音者以廣韻爲依據，求古音者亦莫不以廣韻爲藍本，蓋古音年代遼遠，驗之於口耳，難得準繩，惟求之反切，方爲近真，故古音家由是入者已獲驚人之成功，前有大昕，後如章黃，皆就反切以求古聲之負最盛名者也。錢氏就反切以辨古聲無輕重類隔，尤爲特創。茲錄其說如左：

文集「古之唇音皆重唇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唇四母，輕唇斂於重唇也。甫、方、扶、房、武、勿、諸字本重唇，今轉爲輕唇，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卽類隔可以考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合者，而暖姝恟恣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涉、敕、查、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沖」直之切，而說文讀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

養新錄「呂忱字林反「穰」爲「方遙」，反「穰」爲「方沃」，「邨」爲「方代」，穰

、儻、邨皆重唇，則「方」之爲重唇可知矣。沈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類隔之例以惑人乎？」

又云「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之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也」。並舉反切爲證：「說文「沖讀若動」，書「肆予沖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沖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知古音沖爲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蘊隆蟲蟲」，釋文「直忠反」，「徐冬反」，爾疋作燼熾。郭「都冬反」，韓詩作炯，音都冬反。是「蟲」與「同」音不異」。

章君卽反切以明古聲「娘日」歸「泥」。

國故論衡「古音有舌頭泥紐，其後支別，則舌上有娘紐，半舌齒有日紐，於古皆泥紐也」。並舉反切爲證：「弱聲之「孀」，奴烏切；「孀」，奴歷切；溺，奴弔切。是弱在泥紐也，人聲之「年」爲奴顛切。仁聲之佞爲仍定切，是「人」「仁」在泥紐也」。黃氏承顧章之說，據反切以定古聲。

凡舌上四音，半齒一音，古與舌頭四音同，知與端同，徹與透同，澄與定同，娘日與泥同，廣韻常舌上字切舌頭字，是其時二者尙未甚分。

又曰「凡輕唇四音，古與重唇四音同，非與幫同，敷與滂同，奉與並同，微與明同，廣韻尚未甚分，故常以輕唇切重唇」。

又曰：「左聲數之定，乃今日事，昔者顧亭林知古無輕唇，錢竹汀知古無舌上，吾師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紐歸泥，侃得陳氏之書，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數紐之有誤，既已分析，因而進求古聲，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無絲毫不合，遂定爲十九。吾師初不謂然，後乃見信，其所著荊漢微言論古聲類，亦從侃說」。

綜右以觀，吾人可得二義：知反切之正作用已有漸次消失之勢，一也；副作用逐步膨脹，所謂附庸蔚爲大國者，二也。由前者言之，今日注音符號之制作，實爲應時之產物；由後者言之，時賢求反切改良者，亦應知所去從矣。

四 闡理

反切之理，本甚顯明。但說者亦人人殊，致有謂與拼音完全相同者，若近人錢氏玄同；

反切之法，與歐文拼音之理相同。彼以子音母音相合成音，子音卽聲也，母音卽韻也。

反切上一字爲所切字之發音，故與所切字必同聲；下一字爲所切字之收音，故與所切字必同韻。

有謂與拼音理同而法異者，若近人姜亮夫；

反切者其原理與拼音同，其方法與拼音異。蓋歐西有特製之單純聲母與韻母，而中國文字既無特製之字母，而歷來所用爲反切之字母，又非單純之聲母與韻母，往往聲母中有韻，韻母中有聲……。

有謂本於雙聲疊韻者，若近人劉氏師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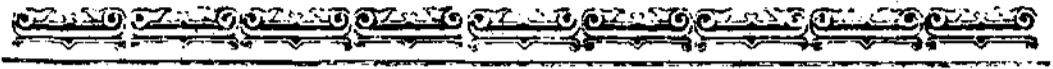
「反切之學，中國傳之已久，上一字定位，故同位之字爲雙聲；下一字定音，故同音之字爲疊韻，此不易之理也」。

凡此諸說，或未中肯綮，或語焉不詳，皆未足以明此中精奧。茲依據師說，間以己意，細爲推闡焉。嘗考吾土文字，與世界各國文字迥異者有二：人多複音，我純單音，一也；人係音符，我爲形符，二也。以係單音，則聲韻渾然難分；以係形符，則聲韻隱含不明。有此兩因，故反切爲特適單純之注音符號，非與西方拼音同轍也。爰採各國拼音字母，與吾土反切之代表符號，（附注音符號）列表於左，以資比勘。（左表係依據聲韻學表解及國音學參合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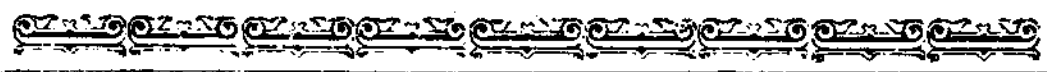


世界各種拼音字母代表及反切符號代表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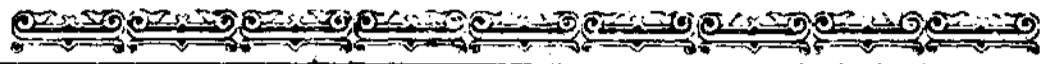
聲							母別 / 類別
透	端	微	非 (敷奉)	明	滂 (並)	幫	反切符號
ㄊ	ㄉ	ㄨ	ㄈ	ㄇ	ㄆ	ㄅ	注音符號
T	(D)	(W)	F	M	P	(B)	英文字母
タ	(タ)	フ	(フ)	マ	ハ	(ハ)	日文字母
T	(D)	(V)	F	M	P	B	世界語字母



溪 (羣)	見	曉 (匣)	疑	溪 (羣)	見	來	泥
ㄍ	ㄐ	ㄏ	ㄎ	ㄎ	ㄐ	ㄌ	ㄋ
(H)	DJF	(H)	NG	K	(G)	L	N
ㄑ	(ㄑ)	ㄆ	ㄎ	ㄎ	(ㄎ)	ㄌ	(ㄋ)
ㄍ	ㄐ			K	(G)	L	N



清 <small>(穿從 初牀)</small>	照 <small>(精莊)</small>	日	審 <small>(神禪疏)</small>	澄 <small>(徹穿神 初牀)</small>	照 <small>(知莊)</small>	曉 <small>(匣)</small>	疑 <small>(娘)</small>
ㄅ	ㄆ	ㄇ	ㄏ	ㄉ	ㄊ	ㄋ	ㄌ
TS	(DS)	ZH	SH	CH	(DI)	HSI	
	ㄗ					ㄒ	ㄩ
C		ㄐ	ㄑ	ㄒ		ㄓ	ㄔ



韻							母
(該尾)	(加尾)	(哥尾)	(哥尾)	(加尾)	(孤尾)	(飢尾)	心 (邪疏)
ㄉ	ㄗ	ㄍ	ㄗ	ㄚ	ㄨ	一	ㄥ
AI	EH	ㄅ	O	A	ㄩ	E	S
ア イ	エ		オ	ア	ウ	イ	サ
AJ	E		O	A	U	I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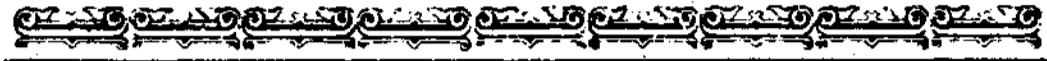
母

(飢尾)	(公尾) (庚尾)	(岡尾)	(根尾) (今尾)	(干尾) (甘尾)	(鉤尾)	(高尾)	(飢尾)
ル	ㄥ	ㄨ	ㄣ	ㄛ	ㄨ	ㄨ	ㄨ
EAH	ENG	ANG	EN	AN	OU	AU	EI
	エン	アン	エヌ	アヌ	エウ	アウ	エイ
	(EN)	(AN)	EN	AN	EU	AU	E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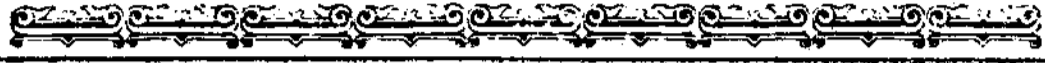
結

一 フ	一 マ	一 又	一 么	一 劣	一 世	一 古	一 丫
IN	IAN	IU	IAO	IAI	ICH	IO	IA
イ ヌ	イ エ ヌ	イ エ ウ	イ ア ウ	イ ア イ	イ エ	イ オ	イ ア
IEN	IAN	ION	IAU	IAJ	IE	IO	IA



合

ㄨㄢ	ㄨㄝ	ㄨㄞ	ㄨㄟ	ㄨㄛ	ㄨㄚ	ㄩㄣ	ㄩㄢ
UAN	UEI	UAI	UEH	UO	UA	ING	IANG
ウ ア ヌ	ウ エ イ	ウ ア イ	ウ エ	ウ オ	ウ ア	イン	イ ア ン
UAN	UIJ	UAJ	UE	UO	UA	(IEN)	(IAN)



音							
口 ㄥ	口 ㄨ	口 ㄨㄢ	口 ㄨㄝ	口 ㄨㄥ	ㄨ ㄥ	ㄨ ㄤ	ㄨ ㄢ
UNG	UN	UAN	UAN	UD	UENG	UANG	UN
					オン	ウ ア ン	ウ ヌ
					UEN	UAN	UEN

諦覽右，表吾人可發見三事：

一、反切符號重在標識，各國字母重在拚合。此二者在目的上大不相同。

二、反切符號注音，較之各國字母之併合一音爲單純，此可言者有二點：

1. 反切符號無論注何種複雜之音，只須二字足矣。而各國字母少則二三，多至四五，此其較爲繁複者，一也。

2. 反切符號係一種單純符號之外，不再需要輔助符號。而各國字母則不然，須採用種種符號以輔助之，（我國新頒注音符號亦然）有採一二種者，如日文假名之右肩加「・」表示濁音，加「゛」表示半濁音者，是也。有兼採至數十種者，如發音指南符號說明所舉者是也。

三、反切符號注音較各國字母拼音爲精密，例如表內所列各國字母拼音較爲粗疏者，有二點可言：

1. 等呼須另用字母表示，複雜難悉，不若反切之能以簡馭繁也。

2. 清濁發送收多不能分辨，如表內所列反切，有專有符號，而各國字母尙付闕如者，曾數見也。

綜以上三事，吾人對於反切之原理，與拼音之差異，及其所獨具之秘奧與優越，所以歷久而

不失其用者，可瞭然矣。

五 明法

反切之原理既已推闡，茲進而研求其法則。嘗考前賢對此多有論述，爰錄於此，以明其梗概。

沈括筆談「今反切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減央是也，……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旁傍博是也。……」

晁公武讀書志「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舌音也；見溪羣疑，喉音也；照穿牀審禪，精清從心邪，齒切也；曉匣影喻，牙切也；來日，半齒半舌也」。

毛先舒聲韻叢說「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紆」。

戴震聲韻考「按字母三十六起於唐末，自釋守溫撰三十六字母圖一卷，獨釋氏奉爲專習反切之一法，故唐人書絕不聞語涉字母，宋中葉始盛傳，其此弟先後各殊，且所分唇齒喉舌牙及附會宮商角徵羽，抵牾遠異。反切之興，本於徐言疾言，雙聲疊韻，學者但求

雙聲，不言字母可也。

右列諸人所論，或標立字母，偏而不全；或取法雙聲，語焉不精；均不足以明此法之正則。至於字母之名數順序，多所違異，猶其次也。今特依據師說，間以己意，詮述如左：

反切者，用二字以注一字之音也。上字定聲，下字定韻，卽本之一音而舍一聲一韻之原理也。又以吾土聲與韻無單獨之符號，遂任舉其同聲類者以爲上字。讀時只取其發音，辨其清濁，不及其韻；任舉其同韻類者以爲下字，讀時只取其收音，辨其等呼及四聲，不及其聲。依此規律可作表如后：

公						反切標的
下			上			反切符號
紅			古			
辨四聲	分等呼	定收音	辨清濁	分部位	定發音	符號任務
平	合	東	清	牙	見	例
下			上			符號
疊韻			雙聲			與標的關係

細釋前表，有可述者三事：

一、六種任務，集於兩字。如表內所列，反切上字「古」之任務爲：定發音，分部位，辨清濁。下字「紅」之任務爲：定收音，分等呼，辨四聲。各有三種，前章曾言反切爲較單純之符號，於此亦可得其例證矣。

二、各有專司，不相俎代。上字下字各有任務，不相逾越，發音，收音，部位，三種任務不能庖替，固無論矣；卽清濁，等呼，四聲，三項亦絕少瓜代。其例如左：

1. 清濁屬於上字。如表內「公」古紅切，公古皆清，上字與所切字相合，下字「紅」爲清濁，可不論也。

2. 等呼屬於下字。如表內「公」「紅」皆合口呼。下字等呼與所切字相合，上字「古」爲何等，可不論也。

3. 四聲屬於下字。如表內「公」「紅」皆爲平聲。下字四聲與所切字相合，上字「古」爲何聲，可不論也。

三、僅爲符號，非同字母。字母者，拼音之工具也。符號者，注音之標識也。故前者地位爲主體，卽字母以成字，若歐文之ABC日文之アイウ者是也。後者地位爲副品，僅用以

注字之音，非卽此以成字，猶新製之注音符號者然，反切之上下字，卽此類也，如表內反切上字「古」僅取其發音，而下附有韻，下字「紅」僅取其收音，而上附有聲，此以拼音字母律之，多有不合，以注音符號視之，則正無礙大旨也。

右所論述，皆反切之正則，然猶有變，例不可不知，總其類別，略而爲二：

一、上字變例 反切有以舌頭音切舌上音，重唇音切輕唇音者，如用幫滂並明切莽敷奉微，用端透定泥切知徹澄娘者，卽此所謂變例也。

案此種變例，若以古今音演變言之，乃自然之勢，非例外也。宋人不知此理，名之爲「類隔」，以強通之。直至嘉定錢氏、餘杭章君，始抉其隱而理解之也。

二、下字變例 反切之法，本以下字分等呼，然亦有例外。茲就廣韻切語中下字等呼與所切字不符者，略舉數字，以見一斑：

〔爲〕蓬文切——爲、撮口呼——支、齊齒呼——此以開切合。

〔刈〕魚肺切——刈、齊齒呼——肺、撮口呼——此以合切開。

〔鳳〕馮貢切——鳳、撮口呼——貢、合口呼——此以洪切細。

〔縻〕从謹切——縻、開口呼——謹、齊齒呼——此以細切洪。

右列反切下字變例發生之原因，亦不可不考。錢玄同曰：「若斯之流，或由用字偶疏，或由無同呼之字，不得不假借他類字以爲切。」其所謂第一原因過於臆測，難以憑信。意者凡其所謂第二原因不可解釋之字，亦若前述上字變例有相同之原因，（即古今音演變之關係）不過現在尙未經人抉發耳。

綜右所述，皆就反切之製作方法立言，以下請申論其使用方法，分二類列敘如左：

一、就字音注反切 此係注音工作。如著廣韻經典釋文字典之類，須用反切以注字音。其法據理推之，當不外下列四種：

（1）理解法 此所謂「理解」，即以反切之原理原則，熟記胸中。每見一字，不煩深思，聲韻立辨。故於其反切之符號，亦能隨手拈來，但此法非學有根柢者莫辦，不足以喻一般也。

（2）實驗法 此法係指遇一字欲尋其反切，先用口反復讀之，初辨其聲韻，次讀出與彼雙聲疊韻之字，然後其反切之上下字，亦可得矣。

（3）記憶法 此法最繁難，亦最可靠，即將反切常用之上下字熟記胸中，無論遇何種字音，均可應付裕如也。

(4) 檢查法 此法即利用反切常用之上下字表，每遇一字，先辨其聲韻，然後按表檢出可用之上下字。

二、據反切求字音 士子非專於是科者，對於廣韻經典釋文等書反切，或可不過問，而於檢查字典一事，則在在需要。茲就關於此法最普通者，列述如左：

(1) 理解法 此法為前類所述同法之倒用，茲不贅述。

(2) 拼合法 即將反切上下二字，疾讀之以成一音，例如「同」「徒紅切」·「蛩」「渠容切」之類，惟此法除對於一部分合音者外，皆不適用。

案此法用者頗多。蓋由於以反切為連讀二字而成一音，等於歐文拼音之理致誤也。

(3) 記憶法 此法為前類所述同法之倒用，茲從略。

(4) 檢查法 此法現有最普通之二書，可資應用，舊者如切韻指掌圖，新者如注音反切直圖。每遇一字反切，如不知當讀為何音，可按法（法詳兩書）檢查，即得應讀之直音也。

六 解蔽

本篇所論，兼及反切之缺點與改良，蓋以不知其真正缺點之所在，固不足以言改良，倘已知

其缺點而不能予以改良，亦屬空言無補。是以先抉缺點之大要，採摭前人改良諸說，依次述評，以冀對此法得一正確之認識與相當之修正焉。反切之缺點，說者雖多，歸納之可爲二類：

一、用字方面 反切之上下字極不調整，茲揭其弊如左：

(1) 凌亂 反切用字，異常凌亂。蓋以東漢時作反語者各不相謀，故用字未能畫一，錢氏曾論述及之。且卽一人所用之切語，亦先後各異，如章君太炎云：「造反語者，非始叔然也。叔然承襲舊文，體語已有數家，故反語上字無定。見於爾雅者，如九遇，居衛，古貴，一類分用三字；苦穴，尤縣，虛貴，去貧，一類分用四字；五果，五補，中蒸，魚句，一類分用四字；大才，徒答，一類分用二字；直略，大耕，一類分用二字；如羊，人垂，汝均，一類分用三字，是叔然一人所用，已非畫一也。」如此之類，所在多有，試一檢經典釋文，當可明其梗概，茲不備引。

(2) 繁複 反切用，理貴簡少。乃自漢魏以迄隋唐，作者用字既未能畫一，述者又非悉循舊切，以致日趨繁多，不可董理。今就廣韻一書考之，反切用字，上字有四百餘，下字有千餘，學者欲熟記之，已夏乎難矣。

二、讀音方面 反切上下字之讀音，亦有二弊，茲揭示如左：

(1)不確定 反切上下字自身讀音，向無確定標準，常隨時空而異。如古之切語不合於今，甲地切語不通於乙地者，多有其例。

(2)不單純 反切上下字之讀音，極不單純。上字標聲而有韻，下字標韻而連聲，遂致不能連讀以成一音，嘗爲一般使用反切者所病焉。

以上述反切之缺點既竟，當進而研求改良之道，茲先舉前人之論著如次：

一、修改用字 作此種工夫者，有三書足爲代表。一曰集韻，一曰類音及音韻闡微，前者方法有二：上字兼標四聲，即將上字四聲與所切字四字不諧者改正之，一也；上字兼標等呼，即將上字等呼與所切字等呼不諧者改正之，二也。後者方法亦爲二：上字統用支、微、魚、虞、歌、麻等韻之字，以此數韻之字收音於喉，所謂陰聲字也。即發音學中所謂單純元音者，此其一；下字統用各韻中影喻二紐之字，以此二紐全爲喉音，即發音學中所謂韻母者，此其二。(例詳原書茲不備引)

二、整理用字 此說以錢氏主張爲最具體。於其所著文字學音篇會云：「如依吾儕之私議，

則四十一聲類卽爲指定之反切上一字，而下字則於每韻每類中專指一字亦可。譬如德當都丁，同屬端聲，吾儕但指定一端字以表明上一字；紅翁工空，同屬東韻，吾儕但指翁字以表明下一字，則「東」「德紅切」，可改爲「端翁切」，而其實無毫厘之差矣。按如上所論，用字可減去十五分之十四，紐四十一，韻攝七十呼，每紐每呼各取一字，以爲反切之符號，都凡一百一十字。如此以有定之符號，可切無窮之文字，學者祇須熟記符號百餘，便可盡識所有漢字矣。

三、改良切法 主此說者，爲江永音學辨微，創所謂「借韻轉切」之法，如「德紅」切「東」，則呼曰德丁顛東；「戶工」切「紅」，則呼戶形賢紅等，此等丁顛賢紅雙聲字，據近人張世祿云：本於自古相傳之切字要法，在使連呼不同韻之雙聲字，心注於聲母，而下一字不復讀出，惟心注於收音，自不知上字有韻，下字有聲，爲之梗塞矣。

四、改用符號 言反切改良者，向皆就本體變通之，未有敢於棄漢字而別采符號者，殆至近世，始有創議改用部類之注音符號者，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也。其說若曰：前賢所謂改良反切，均囿于字體，不能澈底祛弊，倘改用注音符號，一切困難立解，如「模」「莫胡切」，可改爲「ㄇˊ」；「黎」「郎奚切」，可改爲「ㄌㄨㄛˊ」；既無聲韻扞格之弊，又收語音統

一之效，反切之改良，莫善於此矣。

觀右述反切之缺點，及諸賢改良之主張，竊不禁有說焉。奚爲分陳如次：

一、改良反切須認清目標 居今日而研究反切，目標不可不辨，偶一混淆，誤謬難免。質言之，改良反切，究何所爲？考古歟？抑博今歟？治學歟？抑通俗歟？蓋考古與博今，治學與通俗，目標不同，方法亦異，此言改良反切者，不應或忽者也。

二、改良反切須各適其宜 吾人研究反切，如爲考古，僅明晰其原理與用法足矣，縱有些許不便之處，亦屬莫可如何之犧牲也。如爲博今，自應進一步謀改良之方。吾於此亦分兩途：卽爲治學，抑爲通俗，宜分別視之，反切爲治學之必要工具，以精確完密爲上乘，據舊反切而精加整理，可當其用，整理之方，可酌采前述改良主張一二兩項。至於爲通俗，使大衆易知，易記，易用，注音符號自可勉強備用，雖有不甚精密之處，其對於一般人影響尙小，且亦無可如何也。

歸納言之，反切缺點雖多，改良之困難亦復不少。若音韻闡微所謂上字改用陰聲，下字改用影喻二類字之法。遇「江」「諄」「臻」諸韻無影母，「模」「佳」「皆」「灰」「臻」「殷」「魂」「寒」「模」「刪」「山」諸韻無喻母，則亦計窮矣。竊以倘爲治學而言，反切



化學學生

第二期

1937

煤炭液化之概觀.....	葉喬
化學工業改進與國家地位及農工業之影響.....	魏文悌
液化烟煤的問題.....	葛毓桂
定性分析淺說(續).....	尹致中
中國海藻中碘之含量.....	張長生
重氫之有機化合物.....	光遠
肥料淺說.....	黃燦梁
酸根的系統定性分析法.....	何家珩
光氣(phosgen).....	蔣時聰
原質之分類史(續).....	邱佩珊
三氯化銻在烟霧製造上之應用.....	胡慈顧
固體火酒構成之研究.....	萬揆平
固體酒製造之研究.....	彭振炯
絲之精煉與漂白.....	劉襄羣
書評.....	鄔保良
編後.....	編者

武漢大學化學學生社編輯委員會

本期定價二角六分

稍加整理，猶不失為一種精密之工具，至於為一般人謀，固多扞格之處。然現有之符號，(即注音符號)已可作輔助之利器，此後對於反切，正不必再有「蛇足」之議也。

唐代小說發達的原因及其特色

李 高 者 羽

(一)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右列是引洪容齋所說的話。的確，小說和其他文學的發達一樣，到唐代已達於絢爛之域。從前漢魏六朝的小說，不是神仙志怪，即是宮闈情話；瑣雜的記載居多，少有整段的敘述；自然很難談上有文學的意味，實不能算是真小說。到了唐朝，小說雖多短篇，然以其故事新奇，情節悽惋，文筆典麗，不僅盛行於當時，且為後來詩詞戲曲家們取材不絕的寶庫。這就是唐代小說——傳奇文的最大成功。儘管後來的人們，談到唐代文學，不是捧出起衰振靡的韓柳高文，就是推崇千古準則的李杜詩篇。原因固由於唐代小說多為文人茶餘酒後舞文弄墨的

產物，仍未達到爲小說而寫小說的境地；不過唐代小說的發達，足以宏往開來，確爲不可否認的事實。

本來小說的起源，是根源於古時的神話傳說，在世界任何國家，發源都是很早的。不過漢族的性格，是極重實際的，只知道重農桑勤紡織爲利用厚生之本，排斥空的理想，所以中國古代的神話小說，很難保存到現在。加以孔子是純漢族文化的代表，平生是不談怪力亂神的。天命二字，他更不大談到。因之他的弟子們知道他的性格，平素也不用這些問題來難孔子了。所以在孔教勢力統治下的中國，是難容有一切漫誕無稽之說遺下的。這種統治，尤以漢代爲最甚。我們只能從道家雜家書中，找出一二神怪的小說。唐代孔教勢力，雖仍然繼續存在，社會情形已漸趨複雜，思想也極自由，文筆也極生動，小說的成就確能「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但是小說至唐，何以如此的發達呢？其中自有直接間接的影響，蘊釀許久才實現的。本文所要說明的，就是關於發達的原因方面，加以闡明；再叙及其特色。

(一一)

小說在古時，稱爲小道，無關國計民生，是文人所不屑爲的；縱有少許作品，大都隱名發表，或假託不同時的人的名義，是不願署自己的真姓名的。漢魏六朝小說，多是如此。漢魏

尙黃老，舉世清談，重忌諱，當時社會大都受神鬼的支配。六朝的小說，亦不外是。其人生觀，亦受佛教的影響。他們作小說的目的在於傳信，因為他們是相信陰陽鬼神的，只求做到志怪記實就算了事，絕不顧及到技術上的好壞。所謂「咸以寓言爲本，文詞爲末。」唐人的小說，則注意到寫作方面，事情儘管是平凡無奇，然經過他們思考與描寫後，仍不失爲動人的好作品。所以唐代的小說，根本與以前的不同。究其原因，當不外如下列所舉數事：

一

唐代開國，文治武功，皆號稱極盛。各君主即位之後，太平無事，於是注意到賢能的任用和文士的甄拔；所以對於國家的考試方面，多有所改訂。唐代以科舉取士，重詩詞，就是這個原因。當時的君主，多以儒雅自命，求賢若渴；對於考試，非常認真，常親定去取。蘇鶚杜陽雜編說道：

「上（指代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止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門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徧示羣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當時君主的愛士之勤，已可想見了。不僅代宗如此，文宗也是相同的。蘇氏書中又說道：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

國家有此好賢愛士之主，天下之士，有不景然從風的嗎？「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君主既然雅愛文學，當時文人學子，自然夜以繼日，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的研究，以求博得龍顏的一粲。何況當時又以詩賦科登進士者爲最榮譽呢？隋時薛道衡有「空梁落燕泥」詩句，被煬帝所害。王胄有「庭艸無人隨意綠」詩句，也不容於煬帝而致死，以與唐代君主文人的相得來比較，實判若霄壤，可見文人之生，也有幸有不幸了！

因爲君主的竭力提倡文學，所以當時文人，平日多事習作，以便他日應舉之資。於是有所謂「行卷」與「溫卷」的名目，其中多爲促進小說的原素。在唐代小說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詳情下節中當提出討論，茲不贅。

二

時代背景，這也是促成唐代小說發達的一個大原因。唐代是佛教道教的勢力並盛的時代。當時的君主和小民，都迷信了一種宗教，作爲精神寄託之所。先就君主來說吧，玄宗是寵任道士的，他曾經假方士去尋覓過他的最寵愛的貴妃。憲宗信仰佛教，當時爲了迎佛骨一事，

不知受過多少人的諷諫。臣下方面，李林甫身爲宰相，權傾一世，感道士之以術指引，亦不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見李林甫外傳）有了道佛諸教的思想相融合，於是就有神怪故事的發生，神怪小說就是因此而起。唐代自武則天作女皇帝後，當然女權方面是提高了，男女之間，也較爲自由；尤其在當日的女道士方面，更爲放縱，戀愛之事，時有所聞。因之作爲寫小說的好料子了。此外藩鎮的跋扈，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唐代中葉以後，藩鎮擅權，擁兵自衛，屢抗王命；明爭暗鬪，猜忌極深；於是各蓄死士，以爲自衛殺人之用。所以俠士豪客，曾橫行一世，加以佛教道教神仙故事的煽動，忽然而去雲時而還的半仙式的傳說，居然深中人心：像元和十年，平盧節度使李師道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開成三年，宦官仇士良使盜刺宰相李石，馬逸而脫於難。這都是真憑確據的事，載入正史的。於是劍俠小說，繼此而起，蔚爲大觀。時代的背景影響於文學作風，其重要有如上述。

三

唐代既有君主的提倡與當時環境的變遷，小說方面，不能不有進步，已略見前說。然而因當時文人的刻意爲學與有意爲文的努力，使小說更加發達，是尤不可磨滅的事實。唐代文人，是極虛心求教的，對於某種學問有了愛好，必定尋師訪友，以求滿足他的求知慾，所以在

唐朝受業生與受知生的敬重師長是相同的。關於受業生對本師的敬重自不待言，即門生對於座主，也極盡其弟子之禮。儘管貴為將相，晉謁座主時，必克盡弟子之職；座主亦不迎不送，儼然以師自居。（見費補之梁谿漫志）他們爲什麼要敬重當時聞人與學者呢？實因一般名公學士，直接間接之間有左右文壇的魄力的原故。文人們求名心切，所以努力寫作，故弄筆墨。胡應麟筆叢三十六說得很好，他說：

「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

其云「作意」與「幻設」，即有意爲文之意。因爲如此，所以「行卷」之風盛行——即文人將平日所作之文，作爲投謁晉見之用。此外亦有專送給主考看的，其中雜有小說，謂可以觀人的真品行，謂之「溫卷」。趙彥衛雲麓漫鈔有云：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贊，今有唐詩數百行於世者是也。」

當世人的作小說，可見出自有心，並非無意了。我們再看唐無名氏輯玉泉子中記楊希古一段

故事，更爲有趣。

「楊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其文以投丞郎。丞郎獎之。希古乃趨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爲希古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銜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頹波矣。」……」

上邊所叙的雖是在暴露當時文人的醜行，然而實足以反映當時文人之刻意寫作，假文以求名也。不過自欺欺人者，總算少數；唐代小說名家，確爲一時的上選：如元稹陳鴻楊巨源白行簡段成式韓偓輩，都是有名的才子。加以他們能針對社會描寫，無怪唐代的小說的發達要超出曩代了！周愚峯序唐人說蒼有云：

「蓋其人本擅大雅著作之才，而託記於裨官，綴爲卮言。上之備廟堂之典故，下之亦不廢里巷之叢談，與閨闈之逸事；至於論文講藝，裨益詞流；志怪搜神，洩宣與府；窺子史之一斑，作集傳之具體，皆在乎是。」

四

釋典傳入中國，始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初僅有口授，未見譯本。桓靈時始有翻譯，然大都

由西域僧口述，本國僧筆錄；語言不同，記錄的人，又多不明教義，謬誤甚多。晉代口授者，已能通漢語，筆述的人，亦深通佛理，然仍與原本歧異處甚夥。後玄奘法顯繼起，親往西域，深研彼土教義，習梵文，得原本典籍歸本國，重加譯述。當時翻譯經典的動機，雖是在於傳播佛教教義，與近代為文學目的而譯書自然不同；然其間亦有關於文學方面的書籍：如龜茲人鳩摩羅什所譯的維摩詰經，就是一篇富有興味的長篇小說。法華經也多是寓言，與漢人的神仙故事小說，大旨相同，這種外來的影響，在唐代思想史與文學史上，佔領了極重要的區域。中國文學向來是缺乏想像力的，而佛教本身就是最想像的，所以譯出的經典，對於漢文學有極重大的影響：像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都是富有小說意味的純文學作品。究其來源，不可謂非譯經之力。

五

除了翻譯佛經因而增進思想與發展文筆作為寫小說的最好工具之外；還有直接襲取佛經及印度故事作為小說者，亦屢見不鮮。（見胡懷琛中國古代小說與國際之關係一文，載世界雜誌一卷四期，）他覺得晉唐人所作的小說，凡關於神怪方面的，往往有竊取佛經與印度故事的嫌疑。譬如唐人鄭還古所作的杜子春傳，本屬於神仙志怪一流的作品，然與大唐西域記中

烈士池一段，內容大抵全似。（杜子春傳見唐代叢書；文長不錄。）內容是叙杜子春落魄無依，徬徨道路。一老人察其情，遂與以錢。旋用罄，老人又與之，至於再三。後子春從老人言，於是買田置宅，救災卹鄰，定期與老人會談。及期，同登華山，老人則黃冠絳服，持白石三九酒一卮，令子春食。食畢。面壁東向坐。戒子春曰：「慎勿語，即遇有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所爲，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一心念吾所言。」果而百怪俱集，天地變色，子春皆不爲動。最後因不忍觀其二齡幼子，碎頭慘死，愛生於心，遂不覺悲痛失聲。道士鍊丹亦毀。烈士池中所記係云：在一池傍有一隱士已得仙方，遍尋烈士。後於城中遇一人，悲號道側，隱士乃慰問之，知其貧，與以金。後旋化盡，無力歸還，隱士又與之。烈士由是感激，欲報其恩。隱士乃命其屏息勿語，旋遇許多可驚可怪之境，烈士均不爲動。後亦因不忍見其子之被殺，遂失聲，事亦未成。杜子春傳全與此中情節同，不過一係作人之妻，一係妻人，其他微有出入耳。杜子春傳且多方渲染，文筆曲折，乃唐代一班文人用筆的慣技，他們的特長也就在此。

原來文中襲取佛教故事，來源甚遠。在陳承祚作三國志時，已雜糅有外來故事：魏志卷二十鄧哀王沖傳中稱象故事，頗與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一棄老國緣中故事相同。又

魏志卷二十九，華佗傳中破腹剝心治病一節，與後漢安世高譯捺女耆域因緣經所載神醫耆域諸奇術，如破腸還肝劈腦出蟲等，與華陀手術不異。其二人遭際符合，亦不無襲取之嫌。（見清華學報六卷一期，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則唐代小說之因襲佛經故事，作為發達的原因，不為無因了。

六

從文體方面說，唐代小說是志怪的演進；而志怪的來源，勢不能不承認是受哲理文中寓言的影響，我們看過穆天子傳山海經諸書，便可知小說和傳記的關係。更看海內十州記神異經諸書，不難明白這些事實是出於哲人的寓言。所以傳記亦得稱為小說的淵源，是漢魏六朝小說之所祖。唐代的小說就是隨着六朝志怪等書而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所不同者，六朝的小說結構簡單，文筆樸質。唐朝則「施之藻繪，擴其波瀾。」而已。

七

此外唐代的古文運動，也是小說發達的遠因。所謂古文運動，是對魏晉以來駢麗文而言。因為文學到了唐初。專事浮辭，綺靡不堪；文人思想，多為筆下所束縛。所以陳子昂崛起，即以改革齊梁風氣的首倡者自命，看他與東方左史糾脩竹篇敍中所言，即可見其抱負。李白繼起，也是一位復古的健將，雖不無影響，然皆不及韓昌黎的復古力量的偉大。韓氏在唐代

復古運動史上的成功，實為不可磨滅的事實。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即說道：

「在唐代則一變六朝對偶聲律之習，而尚單奇尚氣勢；於是文章之美，不在文字上的技巧，而重在合於語勢之自然。……這實是當時「有意為文」（程顥語）的成功。」

古文運動的結果，已足轉移數代的頹風，而其影響更有可觀。當古文運動成功之後，繼起的有人所未料即古文運動者亦未預料到的另一種文體的成功。那就是我們所討論的小說——傳奇文。小說固是附庸於古文運動而起，其成就確不在古文的成就之下。因為他們的思想已可自由表現了，他們表達的工具也完備了，所以牠的發達是必然的。我們看了韓愈以前的王度所作古鏡記為短篇所組成，張鷟所作遊仙窟為近於駢文的體裁後；就可知在韓氏以後的傳奇文，大都是一氣呵成的流利的散文。所以古文運動的成功，也就是小說鼎盛之時了。

八

再以文學的進化的觀點而論，小說至唐也不能不有相當的變動。因為文學本是人生的反映，小說尤其是人生社會的描寫。一時代的文學必與一時代的思想的需要相應。生在老佛空氣迷漫的六朝的人們，思想多半單純，一班文學家，也就伏伏貼貼的在這個固定的範圍內生活。縱有少數文學作品出現，也不過只可取悅於一時，為社會的點綴品，不能稱為創作的精

神。到了唐朝，社會情形日趨複雜，人民需要的，已不是幾段簡單的敘述可能滿足，所以有系統有組織的長篇社會人情小說，是必然要產生的。本來文學的進化，由簡單到複雜，差不多是普遍的原則。就詩文來說，假若沒有「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的詩，怎能有陳子昂、李太白諸人復古的成就？沒有六朝靡極之文，怎又能產生「文起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同樣有了六朝的志怪，必定要有較志怪諸作品更爲繁複更爲優美的小說文出現。牠固然不一定是到唐朝就發達的，不過總有成熟的一日，說不定會延遲到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未可知。唐朝小說的極盛，因時機已熟，不得不發達。「雖有大力，莫之或抑。」何況當時又極力提倡創作呢！

(三)

我們在上篇中，已經可以知道唐代小說的作法與時代背景，根本就與漢魏六朝的小說不同；他們的成就，也非一般人所能預料到的。然而唐代小說的長處，究在何處？爲什麼人們都異口同聲的讚揚牠呢？這是我們所極欲知道的問題。不然，唐代的小說拉雜的談了一大篇，連他們的長處都不能說出，這未免有點好笑。所以現在提出的，就是要明瞭唐代小說的特色，到底如何。

先就寫作的技術方面來說：除了內容精警之外，文字優美，描寫生動，是唐人的特長，是小說中操勝算的祕訣。前面已經說過，唐人是「有意爲文」與「作意好奇」，自然不能不在文筆上簡練揣摩了。所以寫出的小說，文筆都是極美的，極自然的，而極生動的。情節方面：多半是寓有背景的，刻意的諷刺。在作風方面，此王充所謂：

「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也。」

在應用方面，此又王充所謂：

「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並見論衡佚文篇）

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亦謂：

「傳奇者流，原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託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

魯迅之說，固謂至當。今試列舉一二名篇以證明之。如杜光庭的虬髯客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皆千古不朽之作。其文筆的優美，描摹的生動，實令人嘆服。虬髯客傳中有云：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倚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

只此一段，文筆靈健，已可概見；敘述簡潔，如見其人，誠不世出的佳作。霍小玉傳的描寫，也不讓於虬髯客傳，今節其小玉死前一段文字於左，文云：

「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辭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

這真是一段悽怨的文字，閱之幾令人淚下。他的描寫的能力，信非一般人士所能及了！其他柳毅紅線諸篇，亦是特出的作品。紅線傳明梁伯龍依此作紅線記。胡元瑞評之曰：

「唐傳奇小傳，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筆墨變化，波瀾曲折；文章趣味，均居上品，此唐人小說之所以不朽！

除此之外，能擴大目標，也是唐代小說特色之一。亦即魯迅所謂「擴其波瀾」之意。大抵以前文人作小說，大都是志怪與明因果，老實的寫出。因為他們的目的，在於傳信；所以他們的記述，說甲就是甲，寫乙就是乙，多缺乏幻想力。也許因當時社會環境還不容許有這種幻想故事存在的原故吧？！

唐朝文學革命，已有相當的成功。文人的眼光，已較前擴大了，他們具有透視的眼光，再不像從前只顧表面而已。這是認識事物甚清的原故。目標擴大了，意思也就深刻有味。如陳鴻的「辭意慷慨，長於弔古，追憶往事，若不勝情。」（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唐代傳奇文）他之所以長於弔古者，即能認識深刻，目標遠大的原故。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本屬記夢的平凡文筆，然而他的寓意極為深刻。記中說道：

「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主人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此種推波助瀾的意想，在歛慕功名的唐代，實屬僅見。因當時的人們富貴心重，不惜犧牲

一切以求名。故特假夢境以說明人生不過如是，功名富貴，不必強求，足以警惕貪得妄進的人們，這都是能擴大目標大胆描寫的作品。

擴大目標，推波助瀾的描寫，也決非倖成的。他必要有滲透人情的經驗，物我俱化的心境，纔能得小說的神髓。日本的小說，在明治初年，還只是一種教訓諷刺勸善懲惡的小說。坪內逍遙首先排斥，獨倡一種深通人情，作意描寫的小說。（見周作人日本三十年小說之發達，載新青年五卷一號）他作的小說神髓中說道：

「小說之主腦，人情也。世態風俗次之。……穿人情之奧，著之於書，此小說家之務也。顧寫人情而徒寫其皮相，亦未得謂之真小說。……故小說家當如心理學者，以學理為基本假作人物，而對此假作人物，亦常視之如世界生人；若描其感情，不當以一己之意匠，逞意造作，惟當以旁觀態度，如實寫出，始為得之。」

唐代的小說，就是合於此種理論而作，所以他的特長之處，遠非前代所能及了！

三

上面已經說過，「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小說尤其是社會人情的描寫」，所以一部小說的寫作，成功確也不易。必定要對於社會有深刻的認識，對人生有確切的領悟，方能入手。不過

中國小說的通病，都只能將某時代的情景，或某人某事的經過，不加批評的敘出；而對於某時代環境的不良，人民的痛苦，不能有澈底的改進，或作迷途的津梁，示人以今後的出路。本來在小說中指示人生的出路，西洋小說最爲普遍，中國的小說家，尙少此種趨勢。如有，則除了水滸紅樓夢等名著外，要算唐人小說中的一部有此種創始的表現。譬如水滸中梁山泊的好漢，他們何嘗不是極有造就的頂天立地的英雄！惟因當時朝政不綱，人民生計日艱，而政府無法拯救；所以多揭竿聚衆，出沒山澤。這種行爲，何嘗又是他們的本意，蓋被迫使然，盜寇也是求生之一法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亦謂：

『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

此種提倡盜寇的小說，他的主旨是否合乎正軌，姑且不論。總之在水滸中，牠已經指示人們一條求生之路了——聚衆革命。

再看紅樓夢中所表現的，無非是描寫大家庭中之種種色色，先之以極盛，後之以極衰，癡男怨女，失意情場；所以最後遁入空門，以求逃却塵網。正如警幻命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中「飛鳥各投林詞」中云：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

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可見人世的繁榮，不過幻夢，還到不如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的真乾淨！所謂「茫茫大地」，「遁入空門」，又何嘗不是示人以人生真諦之所在？此種近於「出世」的出路，與西遊記的不同。西遊記全是佛家取經的故事，雖是仙談，然不與人情接近。溯源而上，惟有唐代小說，如鄭還古的杜子春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沈既濟的枕中記等篇，指示出世的路徑，與紅樓夢略同。此種現象造成的原因，亦不外社會不寧，人生煩悶的反響。如杜子春傳中有說子春「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所以就有道士的引渡。事雖涉於道家玄想，然不能否認此種現象，為失意落魄者的事實。馮夢龍曾評之曰：

「道家云，丹將成，魔輒害之，蓋鬼神所忌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即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夢感，絲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也，七情中名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則耳！」

人能做到「忘情」的境界，就可成爲至人。既無七情幻相存於胸中，則到了極超脫的世界，所爲萬物不足爲我慮了！

次如南柯記，也是以「出世」爲人生的出路的。當淳于棼氏夢爲槐安國王駙馬後，繼長南

柯，遞遷大位，威重當世。最後則忽遭疑忌，使罷歸。既醒。則「見家之童僕擁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處此人事夢寐的幻境，怎不叫人生厭世之想！

枕中記立意與上同。中叙盧生困於場屋，廢然長嘆，有呂翁授之以枕，使寐。即夢見娶妻生子，登科甲，授高位，「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年逾八十，位歷三公。」及病薨。生則欠伸而醒，身方偃臥於旅舍。呂翁坐其傍。謂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可見富貴榮華，全屬子虛，到不如忘情室欲，且落得一生乾淨。人生的真樂，或在於是。

上面三篇小說，都是本此而作。雖近怪誕，然讀後使人功名利祿之念，渙然冰釋，屏除遐想，一身皆輕。牠的宣傳工作，固有幾分魔力。但是看過上面幾篇小說以後，誰也不能不承認牠實有相當的道理。

四

從來談唐代小說的人，大都以傳奇文爲代表。本來，傳奇文爲唐代小說的精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但是據近來燉煌千佛洞的藏經發現，其中多有唐末五代的俗文小說，這是不引爲驚異的。原來俗文小說，自唐代已經開始了。雖在當時，難以普遍，然牠的影響，實非小可。所以我敢於承認，俗文小說，也是唐代小說特色之一。

洞中發現的書卷，雖係宋代所藏，據考證的結果，大都爲唐末五代手抄。如孝子董永傳，

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伍員入吳故事，其中多是韻散文的合體。這種文體，是隨了佛教文學的翻譯而輸入的。這就是被人所稱爲的「變文」。變文的意義，是與演義差不多的，後世通俗小說實出於此。又雜劇中「說話」，亦宋人通俗小說之所祖。

「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蓋唐時亦已有之。」（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又
又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有云：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
可見唐代已有說話者，此種特色，影響甚大。

五

唐代小說極多，今所存者，如太平廣記、唐人說蒼、說郭、稗論、以及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中所載，實浩如煙海，篇目之衆，足以雄視往古。據唐人說蒼中所載，即有小說百六十種，作者近百人。餘可想見。大要別之，不外別傳，劍俠，艷情，神怪，等四類。如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衛公別傳、梅妃傳等，是屬於第一類的。虬髯客傳、紅線傳等是於第二類的。霍小玉傳、會真記、游仙窟等，是屬於第三類的。杜子春傳、南柯記、枕中記等，是屬於第四類的。其他可列舉的篇目甚多，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了。

(四)

唐代小說發達的原因及其特色，已略述於前。牠的影響，更爲重大。雖真正有文學意味的小說，要算宋代纔正式確定基礎，然追源溯祖，總不能忘却唐代小說的偉功吧！ 三五年四月七日

平妖傳夜讀鈔

王 颺

平妖傳原爲羅貫中所作。今本凡四十回，明龍子猶改編本，較之原書全易舊觀，龍子猶卽三言（警世恆言，醒世明言，喻世明言）的作者馮夢龍，今研究夢龍著作者。以北大教授馬隅卿先生爲最，曾輯有墨憨齋遺稿；先生卽藏有平妖傳之萬曆唐氏世德堂刊廿回本。今所論者，卽指墨憨齋改本，非羅貫中原作也。

夜坐無聊，喜覽中國故舊小說，每有所得，輒筆記之。平日尤愛讀平妖傳，條錄甚多，愛書及人，愛人及書，因輯而成篇，名曰「夜讀鈔」。

一

夢龍吳縣人，字猶龍，號墨憨齋，喜屬名龍子猶（殺狗記卽題龍子猶改訂）。

是書有張無咎序，序文說：「羅貫中之平妖傳……余昔見武陵刻本只廿回，開卷卽胡員外逢畫：後來全無施沒，茲刻回数倍前，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原名三遂平妖傳，述宋王則造反，妖人胡永兒勝姑姑佑助，文彥博討平之，文部下有馬遂李遂爲將，則部有彈子和尙者，因見則謀不軌，化身爲諸葛遂智反助文，所以叫「三遂平妖」，原書實無可取，夢龍在第一回胡員外觀畫前添十五回，中間又插入五回，便完全改觀。

無咎序推崇之云：「備人鬼之態，兼真幻之長……」又云：「全書尤愛其以僞天書之誣，非真天書之體，妖由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作者實用其沽證文筆，寄牢騷于幽默，寫成富於罵人的藝術的文學。

蓋平妖傳之改作，實由于夢龍的對世事的憤激，不過當時原非「言之者無罪」的時代，祇好於「妖卽人，人卽妖」的小說中肆其笑罵。

夢龍思想之一般，及其對當時社會之憤憤，實明白如畫，夢龍自己一開端卽表出所以改寫平妖傳之意。在第二回，袁公道！

「……往時常恨着世路狹窄，每每在一封束帖，一篇文字上，坐人罪過。……故借此書以自隱。」

從夢龍所寫的內容論，實可看出不少明代社會情形的寫照。

二

前面引過：

「往時常恨着世路狹窄，每每在一封柬帖，一篇文字上，坐人罪過」……

這是自明太祖以來，屢興文字獄，文人高啓以「上梁文」身受極刑，天下才士，身懷戒心，夢龍首先就感到這一點的痛苦。

歷代以還，祕閣書是士庶所不能瞻仰的，明之永樂大典等內府書，亦自如此，平妖傳在第三回袁公偷刻祕書寫：

「星君：又喝道：『你將祕冊鏤在石壁，是何主意？袁公道：『常聞上帝無私，卻不料有個祕字，既說個祕字，就不該留下文書，即留下文書，便是要流傳萬古；玉帝匣藏，我老袁石刻，同是一般意思。』」

夢龍原是當時反動派，故對皇帝老兒亦不致敬，述祥符天書時（第十四回）：

「張大鵬道：『不是劣弟誇口，仗平生學的道法，只今晚送個天書消息，到皇帝老兒宮

裏去。」

又：

「……真宗天顏大喜，趨下御座，龍行虎步，直到承天門下，驚得滿朝文武，顧不得鴛班鶴序，紛紛地下殿隨行！」

皇帝老兒下殿，混亂了朝儀，不成事體；按世宗時，各處建醮，連日夜不絕，尊禮道士，授官少師。正一真人張天師的封號，萬歷而後，其封終明世不替。不過夢龍在萬歷後，時道教略衰，所以敢大胆地描寫。

明季政治敗壞已達極點，從夢龍筆下可見一斑：

描寫胥吏的敲詐，第十七回朱大伯的話：

「記得前村王婆家，養一窠小豬的前面兩隻脚，全然像個人手，被保正知道，報了州裏，說民間有此怪異，州裏差幾個公人押了保正，到了王婆家，要這個豬去審驗，這夥人到時，要酒要飯，又要詐錢；連母豬都賣了送他，還不夠用……」

第十回石頭陀夜鬧羅家嘍，死了兩個人：

「……老婆子說：「等他差官相驗，順便就帶口棺木下來盛殮；省得過些時候被作公的

看見，又造謠生事。」蛋子和尙道：「聞得縣令是個賊官告訴他怎的，要埋時，自家埋下便了。」

甚至於縣官令與道士爭利，蛋子和尙問到城隍廟的頹敗原因，那道士紅了臉答道：

「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莫說別件，只道城隍廟裏，不論月大月小要納還他香火十貫，不足數時小道還要賠補；若布施些米料在這裏，縣中便來取用了！」

第十四回說官吏捕盜的敷衍：

「行海捕文書，各處弋獲奸人張大鵬，因此張大鵬又向江湖飄蕩，改名張鸞，……常言道好：「官無三日緊。」過了幾年之後，這事便懶散了。」

第十七回說禁屠：

「縣令道：「不瞞先生說，只爲求雨一事，有三個多月禁屠，下官只是蔬食，要鮮肉却不方便。」張鸞笑道：「官府禁屠，從來虛套，官禁私不禁，只好作成公差和里正。」

同回：庫吏要分那放在城隍廟的一千貫錢時便說：「大家分，若官府問時，只說城隍爺收了，那裏查帳。」真是調侃不淺！

當時朝廷官吏上下欺蔽，又如建文之事，至今傳疑，故第六回：

「天后道：朕甚惜駱賓王之才，獻俘之時，聞有他首級，竟不忍視之，誰知首級是個假的，駱賓王却逃去爲僧。從來做官的欺騙朝廷，都似此類！」

全書寫聖姑姑，胡永兒，張大鵬等人之神通，多本乎當時白蓮教之傳說，夢龍生當萬曆中及于清初，曾經山東白蓮教之亂，又流寇亦漸盛，故他改寫此書，於此點也有關係。

三

「袁公說：「世人多半是有名無實：」這也就是夢龍對於世人觀察的批判。

夢龍對於人情世態的描寫，實極盡笑罵：如第三回釋狐媚：

「人有見他美貌華裝，又自巧言善笑，不親自近，便無不顛之倒之，中心好之，又說：

「無狐不成村」……」

十二回：

「楊興領了家主之命，連夜收拾，他老婆見了大包銀子，抵死纏住，要他做件新布衫，買朵翠花……」

「楊興路上吞薑呷醋，苦苦省縮，……一去一回，還想落些兒留在腰裏做私房。」

寫無地可容這般猥瑣人物！

第五回寫賈道士着色迷，挖苦道士不淺，第七回上山求香婦女不肯施捨，極寫一般社會人情。

又寫名醫走動官府，嚴半仙在知州生日便先去拜壽。

嚴半仙的管家罵求藥的婆婆：

「你這老乞婆，好不曉事，這般與你講明了還要歪纏做甚；你便有奇症，料今晚也不會死，就是皇帝老官兒敕旨宣召，好夕要等明日動身，便死了，只當少了一隻老母狗，惹惱我家老爺寫個三寸闊的帖兒，送你到世守胡公處，只怕病到病不死，打到要打死！」

足見御醫管家利害。

寫人情又如十回慈長老養蛋子和尙，述慈長老徧愛，見人說孩子不會哭，長老便道：「是不哭的孩子好養：」

丑漢對蛋子和尙說：「自古道，欺一壓二，後日慈長老去世，還要在他們手裏討針線呢，思前思後，總不如耐氣爲上。」

十二回寫和尙：

「居和尚本不戒葷酒，因見連日楊巡檢四門奉齋，只得假做吃素！」

第五回又寫出門人缺錢鈔的苦：

「客商出門便有許多費用，就是日裏一碗稀粥，夜間一條草薦，若沒有錢文錢鈔在暖囊裏也盼不到手，說到此處，反是畜生便宜……」

至於夢龍指狐精所道：

「大抵你們將獸假人哄弄愚民，上無超影度世之學，下無驚天動地之術，一旦數窮命盡，鷹犬皆爲勁敵矣！」

則應是對某種人而言的牢騷了。

四

平妖傳反以反神道思想爲最顯濃，於此可知夢龍對一般迷信所持之態度。

第七回，楊喜拜佛：

「聖姑姑；他是多年狐精，變人變佛，任他妖幻；」堪笑世人無法眼，認爲菩薩且皈依。」

「：從此華陰一縣，都傳說楊巡檢家，供養活佛，論起理來，他也仍求於人，受人供養，到底有見識的咧少！」

第十回蛋子和尙與道士談心：

「卽然神道又靈，爲甚廟宇怎般頹廢？……」

老道說縣令勒索香火資，所以門內廊廡都無力修整；又說

「他（指縣令）帶了幞頭，神道也成了他的勢力所在，所謂威靈顯赫，也只小百姓身上做工夫，撞着當官的，便無報應……」

十三回：調侃聖姑姑：

「：老媽媽看着癩子說：「此位便是令郎癩法師麼？勝姑姑與賢菩薩恁般識熟，何不央菩薩吩咐天醫醫好了這隻腿？」」

十四回朱能與張大鵬假作天書，作者根本認這些所謂天書祥瑞爲無稽，自不待言。

夢龍也不迷信古書所傳道術之類，第十回寫蛋子和尙念抱朴子載：「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取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不溺。」

恰巧內鄉有丹水，他便去了，到了夏至前十日，便雇了船，到水面候至夜深，丹魚浮起

，捉來剖開，血塗漁翁足，漁翁便真個望水中跳，只聽撲通一聲，沒頭至下，漁婆叫起屈來！

和尚嘆道：「古人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世人傳留法術有假無真！……」
這些也就是作者要說的話了！

五

最後，我們該知道作者處世積極之態度：

「蛋子和尚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學些本事，作些功業，揚名于萬代之下，似此一坏黃土，誰別個賢愚。』」

這是和尚盜天書時的話，又道：

「：既到此間，怎生退避心？死生有命，怕他怎的？」

「：一遍生，二遍熟，再等來年！」

十一回蛋子和尚訪聖姑和尚念道：

「：守株待兔，料是無益，：」

夢龍的志概，頗可表現于此數語中，他想努力進博不朽事業。夢龍畢生努力於編著。在當時實為思想進步的人。

夢龍通俗文學建功匪淺，對於詞曲小說致力尤深，思想也不偏于儒道佛經一家，我們看本書第一回中：

「……袁公窺書，覷着許多儒字號，口中喃喃道：『那秀才買賣，莫去纏他。』又指佛字號道：『那黃臉老兒，也不好相處。……』」
就可以略知他的態度了！

夢龍所編書如古今談概，智囊及智囊補，笑府，山歌等，明清話本復活實由于所作三言提倡。

所作劇：萬事足，雙雄記，均本色當行，也同其他書一樣寓有教訓意味的。

墨憨齋重訂戲曲甚多，如袁於令的楚江清，改訂之殺狗記，風流夢（改牡丹亭）等十餘種，頗為時所重。

讀平妖傳更應知馮氏原為愛國烈士，清兵入關曾奔走作愛國宣傳，分佈所刊小冊子，唐王即位，任為壽寧知縣，竟死難！

平妖傳今坊間多刊行，而原本反罕見，今僅就前十五回論列之，以略窺識此一代才子。有人認爲無聊，我祇好回答，平妖不是一部一般亂談神鬼的小說，並且我願意知道改寫者的思想！

三·六·三·舊作·

克洛采及其哲學	胡稼胎
學習的行爲	王鳳崗
清初實行派的哲學	范壽康
心理學與軍事(續)	高壽康
本能對於教育上之意義	魏澤馨
辯證觀與機械觀	楊樸菴
厭世主義述評	吳佩
唯物論概述	周繼頤
自由、不決定與價值	劉慧珍
希臘三哲的教育思想	吳流清
學生集中訓練的探討	徐翔之
五年來的國難教育	止舟

日一月二十年五十二國民
 版出會學育教學哲學大漢武立國
 角二幣國 價定冊每
 部版出學大漢武立國 處售代總

閱微草堂筆記的檢討

毛 幹

因爲有家歸不得，寒假只好仍住在校裏。並沒有計劃對於任何功課想作較有系統的用功，於是就胡亂的看看小說，先是翻了幾本俄國的小說，心境太不安寧，直譯的東西又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說的「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來尋找句法線索的位置。」真有些吃力，於是就拋開，轉個方向來看紀曉嵐著的閱微草堂筆記。這是在各種筆記小說中比較最有價值的，凡是愛好筆記小說的人誰都知道牠刻露世態，無微不至，描劃人情，有色有聲。而且文字簡明老到，寥寥數行，輕描淡寫，就委婉曲折的說明了一篇內容複雜，情節奇離，叫我們縱化三上五倍文字還鬧不清的故事。這使我覺得非常有味，竟忘懷一切，從溧陽消夏錄起，至汝侂的附錄止，好好翻了三遍，似乎對牠有點膚淺的認識，於是引起了我来寫這篇東西的濃厚的興趣。

首先，我要嚙嚙的對於作者的生平事略與家庭環境在這裏加以介紹：

作者名昫，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少時就聰明絕頂，有過目成誦的才力。父容舒，曾任姚安知府，精通詩律，頗有著作。兄紀昭，乾隆進士，曾任內閣中書，也著有五子書毛詩廣義，養知錄等書。他既生長這樣富有文學氣氛的美滿家庭中，加以天賦特高，肯克苦努力，又得好友戴東源等的攻助，遂成有清最高深淵博的學者。事略，除從筆記內可以另碎的找到一點外，參考了國朝先正事略，和他的文達文集和其他有關的書籍，可得其大要，爲便於閱覽起見，就機械的排在下面：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六月十五日生於直隸獻縣

乾隆一二年（一七四七）二四歲 領順天鄉試解額

一九年（一七五四）三一歲 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二四年（一七五九）三六歲 典試山西

二五年（一七六〇）三七歲 分校禮部

二七年（一七六二）三九歲 分校順天鄉試提督福建學政

二八年（一七六三）四〇歲	遷侍讀父憂歸服闋補侍講
三一年（一七六六）四三歲	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坐泄漏蓮使盧見
	曾事謫戍烏魯木齊
三六年（一七七一）四八歲	召還授編修
三八年（一七七三）五〇歲	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館書局十三年
四一年（一七七六）五三歲	擢侍讀學士
四四年（一七七九）五六歲	擢詹事晉內閣學士
四七年（一七八二）五九歲	授兵部侍郎
四九年（一七九四）六一歲	充會試副考官
五〇年（一七八五）六二歲	晉左都御史
五一年（一七八六）六三歲	除禮部尙書
五二年（一七八八）六五歲	賜紫禁城騎馬典試會試，爲宗憲五年長禮部三年
五四年（一七八九）六六歲	作灤陽消夏錄
五六年（一七九一）六八歲	作如是我聞

五七年（一七九二）六九歲 作槐西雜記

五八年（一七九三）七〇歲 作姑妄聽之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七五歲 作灤陽續錄

十年（一八〇五）八二歲 調禮部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小保國子監

本年二月十四日卒於位，諡文達。

本來從乾隆到現在，只不過二百年，曉嵐爲一代名儒，事略很易考查，我可以不必把這樣年表式的東西放在這裏，因爲他的筆記裏許多小說故事，隨興寫來前後排列並無次序，而和他的事略却很有關係，故附在這裏，以便「好事者」的參考。

二

其次，我們看看作品的內容有些什麼？除灤陽續錄後面的附錄是他不幸短命死的兒子汝侂所作外，其餘灤陽消暑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記，姑妄聽之，灤陽續錄都是他自己所作的。乾隆五十四年，他正任四庫全書總纂，因編排祕籍到熱河，小序云「役於灤陽，時校理久竟，……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成灤陽消暑錄。後嘉慶三年又到灤陽作灤陽續錄，也無非「追錄見聞，憶及即書」而已，與灤陽消暑錄同樣是「街談巷議」但兩書所談者

不限於當時，差不多上下幾千年，無所不談，所議者也不限於灤陽一地，中外數萬里，無所不議。作灤陽消夏錄後，自云「曩撰灤陽消夏錄，屬草未定，遽爲書肆所竊刊，非所願也。：有以新事續告者，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因爲是「續告」「舊聞」，故名曰如是我聞。槐西雜記是被貶在烏魯木齊時作的，故多載我國西方人情風俗特殊的事。因爲他的辦公廳旁有座「槐西老屋」，公餘憩息其間，故這時所作的東西，稱爲槐西雜記。以上各種，記叙較多，惟姑妄言之特偏於議論，或辨漢宋學術之是非，或析詩文流派之正僞，或評諸子之得失，或譏人情之冷暖，正與袁枚作子不語「妄言妄聽，記而存之」的取義相同。後合以上五種稱爲閱微草堂筆記。

作者所寫的事物，自然也和其他後出的筆記小說一樣，大多是狐鬼神怪，這很明顯是受了晉宋小說之影響的，如太平廣記談神怪的有七十七卷，談鬼的有四十卷，談妖怪有九卷，談狐有九卷，其他談報應異僧定數虎等共百餘卷，閱微草堂筆記除一部分討論學術和他親自所經歷的記載外，其餘的怪異大都太平廣記裏已有，不過，略變換其情節，改易其頭面，或加以穿插，或加以渲染而已。這樣的小說，正如裏面常有的「借屍還魂」的故事一樣，借廣記等小說裏狐鬼神怪的屍，還他曉嵐的魂而已。因爲作者年高學富，又洞達世情，魑魅魍魎

一經他手筆所描劃，無不窮極變幻，這又非平質簡率的廣記所可及。聊齋志異義也是受晉宋小說影響的，與閱微草堂筆記可稱是孿生子，所記也無非是狐鬼神怪，但因作者的個性和學養不同，所描寫的事物形性亦迥異。如同是寫人變虎的故事，在閱微草堂筆記則仍不失人性，而在聊齋志異則兇橫殘暴，較真虎還更厲害。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耶？不識我矣。我今墜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既而以爪掬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微閱）

……苗（生）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尤）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韉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俚，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卽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拌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名在其右，竊懷忌嫉，是夕聞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

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衣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着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聊齋）

三

又其次，我們看曉嵐寫這筆記小說，目的何在？『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堂堂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大無可奈何之日也……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編述一記以告天下……』又『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由色悟空，』這是曹雪芹作紅樓夢的動機與目的。紀曉嵐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與目的何在？他嘗說『自校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又謂『所作盡係古人糟粕，將來何必災梨禍棗？』（見紀文達公文集序二）他生平所有的精力統統灌注在四庫全書裏，雖也爲人作了不少的序記碑表之類的東西，但寫好發出，不留底稿，根本就沒有意思著作留傳後世。死後才集成的文達文集除却一部分詩賦和序文外，其餘如謝恩摺子盡是廟廊應酬文字；會試錄序，也不過通套語；百十餘篇的筆硯銘，雖殫思竭慮，短短三兩句話，究不足發揮他的才力，所以要看他的著述除四庫全書提要外，只有閱微草堂

筆記。話說得遠到天邊去了，他爲什麼作這筆記小說呢？有兩點原因的：

(一)消遣。他是個有福有壽的老頭子，宦途暢達，除坐泄漏運使盧見會事譎戍烏魯木齊算是撞個釘子外，一生沒有受過挫折，他不像曹雪芹和蒲留仙，半生坎坷，牢騷勃鬱，又以胸懷夷曠，滑稽多趣，聊借談狐說鬼以消日，無意立言傳後世。其姑妄聽之自序云「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瀨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學。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又槐西雜志序云「……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憩其間……賓客殊稀，晝長多夏，晏坐而已。」他的弟子李盛彥也說「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懶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

(二)勸懲。勸善懲惡，彷彿是中國老小說必有的一共通目的。所勸的無非忠孝節義，所懲的無非奸惡邪淫。好像不來幾篇「勸善」，便不足表其防衛「風教」的苦心，不寫幾樁「懲惡」，便不足以見其標揚「道德」的誠意。曉嵐自然不能例外，於是紆迴曲折，奇離變幻，

務使善者見賞，惡者受罰而後已。其賞罰有不即彰明者，又委諸前因後果，報應於未來。這與晉宋小說已大異其趣，好在作者文筆多變，善於描摹，雖極平常的故事，亦能寫得悽惋動人。

海陽鞠前輩言：一宦家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擊之乃釋，目炯炯尚不瞑也。後登前月下，往往遙見其影，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來，即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即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爲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不敢生分別心；婢媼童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或數歲或一見。故一家恆惴惴栗栗，如時在其旁。或疑爲狐魅所託，是亦一說。惟是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苦十餘年，爲時時作此幻影耶？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耳。爲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然感乎？（見如是我聞）

……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灶室未歸，從窗窺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墨煙一道，蜿蜒從東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

迨妹醒拊兒，黑煙乃冉冉歛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見槐西雜志）

短短兩篇故事，側面寫慈母愛子之心，死而不已，純以情感激發爲子女者對父母當孝，我以爲較之開首便來一套「百善孝爲首」大道理的文昌帝君勸世文要有意義得多了。

四

更其次，我們要看作從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性情。「言爲心聲」，我們看了作者的作品，自可以看出作者的性情，雖然有些作者，竭力從事客觀的描寫，抑制自己主觀的意志，但文學究是抒發性情的東西，而性情又如自來水一樣，只要管子一有漏洞，就要射躍出來。我上面已經說過，蒲留仙的聊齋志異所寫的狐鬼神怪，與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截然不同，前者一打開來，陰氣慘慘，翻不幾頁，便覺眼前一堆堆白骨在浮動，一點點磷火在明滅，所以法國一位批評家從畫皮一篇，不但斷定了蒲留仙性情的殘忍，而且斷定了中國國民性情的殘忍。後者，雖寫羅刹惡魅，也仍帶幾分人性，不但可怕，而且可親，這就是曉嵐與蒲留仙性情不同的地方。在各種作品中，我們明顯的可以發現曉嵐的性情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滑稽談諧。曉嵐的善於滑稽談諧，本有陳亞之稱，恐怕現在的滑稽大王吳稚暉幽默

大師林語堂也無以過之。但他諧而不虐，滑而不惡，處處不失其忠厚。

狐能詩者，見於傳記頗多；狐善畫，則不概見。海陽李丈碩亭言：順治康熙間，周處士瑋遊楚豫，周以畫松名，有士人倩畫書室一壁，——松根起於西壁之隅，盤擎天矯，橫逕北壁，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覺濃陰入座，長風欲來。置酒邀社友共賞，方蹲立壁下，指點贊嘆，忽一友拊掌絕倒，衆友俄亦闕堂。蓋松下畫一祕戲圖，有大木榻布長簾，一男一婦，裸而交媾……流目送盼，媚態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揮扇驅蠅，一以兩手承婦枕，防蹂躪墜地，——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譁然趨視，眉目逼真，雖童僕亦辨識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劃詈妖狐，忽檐際大笑曰：『君太傷雅，曩聞周處士畫松，未嘗眼睹。昨夕得觀妙跡，坐臥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嘗拋磚擲瓦相逆也。君卽毒詈，心實不平，是以與君小作劇；君倘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圖之！』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與奴子秉燭至書室，突一黑物衝門去，士人知爲狐，曾詬厲也。衆爲慰解，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不見其形，而語音琅然；行酒至前，輒盡。惟不食餽饌，曰：『不茹葷已四百餘年矣。』瀕散，語士人曰：『君太聰明，故往往以氣凌物

，此非養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倘遇負氣如君者，則難從此作矣，惟學問變化氣質，願留意焉！」丁寧鄭重而別。回視所畫，淨如洗矣，次日，書室東壁忽見設桃花數枝，襯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開者，有半開者，有已落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而隨風飄舞者，八九片反側橫斜，勢如飄動，尤非筆墨所能到。上題二句曰：「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爲初唐楊師道之詩）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後周處士見之，嘆曰：「都無筆墨之痕，覺吾畫猶努力出棧，有心作態。」（見溧陽續錄）

你看此狐何等談諧？何等忠厚？又何等風雅？不是紀老頭子自己，誰能做得到？又他生平待人坦率，毫無隱諱，故對於城府過深，凡事養癰不治者非常厭惡，你看他對這種人開如何的玩笑：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噤而醒，偃臥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譎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尙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

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佳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沈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生平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衆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爲合盃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也？（見槐西雜記）

（二）閑雅灑脫。「閑雅灑脫」四字看起來似很容易，要做到却着實困難，沒有恬澹冲穆的胸懷，不能閑雅；沒有超越塵俗的意趣，不能灑脫。要有淵明的潔亮閑適，「採菊東籬下，」才能「悠然見南山；」要有摩詰的清虛超逸，「行到水窮處，」才能「坐看雲起時。」曉嵐精通佛老，對於人生看得異常透徹，所以自能閑雅灑脫。

宛平何華峯，官寶慶同知時，山行疲困，望水際一草菴，投之暫憩；榜曰：「孤松菴」

「，門聯曰：『白鳥多情留我住；青山無語看人忙。』有老僧應門延入，具茗頗香潔，而落落無賓主意。室三楹，亦甚樸雅，中懸畫佛一軸，有八分書題曰：『半夜鐘聲寂，滿庭風露清，琉璃清黯黯，靜對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聯曰：『花幽防引蝶，雲懶怯隨風。』亦不題款；指問『此師自題耶？』莫然不應，以手指耳而已。歸途再過其地，則波光嵐影，四顧蕭然，不見向菴所在；從人記遺烟筒一枝，尋之尙在松下；不知是佛祖是鬼魅也。……（見如是我聞）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趙清常歿，子孫鬻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見鬼。聚必有散，何所見之不達耶？明壽甯侯故第，在興濟，拆賣略盡，惟廳事僅存；後鬻其木於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聞柱中有泣聲，千古癡魂，殆同一轍。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尙以爲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倘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尙在，余則謂消閒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娛。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飽蟲鼠，委泥沙耳。故我書無印，硯無銘識，正如好花朗月，勝水明山，偶於我逢，便爲我有；迨雲煙過眼，不復問爲誰家物矣。何能鐫號題名，爲後人作計哉？』……（見

如是我聞)

(三)富於同情。這差不多大家都公認，一個沒有同情心的人決不能寫出有力量而能動人的作品，這因為同情是作者與讀者思想和情感交流的聯系。我們看水滸看到一百零八條好漢悲慘的下場，總不禁為他們歎歎太息；看紅樓夢看到一面寶玉和寶釵結婚，一面孤苦零丁的黛玉齋恨逝世，就把書一拋，不願意再看下去，這就是施耐庵和曹雪芹的豐富同情激動了我們的同情，使我們身入其境，彷彿就是親當其事的書中的主人翁。曉嵐耽溺佛典，素抱悲天憫人之旨，乾嘉之間，河北山西大鬧饑荒，奉命賑救，又親睹貧民流離顛沛的淒狀，再加以想像，故雖寥寥數行，亦無不沈痛動人。他不但對人類抱有極偉大的同情心，即一草一木，鳥獸蟲魚也一視同仁，若有人性。現在我們來看他替豬獠如何訴苦：

……恍惚迷離，如醉如夢，惟煩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已在豕欄矣。斷乳後，見物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燃燒，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豬語，時與同類相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濕痕者，自悲也。軀幹癡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犬羊軟毳厚氈，有如仙獸。遇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

踰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蹴踏頭項，拘捩蹄肘，繩勒四足深至骨，痛若刀割。或載以舟車，則重疊相壓，肋如欲折。百脈涌塞，腹如欲裂。或貫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擲於地，心脾皆震動欲碎。或即日死，或縛至數日，彌難忍受，時見刀俎在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發戰栗不止。又時自顧已身，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作誰家杯中羹，又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卽惶怖昏瞶，四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蕩，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割剔。屠人先割刃於喉，搖撼擺撥，瀉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如醉如夢，……（見灤陽續錄）

（四）好發議論。魯迅云：「閱微草堂雖『聊以遣日』之書，而立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尙質黜華，追蹤晉宋」（小說史略二六五頁）宋人談理，本多辯論，曉嵐雖反對虛談理性的道學家，然因意在勸懲，不得不着重議論。這點已脫離晉人小說樸實的風味，更與纏綿悱惻的唐人小說大異旨趣。又因飽經世故，觀察周密，欲發人間的隱微，只有用其鋒利的議論，或如剝芭蕉，層層迫進，或如縷蠶繭，縷縷抽出，必使奸惡者情僞太白，虛僞者，醜態畢露而

後已。但並不是如官場現形記作者李寶嘉一樣，不留餘地的罵倒一切，却處處寬恕爲懷，不傷忠厚。

香晚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嗇。其妹家至貧，時逼除夕，炊烟不繼，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八；移牒來問，又迫於公論，弗敢認。其婦惜財不能忍，陰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勿見客者半年。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嗇之故，漠如陌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之足爲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見如是我聞）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王方錄囚。有隣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王曰：「是媪一生無利已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

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人，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卽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踉蹌，鋒稜頓滅。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尙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輸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見灤陽消夏錄）

五

我們看閱微草堂筆記，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曉嵐對於道學家攻擊的態度。自宋程朱倡言道學以來，一般學者，大多空談理性，一反漢儒尙實求真的精神，其流弊正如載東源所謂「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曉嵐是漢學的崇拜者，他以爲所謂

講學家的道學，和聖賢的儒學根本是兩件事，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學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務語精微，尊理性，棄本逐末。聖賢之於人，有是非心，無彼我心，有誘導心，無苛刻心；道學則各立門戶；不能不爭，既已相爭，不能不巧詆以求勝，因此生種種作用，遂不合孔孟之道。所以他也不得不來闢道學而衛漢學了。這種態度，正如在四庫提要裏一樣，隨處都可以看得見。下面我們看他如何「調排」道學家：

李孝廉存其言：蠡縣有凶宅，一耆儒與數客宿其中。夜聞窗外撥刺聲，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於汝？」窗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爲修己計乎？抑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斷與諸儒辯，果爲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清夜捫心，先自問其如何，則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聲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縮不能對。徐聞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猶能不欺本心，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掠屋檐而去。（見灤陽消夏錄）

這總算客氣，奚落一頓，「姑讓君寢」，「撥刺一聲」，耆儒也不過駭得「汗下如雨」而已。我們再看曉嵐對於「不足於中，悻悻於外」的道學家如何的惡作劇：

蕙曲江前輩言：有講學者，性乖僻，好以苛禮繩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頗負端方名，不能詆其非也。塾後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見花間隱隱有人影；時積雨初晴，土垣微圮，疑爲鄰里竊蔬者，迫而詰之，則一麗人匿樹後，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來折花。不虞爲公所見，乞曲恕。」言詞柔婉，顧盼間百媚俱生。講學者惑之，挑興語，宛轉相就。且云：「妾能隱形，往來無迹，卽有人在側，亦不睹，不至爲生徒知也。」因與燕昵。比天曉，講學者促之行，曰：「外有人聲，我自能從窗隙去，亦無慮。」俄曉日滿窗，執經者牖至，女仍垂帳偃臥，講學者心搖搖然，尙冀人不見。忽外言某媪來送女，坐臯比上理鬢訖，歛衽謝曰：「未攜妝具，且歸梳沐。暇日再來訪，索昨夕纏頭錦耳。」乃里中新來角妓，諸生徒賄使爲此也；講學者大沮。生徒課畢，歸早餐，已自負衣裝遁矣。（見姑妄聽之）

在閱微草堂筆記裏，道學家總算大挫其釘子，但也有人出來替他打不平，時候較遠的有俞曲園，在鴻漸印雲軒隨筆裏已說「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近時則魯迅說他排擊道學家

，簡直是當時的潮流，是皇上的聖意。他的証據大略是：——道學家兼孝子博野人尹嘉銓爲他的父親向駕幸保定的乾隆帝請諡，不幸其時龍心不悅，大批道：「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爲父私情，姑免之。……」不料這位不顧腦袋的道學先生接着又上一本：「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把自己奏到閻羅殿去了。御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接着便被大學士三寶嚴刑審問。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的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

供：「……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可憐這位怕老婆的「假道學」就被御批決定「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爲了請諡，竟鬧到加恩處絞，這可見「道學家」在乾隆和三寶眼中的地位了。所以魯迅憤憤的說：「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and 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時時排擊，就是迎合着這種潮流的，倘以爲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

誤解。大學士三寶也很明白這種潮流，所以當時奏「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見時代文化書社印魯迅雜感集買小學大全記，九五頁）

那末曉嵐的排擊「道學家」，也無非是從御硃筆下排擊下去，從審判廳前排擊開來。

六

還有點我們看閱微草堂筆記的時候應該特別注意的，曉嵐自己雖是漢學家，但他並不反對釋道（非道學家）二教。我們知道從晉以來佛道二教在教義上和政治上都有不少的爭執，譬如道教徒嘗作「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之說來詆毀佛教。當佛道正在互相攻擊厲害的時候，儒家想乘這鵠蚌相爭的機會，來打殺二教獨佔勢力。但也各有失敗和得勢的時候：譬如後魏太武帝信道教，便砍了不少的和尚頭，唐因唐室與老子同姓，認為始祖，設崇玄館奉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宗也大毀寺廟，令僧侶反俗。道教於是大出其風頭。北齊宣帝因崇尚佛教，便迫令道士削髮為僧。北周武帝獨尊儒學並斥佛道。三教後來「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到清還是辯難不已。現在且看曉嵐的態度如何？他以為「儒以修己為體，以治人為用；道以靜為體，以柔為用；佛以定為體，以慈為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為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略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

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爲主，明神道者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此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餓，數日不食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佛鬱，較儒家爲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爲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爲患耳。儒者或空談理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如遇寇讎；皆一隅之見也。』所以他對於崖岸遇甚，關佛太過的道學家，又來一個惡作劇：

族叔蔡菴言：肅甯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有遊僧吃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稍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至，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採取，塾師曰：『俟其久不來，再爲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啓囊，則羣蜂空涌，塾師弟面目皆臃腫，號呼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匪人財耶？』提囊運行，臨出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賢，幸見恕！』觀者粲然。或曰：『幻

術也。」或曰：「塾師好關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囊以戲之。」……（見滎陽消夏錄）

七

再還有一點我們看閱微草堂筆記時應特別注意的是他的考據。姑妄聽之序云「……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繡祭。」他在總編四庫全書以前對於考據已勤苦如此。總編四庫全書前後十三年，凡國藏祕書，常人不可得者，無不一一過目，親手校理者多至七萬餘卷。既博聞強記，又得大考據家載東源二十餘年有力的幫助，所以疑難一來，在常人瞠目翹舌所不能解者，無不引經據典，頭頭是道。閱微草堂筆記裏，關於考據的很多，雖寥寥數行，意在遊戲，亦頗有見地。

……左邱明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門，諸說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惟春秋事迹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二說搖。既非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

趙鵬雲作春秋經筮，至不知成風爲僖公生母，尙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檢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遊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鄆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粧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俾隸太姬爲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鄆，爲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鄆，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釐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見槐西雜誌）

八

這篇文章的確寫得太支離破碎，散漫冗長了，而關於閱微草堂筆記要說的話，似乎還有許多。現在爲減輕閱者的頭痛起見，只好再說兩點，便要趕快告一結束，其餘的姑且「帶住」。

（一）曉嵐對於小說所用的人稱。「小說既述見聞，卽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蝶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這是他攻擊蒲留仙聊齋志異的一段議論，他以爲小說應該

客觀的寫人物的事態，而不應該主觀的寫心理的情形。倘作者代言「燕昵之詞」，便失去文學的真實性，所以他的小說故事要使讀者信以為真，而免去他認為不合理的描寫，每篇開首不是加上「某某言：」便是結尾時加上「某某在側，故知其詳」等語。他這寫小說的方法和郁達夫主張的正相似，所略不同者，曉嵐用第三人稱，達夫用第一人稱。達夫以為凡是文學的作品，多少要帶點自叙的色彩，若以第三者的立場來寫，總要帶些第一人稱的口氣。倘描寫第三人稱的主人翁種種心理狀態，會使讀者懷疑不真實而起幻滅之感。所以他提倡日記文學，因為日記裏所寫的東西都是親自所經歷的，沒有半點不真實。魯迅對於用這方法來寫作，非常反對，以為他倆最大的毛病是忽略了文學本身就在「創作」，既是「創作」，自然是免不了虛構的，他說：「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他個人的「創作」，便自然沒有一切障礙了。」（見諷刺文集怎麼寫二三九頁）

（二）曉嵐寫小說故事的方法。所寫的東西，除一小部分為親自經歷和從他人傳聞得來的，其餘大多是他所撰述的，故事數目大約有一千多，那裏有這許多材料？這真夠令人驚奇！然而細細一看，發現了他一個祕訣，這祕訣就是先有「格言」「成語」或詩的「警句」，然後推演開來，使小說故事中的情節與那些「格言」「成語」「警句」相吻合。初看之下，我們以為他從個別特殊的事件，歸納到一個普遍的結果，其實却從先有預定的普遍的結果演繹出來，所以

只要有一句「格言」。或一句「成語」，加以穿插點綴，便可成一篇有頭有尾的小說故事。要「格言」「成語」是很便當的，所以他的筆記竟厚厚的寫上十幾本，而材料還是層出不窮，源源而來。爲什麼要用「格言」「成語」呢？很明白，自然是爲了「勸懲」。這就是成了後來批評者嫌他太偏於議論的緣故。

劉羽冲，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請薰倩士作畫，請厚齋公題；內有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恐手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爲所擒。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爲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恆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斂隱。次日司之復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與？阿文勤公嘗教陶曰：「滿腹皆

書能害事，胸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九

閱微草堂筆記刊行後，大為當時人士所歡迎，於是模擬者遽起，或效仿牠的體裁，或效仿牠的筆法，如後出的秋垞聞見異辭，翼馴稗編，松隱漫錄，淞濱秋燈錄，雪軒隨筆等無不受其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在筆記文學裏，閱微草堂是唯一的代表作，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固然，現在的文學時代離開談狐說鬼的筆記文學時代已很遠，我們對牠也用不着大吹大擂的宣傳。不過我們明白一代名流學者的學術思想如何？筆記文學的淵源繁衍如何？也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祕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已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問雜攷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小說史略二六五頁）這是魯迅的評語，放在這裏算是我這篇拙作的總結。

詩選

山居始雪晨眺作

陳散原

暖候嘯高風。巖巒卷餘霽。隔晨霧四塞。黯黯天地閉。裂縫暫塞開。飄雪亂凝睇。徧挺瓊樹枝。亦擁琉璃砌。松葉張婆娑。爐綴鶴鬢毳。寒啼動猿境。遠影滅鴻逝。聲聞寂諸天。孤噫自爲帝。煮茗格吸泉。訪梅貪改歲。通寐謝親知。老我鴻荒世。

同學黃君序詮工詩善書法昕夕往還相得甚歡作詩

贈之

故湯春庭

如君血汗駒。英姿洵卓犖。下筆驚俗子。出語折耆宿。抗懷契前哲。餘子殊碌碌。翹首望八荒。乾坤何廖廓。鼎鼎事業新。堂堂歲月速。今古幾知己。推心常置腹。劇談到夜闌。耿耿結衷曲。會當展鵬翮。讜言互勉勗。

除日書感

胡守仁

夢醒雞初唱。窗透天微白。起坐感茫茫。百年如過客。來日歲華新。馬齒登三十。千金學屠龍。爲藝亦云拙。年年困道路。囊筆江南北。飄零髮欲疏。踉蹌翅已鑿。何處寫窮愁。向來多篇什。古人空能到。飢寒那救得。所辛今歸來。越吟赦莊鳥。永懷息塵駕。桑梓適吾適。

初春乘小車至三佛閣

趙家寰

車多轍成壑。轍多車播越。不如乘小車。雖遲免顛仄。高聲叫小車。小車如鷹至。問向三佛閣。約略幾何值。或言四角五。又言三角四。惟有衣藍者。獨言二角二。囊澀喜值賤。賤值愈久成。拂衣上小車。舒徐轉雙轂。微風自東來。習習動巾服。陽氣步玄駒。豫悅蕩心目。俯視僕夫汗。溶溶浸薄襦。吁嗟叱道聲。入耳抑以鬱。念此同胞民。奈何有勞逸。願言問僕夫。女何爲樂是。慘沮前致辭。余豈其樂是。我本金口農。有田亦有豕。前年罹襄陵。田廬半摧毀。黽勉事耕耘。銜石冀補海。去年新闢成。欲障百川改。謂茲安樂土。庶幾免危殆。小民得所庇。賢德在邑宰。倏忽奉嚴旨。責徒無期待。爲農

三十稔。祇知甘泥滓。強離父母邦。欲適安所抵。老婦牽衣訴。哀此子遺餒。有司多粵語。嗷嗷不可解。但云政府令。絲毫無推委。蠅臂詎當車。不如早帖耳。倉卒棄家園。如洗亦如燬。就食傍城郭。老母妻與子。俯仰慚貧賤。聊作車前使。痛呼馬牛同。余豈其樂是。語罷三歎息。日沈天欲圮。反仄坐針氈。閉目不敢視。嗟女流亡衆。顛連意何罪。延首悵東望。長夜何時已。

贈別

云鳳

昔我初來此。時方值仲秋。言笑寡故歡。苦乏同懷儔。幸得先識君。朝夕相借遊。問之同鄉邑。氣味益相投。晶瑩露滿枝。三五月低棲。傾懷忘時宴。竟夕蘭臭浮。濯濯君達哉。獨步鳳池頭。我習雖殊科。借攻勝鋤耨。倏忽已兩載。光陰如擲梭。驪歌悲今夕。聚少別雖多。搏風徙萬里。從此阻關河。憶昔君逆我。丹桂來盈柯。今日我送君。朱明轉池荷。瞻彼歧路樹。枝葉相摩娑。瞻彼徑寸草。低昂一山阿。人生愧草木。更遑論其佗。珞珈勢突兀。東湖揚綠波。異時重話舊。勿忘今日歌。

右五言古詩

新得錢選摹唐人羅漢過海圖卷歡喜無量長歌代跋

四十韻

吳其昌

廬江李生化鶴去。後二百年得舜舉。寂寞今又七百載。銘心絕繪幾曾遇。真蹟渺於過眼

雲。珂璫劣比隱花霧。上窮天祿橫滄海。眼中碌碌可枚數。荔枝秋瓜松鼠桃。荔枝圖見故宮月刊八期

嗟已落東倭虜。樓竹小禽圖日本酒井忠道藏見審美書院本唐宋元名畫集下元四石榴小禽圖日本馬越恭平藏見全書下元五花鳥一本神媯絕。僅傳遺影自

華府。花鳥長卷見西伶氏書美邦中華名畫苑冊下頁一二八別有林檎草蟲卷。空留虎賁不知處。林檎圖一卷見日本支那名畫寶

源直堪道玄備。當風衣褶鐵線剛。俯視紛紛芹條肚。策杖軒昂晉陶潛。蹴踘蹒跚宋藝祖

及二七七雪梅集禽小幅耳。十年見之鍾粹庫。雪梅集禽圖見書畫集四十期故宮元以前書畫舊藏鍾粹宮選也人物更瑰瑤。淵

。淵明策杖圖一卷關冕鈞藏見中國名畫集九期二頁宋太祖藏

。蹕圖一卷自云臨宋人狀太祖甚勝應見名畫寶鑑頁二七九 赤足科頭玉川子。繡衣寶帶桓領護。繡衣寶帶桓領護。夏全

圖見月刊三期柯野王圖狀桓尹腰摺。昭君出塞圖一卷又陳元達玉笛溫煥華雅見名畫寶鑑頁四三五。抱樹諫劉瓛圖一卷本並

見平因氏著英邦中三郎遲聲媚太真。開元並笛胡旋舞。並笛圖一卷古物陳列所藏寫楊妃吹笛寧王按拍玄宗自妃後代擬笛韻旁有小豎作胡旋舞狀

偶臨沐象狀胡馬。翹作之餘亦摹古。做李公麟沐象圖見書畫集三十一期胡馬圖有時淋漓灑水墨

。寫得漁舟逆風雨。漁舟風雨圖見中國名畫集十一期頁四獨于仙釋致謹嚴。觀音一區絕寰宇。觀音圖見書畫集廿七期茫茫六

合徧夷夏。不見第二堪傳侶。我今何幸得此卷。應真苾芻羅水滸。應真十二苾芻四。心

以印心目以語。或浮杖錫驅蛟龍。或憑叱咤降龍虎。踰躡天風吹珮裳。莊嚴佛性現眉懽

。海南大士坐竹林。含笑閑調白鸚鵡。寶相明如淨滿月。大悲大慈救難苦。豐頰厚唇自

唐風。廣陵遺散二顧譜。南唐顧閔中顧德謙人物面相繪存唐風後此不易睹矣蜀郡猶存貫師筆。藥叉海怪喙類鼠。成都大慈

聖寺六祖院內羅漢閣上繪存其休華盧楞迦羅漢過海圖卷一段今見于中國名畫集三十一期頁三其所作海鬼亦尖喙如鼠頭生肉角本當作風與之神形俱有故知本卷殆亦得唐人祖本摹之也試取此卷殷勤勘。

神貌不獨傳阿堵。乃知此實國族寶。猥以小子鄭重付。自喻貧兒躋暴富。東坡僂耳抄書

娛。我亦旅食武昌魚。天涯流轉徒啜哺。竭俸買畫未全癡。萬壘孤憤借一吐。君不見腥

風一夕掀三島。千里遼東血成沮。國家凌夷垂世紀。破碎金甌久非故。赤縣方更憂陸沈

。玄菟今仍被賊據。書卷消磨止沸血。際地蟠天誰與訴。欲斬樓蘭苦乏力。欲塞黃河苦無土。持此故紙降國魂。先民血纒所凝注。上爲祖宗留文獻。下爲子孫惜顏面。風雨摩挲三歎息。哀歌激烈有臣甫。

縛鹿行 并序

蘇雪林（舊作）

吾鄉處太平之南。壤瘠林稀。陂塘枯涸。雉免鯁鮪之所不盲。近年鄰邑之鹿，漸越山西來。獵者利其茸。輒於春夏襲擊之。幾無噍類。余悲鹿之託身非所。以喪厥身也。爲長歌咏之。聊託於歎鳳嗟麟之意云爾。

巖迴壑復路險絕。斜陽一抹赤如血。健兒踴躍爭合圍。烈燄千山萬山蒸。轟雷碎旬煙迷漫。狐兔奔竄心胆裂。隄中忽固斑衣獸。覆蕉之下爭攫取。四蹄束縛負歸來。雙角槎枒猶抵拒。焚琴煮鶴安足惜。紫纈青裙誇脯炙。只因茸價貴兼金。遂教微軀喪姑射。吁嗟乎象以齒焚蚌以珠。麝臍必覆身以屠。懷奇蓄寶天所妒。况自炫耀何其愚。汝身既已抱異質。入山宜深林宜密。無端竄身來近郊。不蹈危機那能必。君不見黃山相去咫尺間。

羣峯刊戟青天攢。長松矢矯龍蛇盤。靈芝瑞艸何鮮妍。是中老猿云千年。披肩白髮垂華鬢。蟠桃攀摘獨往還。月夜長嘯人疑仙。珍禽異獸亦族處。眠花藉艸全其天。豈有弋人能篡取。巢穴阻險身自安。孰會汝居不擇所。身臨鼎鑊將誰冤。嗚呼、危邦亂國早引去。大人豹變亦龍潛。

次韵康友兄酒後放歌

故湯春庭

我聞楚地少人而多石。方枘相投不相入。胸中磊塊何時平。肝肺槎牙森劍戟。知君縱酒不在酒。此時何人識酒德。騷憤龍吟聲一概。下視寒蟲空啁唧。要須頂立爭一息。肯放光陰等過客。有時狂飲眼獨醒。千金之弩慎所發。託迹麴蘖大有人。誰云手無縛雞力。終童薰心尙請纓。班生矢志卽投筆。平生蘊蓄醉後見。如錐處囊脫穎出。正恐富貴來逼人。豈有馬周無人識。和君放歌聊相娛。此意難與俗人說。

覺亞見過

胡守仁

日月跳丸退之語。親交離合從驗取。二年共剪鷺渚燭。旋付章門話夜雨。匆匆揖又三霜

。桑梓重見相爾汝。憶初定交各稚年。及今壯大髻成縷。人生從來不滿百。肯令馬頭沒
塵土。天涯地角繫夢思。富貴何時寸心苦。好健腰脚密過從。作計終須對衡宇。啜菽飲
水奉親餘。故國山川多佳處。竹杖芒屨取次行。草樹烟雲共肺腑。理亂黜陟都不聞。北
窗枕臥到皇古。一飽少許便有餘。貧賤肆志仲連魯。

右七言古詩

喜晴

陳散原

久晦同拘獄。逢晴若愈創。形骸纏日氣。帷榻滿山光。鴉隊翻雲出。蚪枝脫雪強。何當
起衰疾。晞髮陟高岡。

楊生乾齋來別雨中登黃鶴樓留影

劉象龍

風雨滿高樓。烟波無限愁。爾如黃鶴去。我似白雲留。照影河無老。搖天鬢已秋。蒼茫
惜蘭佩。撫髀看吳鉤。

聰慧傳琴德。飛騰習劍裝。黃墟心可慰。謂其父白髮意何傷。揚時百人去春波綠。江空暮雨涼。
。須持好身手。莫負論行藏。

題劉博平簡園圖

劉叅龍

竹樹清可數。高臥即深山。風雨足晨夕。居人空自閒。一軒府宙合。萬卷開心顏。門外
多車馬。攤書靜掩關。

簡到無心處。形骸亦已多。園庭皆幻影。江漢幾風波。樹靜雲常宿。花閒月自和。知聞
何日斷。文字總塵魔。

題賀啓蘭女士小楷九歌

劉叅龍

古今多少恨。賸得幾悲歌。幽意級蘭蕙。閒心寫薜蘿。娟娟芳桂格。呱呱洞庭波。若見
湘纍怨。因君展翠蛾。

芳草茫茫綠。佳人眇眇愁。閒憑青玉案。細寫白蘋秋。終古馨無絕。長吟夢亦休。畫眉
人似玉。應不惹離憂。

右五言律詩

造黃龍寺觀古木一銀杏兩柳杉也

陳散原

山山鑿徑帶痕圍。躡步青冥接隼飛。馨吐草根成薄醉。影生木末斂餘暉。誰移赤水三珠樹。祇伴殘僧百衲衣。直幹瓌姿保今古。斧斤所赦與歔歔。

春感

黃西詮

呢喃燕語雜啼鶯。罨畫溪山繞此城。垂柳大堤春躍馬。木蘭深院夜吹笙。胸中恩怨涵雙劍。眼底英雄合五兵。獨立蒼茫仰天嘯。幾人橫海射長鯨。

東風柳楊舞婆娑。想見停雲發浩歌。荏苒光陰驚逝水。浮沉身世感滄波。好花到眼愁春盡。芳艸懷人入夢多。亂後湖山總寥落。故園消息近如何。

感懷一首寄慕子

黃西詮

側身天地吾猶賤。奔走風塵爾未閒。空有大言存誓約。又將歸夢落湖山。飄零書劍慚衾

影。潦倒華年惜玉顏。近况別來無可說。一枝聊用報平安。

家兄紹鉉歸自南京養疴林下倏爾長逝賦此

誌哀

徐新元

青燈暗澹夜漫漫。惡耗傳來慘肺肝。揮塵淋漓餘笑噓。聽鶉淒切助辛酸。花明鄉國春無主。夢到華胥淚未乾。黃耳音書從此斷。驚飄撼枕不知寒。

登側船山晚眺

徐新元

春來發興此登臨。欲雨江天竟日陰。坐對東湖空悵望。橫吹短笛動高吟。遠峯抹霧連雲暝。嫩柳搖金入暮深。記得放翁詩句好。書生端合老山林。

聽松廬晚坐

徐新元

松陰窈窕滌千憂。每到黃昏輒小留。計日疎鐘催旦暮。(時聞東湖中學鐘聲)窺林澹月自春秋。數聲羌笛來高閣。一角危亭壓淺流。獨坐冥冥人去盡。湖光似雪夜悠悠。

亡友哀辭

趙廳翰

頻年絨札慰相思。一病侵尋遂不支。瘴雨蠻烟君去也。隻鷄斗酒我來遲。嘔心易作傷心語。乞命難尋續命絲。香豔才情冰雪性。祇應配食水仙祠。

彩鳳雙飛入畫樓。神仙眷屬古無儔。登堂拜母情何限。顧影懷人始欲愁。殘燭依依猶惜別。空山寂寂總埋憂。劇憐二豎驚蘭夢。長使檀郎恨不休。

東湖秋泛

趙家寰

東湖秋水漲痕低。中正亭高傍短堤。日浴微瀾魚布影。蘆開遵渚雁封泥。歌殘桂棹人何在。問到桃源路已迷。欲訴孤懷山色淡。西風吹草綠萋萋。

書樓曉望

趙家寰

電掣金鈴報曉籌。聊將書府當茲樓。千層霞氣來湖底。萬點秋煙駐樹頭。天意何曾嫌老圃。客情且與泛扁舟。憑欄一嘯西風起。無數飛鴻結伴遊。

右七言律詩

新得張夕庵(崑)樂志借隱圖巨幀漫題三絕

吳其昌

不數王家谷口耕。恍然披對有餘清。何當謝却人間事。着我故園聽雨聲。

此圖格局規摹。完全出於元王蒙有餘清圖。今藏故宮乃在王蒙谷口春耕圖之上。閱之令

人油然而興歸耕之念也。

樹影松濤寄一盞。辨疑辨異有桓譚。種種種秫歸何晚。入世原知七不堪。

此圖繪通人高隱。賓客問字之狀。殆神肖揚子雲桓君山輩也。

背谷臨池竹繞場。一編樂志自清涼。九原可作誰稱達。我所思兮彼仲長。

此圖及王氏有餘清圖。又皆從仲長統樂志論中演化而來。取以並讀。尤見文景相生之趣也。

春日雜詠

趙家實

沸池蛙鼓響春雷。萬樹桃花一夜開。閒倚石欄斜把茗。流鶯新度綠莎來。

開徧千枝復萬枝。武陵溪上舊容姿。此中大有秦人在。借問漁郎知不知。

青波澹蕩水蘋嬌。倒印團山認柳條。舟子也知憐玉鏡。雙裾輕撥木蘭橈。

綠槐夾道欲藏鶉。苗麥青青草着花。應是故園春社近。家家汲水試新茶。

右七言絕句

詩選終

詞選

鷓鴣天

秋閨

劉參龍

鏡裏朱顏日日非
寒雲催雁復南飛
纔過圓月同心夜
又到清霜撲髮時

花黯黯柳淒淒
涼蟬

猶夢最高枝
西風未必憐黃葉
惱亂驕陽入翠微

願結歡緣未有期
重簾私約避人知
生憎玉挂鸚哥語
故倩雕梁燕子飛

雲縹緲月低迷
姮娥

生怕惹相思
吳郎有意求靈藥
怎斫瑤華桂一枝

響屧聲聲襲夢來
朝雲暮雨總情乖
頻將似水裁風翦
碎翦吳綾襯風鞦

須決絕莫徘徊
玉樓

消息費人猜
忍教比翼鴛鴦錦
坼作分飛蛺蝶釵

苦絆瑤姬種合歡
連枝欲共朔風寒
拚離祇爲因緣惡
怕聚情知涕笑難

頻有約儘無端
安排

金鎖困青鸞
勸君莫惜紅羅裂
一到同衾夢不安

慣逗香魂一往迷
生生世世傍歛犀
祇容海燕穿簾舞
未許離鸞對鏡唳

刪錦字鎖金閨
不教

有夢到遼西杜鵑欲絕相思血除卻紅心爛作泥

頻蹙雙娥繡轉工輕拋白練鎖虛空遮闌玉闕嬋娟月拘束瓊仙窈窕風

驅彩鳳綰飛鴻綠華

何處託香蹤蓬萊自是無煙雨一任櫻花照海紅

南院笙歌繞月遲北樓舞袖遏雲低流鶯慣得渾無賴又踏鴛屏蹴鳳幃

汚石黛掠燕支故教

蓮臉損顰眉珠宮舊憾應猶在玉鏡新歡怎自持

顛顛霜娥獨自吟難將幽怨訴青琴秋愁墮枕紛如葉夜雨淋鈴碎滿衾

從那日到如今五年

鴛夢怕重尋風高瘦柳牽長恨露冷焦蓮瀟苦心

浣溪沙

感事

劉象龍

正是飛霜釀雪天阿香猶笑碧雲邊狂風驟雨不成眠

已似秦箏迷楚夢更堪湘瑟泣吳烟東

勞西燕也相關十五六夕大雷雨

綻雪雛梅不耐風一枝斜挂玉樓東霜華如水浸愁紅

高閣日沉金碧黯重帷香燼鏡涵空篆

烟微定自無蹤

早識陽關滿別聲緣何徧向渭橋行忍教傾國復傾城
 桃葉隨波真薄倖柳枝吹雪忒無怨情
卿無益卻憐卿

錯認蘇娥錦字香泥人長與換紅妝添朱損黛費思量
 澆酒猩霞空瀲灩攪杯獨雪太猖粉狂
脂零亂不成行

費盡黃金換翠娥江山紅瘦暈梨渦春閨夢裏淚痕多
 窺浴華清翻錦浪拋香永巷裂紅惱羅
人爭唱定風波

夢繞秦樓十日過青鸞音信幾蹉跎楚天雲雨已無多
 不道誑人張季子真成悔過竇蓮波秦
淮月又照秦娥

卷幔爭迎碧落神不成歡笑不成噴多緣天與十分春
 膩粉新添金靨豔遠山爭妬翠眉顰還
須珍重好腰身

更唱楊家有叛兒楊花飛雪逞多才撩人還共燕相乖
 但願楊花如燕子朝看飛去暮飛回莫
教紅粉盡成灰

八聲甘州

新元

王君醉僧夢僧兄弟余之先後友也幼承庭誨雅好倚聲運格於高取味於雋頗得白石玉田遺風余間有所作多請正律今醉僧長逝夢僧集其遺稿晨夕諷誦未嘗不愴然傷懷而動人琴之感也昨復譜甘州一首以誌其哀兼以見示以宵眇之韻寫根觸之思往復回環哀豔欲絕余亦不無宿草之感雖不嫻音律聊和是解以宏友道耳

憶年時同詠滿江紅笑譚正風生又星垂野闊鶯飛草長幾度吹笙爲甚故人憔悴一睡竟無醒鵲語淒清夜好夢難成 爲有鴿原詞侶把殘篇斷簡讀對寒燈歎情長緣短愁思滿江城盼蘇君神遊故國對芳春重踐舊鷗盟沈吟久晚風淒慘都是愁聲

詞選終



秋涼的時候

靜
波

上

呵！春天來了！

乾涸的河水重新氾濫，枯黃的原野披上了新綠，楊柳抽出嫩芽，桃花紅漲了臉……

呵！春光旖旎地籠罩了大地，春色明媚地瀰漫了人間，春天是美麗的，春天裏的一切都
是美麗的，尤其是這南國的春天！

春風在向著人們微笑，溫暖了人們的心，引起了人們快樂的甜蜜的夢一般溫馨的幽情。
休假日是可愛的，是受人歡迎的，對於學生：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

因為經驗在說：平日學生的心弦是緊張的，靈魂是忙碌的，決不能如休假日那般悠閒，

自在，舒暢。

所以每當一個休假日的來臨，活躍的心再不能被關在學生的心房，快樂的笑不能自主地湧上了學生的臉，身上每個細胞都是跳動的，鬆弛的，有一種祇有學生可以體會得到的快感。

施碩民，W大學的一個學生，自然也有着學生的普遍的心理；並且，這是春天呀！春天，可愛的春天，帶來了愉悅給青年的春天！

在一個晴明的星期六日的下午，他興匆匆地離開了學校，踏着輕快的步子，向着他的玉姊（在担任小學教員的施玉如）的居所走去；將走入大門的時候，他故意輕緩地走着，他想：「許久不來看玉姊了，她想不到我今日會來的，我要使她以為這是她的女友來拜訪她，給她一個錯誤的肯定。」

可是當他走到玉姊的房門口，在那兒沒有玉姊，背向着門坐在搖椅裏在搖着的是一位姑娘，她的頭昂着，目光像是注視壁上掛的相框裏的珍尼麥唐納的照片，他正要進去時，一個金鈴似的聲音在鏗鏘地有節奏地響了：

「玉姊，我見了珍尼麥唐納的照片，我就記起了她的婉轉圓潤的歌喉，我真渴慕着聽她唱歌呀！玉姊，你爲甚麼不肯今晚陪我去看她主演的Rose Marie呢？」

「……………」

過了一會，她沒有得到她所希望的回答，使勁地轉過頭來，驚奇驅走了她的眼睛裏的佯嗔，姣羞襲上了她的微怒的圓臉：「不是玉姊嗎？！奇怪！我明明地聽得是玉姊的細碎的高跟鞋聲呀！」她扭妮地站起來，向他點了點頭，預備朝門外走。

呵！美麗的紅艷的光彩的玫瑰花盛開在那圓圓的臉龐上了呀！

他的脚步被金鈴的聲音釘定在門口，他的靈海被天真的姣態掀起了暗笑的微波：「哈！沒有騙得玉姊，反騙了別人了。」

「碩民！你來了，進去坐呀！」玉姊從後面喊着出來，快步地走到門口，看見這一個要出去，一個向旁邊讓的情形，忙快意地說：「洛麗，不要走，我替你們介紹。」伸出左手指着她向他說：「這位是我的同事的妹妹桑洛麗小姐，C女中的高材生，又是我們的同鄉。」

「這位是我的弟弟碩民，W大學的學生。」臉朝着她，伸出右手指着他。

他們微笑地相互點了點頭，方進房內坐下。

「碩民，好幾個星期不來我這裏，是功課忙嗎？」玉姊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旁邊的几上。

「不！還好。」他敷衍地答。

「我好久沒有收到家裏的信了，不知道爸爸媽媽可好？今日上午寫了一封信回去，你近來收到他們的信嗎？」

「沒有……不，前天收到爸爸的信的，他們都好。」心不在焉地答。

是的，他的心不在與玉姊談話上了，早跳出了心腔，縈繞在坐在搖椅上的洛麗的身側，他不時地向她偷瞥着，雖然他的臉是朝着玉姊。

呵！眼睛亮晶晶的，像兩顆發光的黑玉，一眨一眨地閃耀着，又像天上的星星。

身材，穿着藍布長衫的身材，更顯出勻稱，苗條，俊秀！

呵！那寧靜的溫柔的舉止，是在說着一個寧靜的溫柔的靈魂呀！

精明的玉姊，由他的反常的態度，看到了他的心之深處，神祕地微笑着。

洛麗默默地坐着，無聊地摺疊手中的手巾，目光常由壁上的照片，移到玉姊的臉上，想給她一個暗示。

她會意了，撫慰地說：「洛麗，不要呆坐着發癡了，今晚我陪你去看看Rose Marie，你總可以高興了；不過我的事情實在是多，學生的本子還沒有開始改，星期一又得發還給他們，

好在明日是星期日，你大概可以幫幫你的玉姊的忙吧！」

這種撫慰是純粹地給她的嗎？不是，多少也是給他的吧！

呀！玫瑰更光彩了，從眸子裏射出來的光芒，閃爍地照耀在小房內，金鈴的聲音，又鏗鏘地有節奏地響了，因為洛麗在說話了呀！因為洛麗在笑了呀！

「玉姊，你真是好人，我永遠地忘不了你，祇要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我都願幫助你，可是，本子改錯了，別怪我。」天真的笑容，悅耳的聲音。

呵！春天！畢竟是春天！春之神撒下了愛的種子，深深地種在他的心田中。

「碩民，你有時間和我們一道去看看嗎？片子聽說好極了，有很好聽的歌呢！你素來是音樂的愛好者，不可不去欣賞。」又向洛麗說：「洛麗，聽說男主角是新進的明星，歌喉不弱於珍尼麥唐納，是不是？」

給與玉姊的回答，是責備的目光，撅起的小嘴。

於是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玉姊：「好的，我極願意陪你們去看。」

不錯，美麗的姣好的小鳥是怕人的，尤其是陌生人。

晚飯後，三人隨着潮水般的人羣，湧入了維多利影戲院。

電燈漸漸地熄了，接着預告片之後，女主角的舞姿，婆婆在銀幕上，尖而圓的歌聲，送入了影迷的耳鼓，人人都凝神地在欣賞。

洛麗更帶着渴慕的心靈傾聽着，他看見她的脚在玉姊那邊按着歌聲合拍地搖。

電影完了，她戀戀地說：「玉姊，可惜這是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了，有機會時，我要看第二次呢！」

燦爛的微笑，可愛的姣態，映入了他的眼簾。

粉紅色的片子，給與了他粉紅色的幻想，粉紅色的幻想，能不能成爲粉紅色的事實呢？

天知道！

中

代序的氣節，不斷地循環着，推進着，人們都說：「春天去了，夏天來了！」

碩民如果沒有受着強烈的日光侵襲時，汗珠沒有一顆顆突出毛孔時，他一定要嚴重地抗議說：「誰說春天去了呢?!現在不正是欣欣向榮的春天嗎！」

因爲他有着一顆春天的心呀!因爲春之神在他的心田中撒下的愛的種子已經萌芽，一天天地在長大呀!是甚麼液培養的呢?是那甜蜜的爱情之露呀!

他自從認識洛麗後，無時無刻不是期待着休假日的速臨；他們都是異鄉的游子，爲了事業，爲了前程，離開了可愛的家庭，來到這繁華的都市；洛麗初來這兒讀書，人地生疏，她的哥哥特介紹給他的玉姊，融洽的性情，鄉土的觀念，織成了她們的友誼，使她每逢休假日，將玉姊的家成爲唯一的歸宿地。他以前不常來玉姊的家，現在恨不能每日都是休假日，好到玉姊家去看望他那思念的人；雖然相逢時常是無言的沉默，可是彼此的心弦在奏着交響的曲調，打破這沉靜的常是玉姊，她有一張會說的談諧的嘴，看到這種局面時，她必得想出許多惹人啼笑皆非的話來捉弄他們。

有一次，靜寂充滿了房間，大家都無言地坐着，差不多可以聽到每人的呼吸聲。玉姊不能忍耐了，鼓着嘴說：「你們倆都在想心事嗎？何不說了出來，使我廣廣見聞呢！」

他們不自知地相互一笑，他站起來在房中來回地踱着，口中吹哨着不知名的歌曲；她漫無意識地隨着哼起來。

「你們一唱一和怪有意思呢！」玉姊調笑地說。

她即刻止住她的哼聲，死命地向她盯了一眼後，頭低了，臉紅了，玫瑰又開在春天裏了！他却向她送了一個愉悅的笑，是用來感謝她瞭解他的內心的呀！

他平日最愛說愛笑，現在也喜歡靜默了。因為在靜默中，他可凝思地去幻想一個快樂的環境，想到入神的時候，如果不是被玉姊的說話打斷了他的思流，他還以為他是在現實界生活着，所以他決定為他的幻想中的快樂的環境奮鬥。

壁上的日曆一天天的減薄，他們的愛情却一天天地增厚。不錯，這是成反比的，可是與時日的前進是成正比的。

現在，洛麗變了，她發覺他有一個高尚的靈魂，純潔的，真摯的；有一個富於憐憫編造幻夢的心，充滿熱情富於理想的心；於是在她的寧靜的聖潔的心湖中，被激起了神聖的愛的漣漪，她不由自主地深沉在美麗的快樂的幻境中；對於玉姊調笑的報答，再不是責備的眼光，而是美麗的笑，春天的笑，好像陽光在花瓣上發亮；對於他，也漸漸地親密，呵！夢的花徑裏的蓓蕾，將開放在生的陽光照耀的路上，用蜜意去溫暖牠們，用柔情去灌溉牠們。

她的哥哥很同情於他倆的要好，因為他覺得碩民不是輕跳的子弟，老誠，厚道，決不至毀滅他的妹妹的幸福，這是由幾次的晤談所得到的推論。

有一個日子，一個可紀念的日子，碩民照例地向玉姊的居所走去，走進玉姊的房間，見玉姊單獨地坐在書桌旁看書，寂寞地，淒涼地；看見他來了，也不起身招呼。

「玉姊，洛麗呢？沒有回嗎？」他無精打彩地問。

「洛麗……她已回家鄉去了……你還不知道？」她慢吞吞地答，將手帕揉着眼睛。

他急了，眼睛裏閃着憂愁的詫異的光：「可真有這回事？爲甚麼去得這般匆匆？要走時她爲甚麼不寫信告訴我？」說話時兩手交搓着，兩腳在地板上躁着。

「我難道說你不成？別慌吧！你坐下我再詳細地告訴你。」

他在靠近書桌的那張搖椅上坐下，背朝着房門。

她嘆息着說：「洛麗的爸爸是專制的魔王，禮教的奴隸，他聽得他的姑娘在外面有他認爲越軌的舉動，拍電來叫她即刻回去，她知道她的爸爸的脾氣，所以在前兩日就動身了。」

寂寞，悲哀，氾溢在這房內，她的眼光投射在書本上，他靜默地垂着頭……

「是的，春天去了，夏天來了，可怕的淒涼的秋天也快來了呀！」他喃喃地自語。

她將手帕蒙着臉，肩一聳一聳地動。

忽然從門後傳出一陣斷續的輕輕的笑聲來，呵！這是洛麗的笑聲。

他的臉上的憂鬱的陰雲，被春風吹開了，煥發出快樂的春天的光彩。

「玉姊，你們合演的好戲呀！」

他驀地站起來，轉身向門後走去，洛麗正格格地笑着蹲在地上。

「驅子，趕快出來吧！」他扯着她的短髮說。

她一笑一扭地捱到椅子上，這時玉姊眼淚都笑出來了，他強制住笑容，瞪着眼瞧着她們。

「洛麗，今天你好開心呀！有甚麼事這樂？快告訴我！」他當玉姊出去了時，快意地問。

「告訴你：哥哥已將我們的事寫信去徵求爸爸的同意了。」

「呵！我真快樂！可是他老人家的脾氣是不是如玉姊所說的那般古怪呢？」他不放心地問。

「古怪是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但他很愛我，尤其相信哥哥，我想他不至於反對的。」

「古怪是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他沉吟着，「洛麗，別太開心早了，還沒有得到回信，你能有十足的把握嗎？」

「照我的想像是不成問題的，」她肯定地說，「現在，夏天快完了，當秋涼的時候總可以得到一個美滿的回信，你等着吧！」

春沒有去，夏天預示了一個春的消息，秋天將帶來一個春的消息。

下

夏很快地走到了盡頭，秋來了，碩民較以前更興奮，更快樂，臉上常是含着得意的微笑。『我真可以驕傲地說一聲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呵！』他心中暗語着，因為洛麗會肯定地告訴他，秋涼的時候準可以得到一個美滿的春的消息；所以他慶幸自己，以後可以永遠沐浴在春的陽光的愛撫裏，沉溺在永生的幻想中。

可是，秋天帶來的真是春的消息嗎？不是，決不是，秋天所帶來的是秋的消息，可怕的悲哀的秋的消息。

『碩民，一封信！快向我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你不行，我不把信給你，』將信在他的眼前一晃，『你看：這粉紅色的信封，一定是帶來了你所盼望的粉紅色的消息，春的消息！』

當一天晚飯後，他正在操場上打球時，與他比較接近的同學王君，手中拿着一封信，急匆匆地跑來向他說。

粉紅色的信封，秀麗的字跡，跳入了他的眼睛，不待王君說完，行一個恰好九十度的鞠躬禮，得到了他所渴望着的信，不，是渴望着的消息，春的消息。

他快步地離開了操場，走到花園裏的池畔的一角坐下，方將那信封急忙地拆開。

信是很長的，字是秀麗的，顫抖的，話是明顯的，悲哀的，呵！他的心靈也是顫抖的了。

，悲哀的了。

『碩民：在這信的開端，我先得請求你的憐憫和原諒，我的脆弱的心受了創傷，可惡的舊禮教在拿着尖刀刺牠；我沒有力量反抗，我不能反抗，我的心是痛苦的，悲涼的，牠不能再受刺激，須要你的原諒去溫暖牠，你的憐憫去慰撫牠，如果你不原諒我，不憐憫我，牠將更難受，或許因此終止牠的跳躍。

現在，待我將這不幸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你吧！

事情的發生，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自從哥哥將我們的事寫信去告訴爸爸，並徵求爸爸的同意後，我斷定可以得到一個美滿的答覆，因為爸爸是愛我的，是信任哥哥的，所以我曾有把握地向你說：「你等着吧！秋涼的時候總可以得到一個最美滿的回信了。」在我的理想中，不是有一個你所盼望的有着春的消息的回信嗎！我們是這樣靜靜地等待，忍耐地等待，以為生的路上將閃着藍空的微笑，開着美麗的鮮花，不是在幻想的夢境裏巡禮，而是在現實的環境中生活。誰知我們都是被舊禮教的權威壓迫成的聰明的蠢人，愚蠢的智者；在靈魂的兩重路上，拿快樂，希望，勝利和光榮來安慰自己的，變了哄騙自己的材料；我們願走上那美麗的樂園，然而却被逼迫走入了痛苦的加爾加塔，這是弱小者多難堪的一回事呵！

前三天的下午，傳達室的工人來叫我，說是有兩位男客會我。我一面奔跑着，一面心裏在思索：「兩個男客是誰？大概一個是哥哥，其他的一個又是誰呢？碩民必不得來的，因為今日不是假期，又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呀！」

我帶着一顆奇異的心，走入了會客室，不錯，一個是哥哥，其他的一個却是我每日在盼望着得到他的回信的爸爸；我那時還意料着爸爸帶來的是春的消息，所以我叫起來了：「爸爸：你來了，真是我想不到的事！」當我將眼光向他一瞥時，是一張嚴肅的臉，沒有一絲笑容。

「洛麗，坐下吧！我有話和你談。」

呵！那時我知道事情弄糟了，我好像犯罪的囚犯，預備受法官的審判，顫慄地坐下，心在怦怦地跳着，我柔聲地問道：「爸爸，是甚麼事呢？」我還希望這將開始的談話是快樂的，中意的；可是當我的目光偷偷地移向哥哥時，他在靜默地坐着，一動也不動，是那般憂鬱的神情，於是我的希望又陰消了。恐怖，煩急占有了我整個的心房。

爸爸咳了一聲嗽後，莊厲地說：「洛麗，你為甚麼不專心念書呢？剛剛離開了我就瞎鬧起來，你難道不知道你的爸爸的性情嗎？我最反對戀愛，我覺得戀愛是禮教的叛徒，但是你偏偏要違背我的意志，去做我不願意你做的事！我送你念書的目的，因為你的資質很不錯，

認爲你將來有點希望，並不是送你學時髦談戀愛的。你的大姊二姊僅僅在家裏念了幾年古書；沒有繼續升學，因爲她們不如你聰明。關於她們的婚姻，都是由我作主，大姊是指腹的婚約；二姊呢，還祇六七歲時就給她訂好了。爲父母的沒有不愛兒女的，沒有不爲兒女的幸福設想的，她們現在不都是舒適地生活着嗎？孩子！爸爸愛你，決不忍看你墮落，社會是罪惡的，人心是險詐的，你可以担保你不受別人的欺騙嗎？你可以斷定這種婚姻是你的幸福嗎？……」

我的眼淚如泉水般地湧了出來，我低聲地哭泣着，聽得爸爸說到這裏略微停頓，忙抑住我的悲哀，哽咽地堅決地說：「爸爸，這我都可以自己負責，婚姻是我自身的事，我必經過一番周密的審慎，詳細的調查，方敢決定的。爸爸，碩民是……一個好……男兒，……他……他決不會……毀滅你的女兒……的……的幸福……求你……允許……我……我們……」

他沉重地將手在桌上猛槌了一下，臉紅漲着，聲音更粗厲了，「不孝的孩子！無廉恥的孩子！你還在向我作這無廉恥的要求！……好吧！我沒有多話和你說，你是在替自己阻塞求知的大道，想做一個平凡的淺識的女子，……即刻去收拾你的行李，和我一道回家去，我決定不送你念書了，免得人家說我做爸爸的少數訓。」

我還想鼓起勇氣申辯，可是看到他氣憤的神情，知道申辯也是無益的；並且惹他怒罵起

來，外面經過的人聽了多難爲情喲！所以我唯有用哭泣來洩我心中的痛苦，用嘆息來洩我心中的悲哀。

「爸爸，洛麗怎麼能因此輟學呢？叫她以後與施先生斷絕往來不好嗎？」哥哥哀求地說。

「大偉，你真糊塗到了極點，總要幫她來做說客；不許你多說！」聲色俱厲地。

過了一會，他憤怒地站起來說：「還不去收拾行李嗎？洛麗！……你應該知道你不能拗過我的……你不聽我的話，我們脫離父女關係好了……」說完，怒冲冲地向外走。

碩民！我的心碎了；我的神經昏亂了，我不知我將要如何應付這僵局，麻木地跪在地上，緊緊地扯着他的衣角，他掙脫了；哥哥忙走過來將他攔住，悲哀地說：「爸爸，洛麗不再違抗了呀！」於是我也接着說：「爸爸！可憐你的……女……兒……吧！她……她願意……隨你……回……去……」呵！多勉強的悲哀的聲調喲！

他重復回到椅子上坐下，不住地喘着氣，「趕快替我去收拾行李，聽爸爸的話的方是好孩子。」聲色還是嚴厲的。

我強制住我的哽咽，拭去我的淚痕，提起沉重的脚，憂愁地踱到寢室裏。

同學見我滿面的愁容，眼睛也是潤濕的，熱心地問我：「洛麗，你發生了不幸的事嗎？」

「是的，哥哥來告訴我，他接了姐姐拍來的電報，說是爸爸……病……得很……厲害……」
……（碩民，這是不願說的謊話呀！）叫我們即……即刻回去……」

「你請了假嗎？」她們同情地問。

「這……這學期……我……我……不得……來……來……了」我又哽咽地說。

「洛麗，不要悲傷吧！或許你的爸爸現在已好了許多了。」她們溫柔地安慰我，幫我收拾行李。

呵！我對於她們祇有感激和羨慕，她們是幸福的寵兒，自由的驕子，臨別時，我至誠地祝福她們。

碩民，別了！永別了！我本想來和你作最後一次的把晤，大家同聲一哭，用我們的眼淚去洗滌我們的心的創傷，但是固執的父親不允許我有這種要求，就是要向玉姊告別的機會也無形地被剝奪了去，我祇好抱着滿懷的憂愁，悲哀，淒涼，寂寞，行尸般地回到了我的家鄉。
「春天去了，夏天來了，可怕的淒涼的秋天也快來了呀！」唉！碩民，誰料虛假的頑笑竟成了未來的遭遇的寫照呢！一時的痛語竟成了命運的讖言呢！

唉！現在是秋天，可怕的淒涼的悲哀的秋天，從秋的國度裏送來的決沒有春的消息；不

，或許也有，但是牠祇送給那幸福的有着春天的心情的人們，命運允許他們沐浴在永恆的青春的泉裏。在我的心裏的秋天，牠祇會下雨，一滴一滴的雨，我的心被搗碎了呀！

碩民，我還是一個在爸爸的羽翼下生活的弱女，我承認我懦弱，我不能失去爸爸的愛；我寧願傷自己的心，而不願傷爸爸的心。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母親很愛我，可是十年前的一個淒風苦雨的春日裏，她永恆地閉上了她的眼睛，痛苦地離開了我們！唉！在十年前的春日裏，秋天就偷偷地爬進了我的幼小的心裏了呀！

母親死後，爸爸是一個忠實的能負重的駱駝，背上了這四隻可憐的沉重的袋子，經過荒涼的沙漠，崎嶇的道路，方將牠們輕輕地放下，吁出一口長氣。他的力量消失了，他的背更彎曲了，他辛苦地已踏上了他的生命的旅程的盡頭；我們呢，却茁肥茂盛；我們是他的心血精力培養大的呀！

所以爸爸是我的恩人，我不能傷他的心，我不願傷他的心；幸福是我自身的享受，我爲了爸爸的恩與愛，我不得不犧牲我的幸福。

碩民，忘掉我吧！爲我的學業努力吧！你是有造就的青年，在你的前途充滿着光明和希望！我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子，不幸的女孩子，不值得你去留戀，忘掉我吧，碩民！

我最後獻給你的安慰物，是一顆純潔的創傷了的心，牠將要永遠地愛你，永遠得如天上永恆的星！

敬祝

健康

被幸運遺棄了的洛麗。」

看完這封悲哀的信，他哭了，破碎的心弦，能彈出快樂的曲調嗎？！

季節的轉換，祇給與了他一些悵惘和失望，掩蓋了青春的心情。

不自由的婚姻，舊的禮教觀念，他的幸福完全給牠們毀滅了。

過去的生活，是多麼值得憧憬的呵！那時候世界上祇有光，祇有花，祇有愛，祇有溫暖；現在呢，一切都成了慘痛的回憶！

現在的世界沒有陽光，沒有花香，沒有樹影，沒有鳥叫，……一切，都被秋風帶走了。

夜沉重地籠罩了大地，月亮的光是慘淡的，淒涼的，星星如同鬼魅的眼睛，對他說着悲哀和失望。

宇宙是靜寂的，死一般地靜寂，唯有秋風在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語。

呵！榮華與凋謝，快樂與悲哀，春與秋！

他底心在痛，失望在咬牠，悲哀在咬牠，於是他的心如鉛一般地沉落了，沒有春天呢！

他的心……

一九三七，四，二十。



心弦曲

王 颺

有人向雲中唱起鈞天之歌，
四野的回音像淒怨的私語，
一莖鬱綠色的麥之苗，
還沉重地在人心上繫着憂慮。
於是：火熱的心弦彈起幽音，
年青人的眼射出期待的隱密；
心血境翻成海上的激波，
波濤中鼓起來時代的行進。



.....

當我漫過着平淡的日子時，
祇會詠着春之歌秋之什。

慣向青鏡中惋嘆淡了的鬢紅，
懷着被歲月欺騙的憂鬱。

說人生原如一滴草間露，
却無端產生些悲喜劇，
嗟怨的語聲也聽慣了時，
讓生命逐水雲以邁逝。

幻夢還充滿世紀末的哀感，
使人間渡着可憐的安適，



沒有人顧念到昆明的劫灰，
綠楊烟空鎖着戀情之誓。

縱記憶裏曾印上了萬點紅，
海棠風早掃去了二分春事
想拈花一笑悟了色空，
心靈上反洗成一片愁溼。

乃被善諛人稱爲有情癡，
遂迷了眼睛徬徨于路歧；
在窮途流出愧悔的汗，
林風長嘯爲我作「生祭」。

信道明珠是鮫人的淚，



我却羞說有理性者的哭泣，
松濤傳送着陳死人的語言，
也在諷我不懂得撥開荆棘。

這生與死的兩行列裏，
生的沉默便無異于死之寂寂，
一樣的星，月，風，雲之下，
明眼人應該把宇宙透視。

用空想總不能解釋現實，
斗室裏白釀着寂寞的遐思；
讓情感底狂濤埋葬了自己，
被季節所冷笑是誰底過失！
大地吹來柔膩的髮絲香，



知道「誘惑」還在世界常住；
爲了人習於慣性的苟安，
在麗陽光下我咀咒溫煦。

我目望着江所歸日所出，
使靈魂掃淨了霧之幕，
無弦琴將彈出最高音，
眸子會變成青又更青色。

此二個億懶的瘦饞貓狸，
慣從睡眠裏去尋鮮美的魚；
衰老將從咫尺的遠方來，
倘若你仍然喜歡做「夢之癡」。

癡人纔迷信「日光下無新事」。



不懂得海潮音澎湃的啓示！

古卅紀的封條早該揭開，

舊泥沙將被新潮沖去！

.....

新日月期待着人類的覺醒，

過去的日子像斷了線的風箏，

三昧火會熔化金剛石

偉大的企圖該從新開始。

清弦彈出了進行的急曲，

初夏之綠陰將爲熱晴所聚，

縱大風暴轉眼來襲侵，

我將無所畏于雷于風于雨。



綠綠樹與小璉子

朱先達

「媽，綠綠樹要什麼時候才結檸檬呢？」小璉子扳着媽的肩頭問，——他媽正在低頭紡紗。

「嗯，別纏！你忘記了：綠綠樹最恨人不聽話的。乖乖地睡覺去，綠綠樹明天就會開花啦。」

小璉子真的放下手，半蹲半站的對着頻頻跳動的燈焰出神，彷彿那燈焰就是綠綠樹的花，過不了幾時便變成個檸檬了。

檸檬是小璉子整個的希望，這一年來，他沒有一天不看他手植的綠綠樹，沒有一時一刻

不惦记着那綠綠樹會結檸檬。究竟檸檬有多大？他只從給他那綠綠樹的七公公口中聽見過。在夢裏，他見到的差不多有柚子那末大，紅的，像熟透了的荔枝。

他媽給他鋪好床，他又得夢中尋他的檸檬抱弄去了。

二

第二天一早他就翻身下床，等不及媽跟他洗臉，就跑到後園看他的綠絲樹去。綠綠樹還沒有開花，小璉子可楞住了。他心裏想：爲什麼還不開花呢？難道媽又哄我？是的，媽哄他不止這一次了，可是從不會動搖過小璉子對於他媽的信仰；他只不明白媽的話幹嗎不準確，綠綠樹仍然沒有開花？

那株樹比小璉子高有尺許，小璉子就常常和牠比過高。媽說：「小璉子呀，你試比比，看是你高還是綠綠樹高？」小璉子馬上走近樹去，一面比一面說：「我高我高，小璉子比綠樹高。」於是媽笑了，小璉子也笑了。現在，經春風一吹，綠綠樹倒比小璉子高出多了。然而小璉子並不喪氣，因爲他平生所見到的，如柚樹，荔枝樹，都比他爸爸還要高，所以小璉子早有了樹比人高的觀念；但當綠綠樹比他矮的時候，他曾格外的歡喜，而且不專是爲的摘檸檬時用不着搭凳的緣故。

綠綠樹的葉，爲三小葉的掌狀複葉退化了的單身複葉，近葉柄處裂着直至葉軸的深痕，除了葉尖特銳，一片片活像些平面的葫蘆。樹身多刺，好幾次扎破過小璉子的掌心，小璉子至今還沒有忘記。小璉子有時居然恨起綠綠樹來，也就爲了這一回事；他不明白那並不是綠樹有心的過失。他愛綠綠樹，然而綠綠樹扎出他的紅紅，爸又派他的不是，他受了雙重的委屈，向誰訴呢？

爸常問小璉子：「小璉子，你愛荔枝呢還是愛檸檬？」

「我愛檸檬。」

「傻子，檸檬酸的，那比得上荔枝又香又甜？」

小璉子再也沒有回答，他着實回答不了這問題。他只覺得檸檬可愛。究竟所有的檸檬都可愛呢？抑或他自己手植的綠綠樹結的檸檬才可愛呢？他也分辨不清楚。他只明白他手植的綠綠樹準會結檸檬。他無時無刻不渴望着，期待着；然而直至今天綠綠樹還不開花！他楞了一會，又唱起歌來了：

綠綠樹，

快開花，

開過花呀就結果，

結了果兒摘給媽。

媽在廚房中聽到了，大聲喊：

「小璉子呀，快回來！露那末重，怎早就出去？」

三

早飯熟了，媽說：

「小璉子，打梆梆去。」

那梆子是他爸的信號，卜卜卜，卜卜卜，是吃飯；卜卜，卜卜，卜卜，是有緊要的事情；總之都是叫他爸回家。小璉子雖祇有六歲，從去年夏天起，就學會這兩手了。那梆子就掛在大門邊的瓜棚底下，因要遷就小璉子的緣故，只掛的尺來高。那根棒子也懸着，算是那梆子的終身伴侶。

因為四山環抱，打起梆來便有回聲，小璉子這才感到有趣。他爸聽到的也許是回聲吧。太陽已經爬到樹頂，東風正在吹着，滿山滿谷全是綠色，中間雜有些紅，雜有些白，那是花。什麼花呢？小璉子不懂得。小璉子打過梆子，就爬在壓稻出穀的石軸上等爸，其實他

是看山嵐，看在水田間飛來飛去的鶴，他被大自然迷住了，他竟不覺得他爸已經站在他身邊。

爸赤着雙腳，腿肚子黏有好些泥；粗壯的大腿滿是毛，胸口也有一撮。他一面進門，一面扣衣釦子；小璉子扯着他高高捲起的褲管，致他走起路來顯得有點兒跛。

吃飯的時候，爸告訴媽：

「剛才和順生叔說過了，他很高興，說是明天就送去也可以。他又說，都是自家人，用不着客氣。但我想，到年到節多送他點禮，不也——，你說怎麼樣？」

媽照例沒意見，只伸長脖子向小璉子說：

「要讀書啦，小璉子。」

小璉子張大着兩隻黑眼睛，看看媽又看看爸，飯也忘記吃了。

「怎麼樣，小璉子？吃飯呀！怕讀書嗎？一個人是應該讀點書的；你爸爸就吃虧在不認得字。」

然而小璉子並不是怕讀書，他曾憧憬過讀書的快樂；但他捨不得離開他的綠綠樹，——綠樹是他的靈魂。他知道他一讀書就得到東塾去，東塾雖說不遠，也有一里多路，白天要看綠綠樹會否開花，往返是很不便當的，許根本不可能，那怎麼辦呢？

假如綠綠樹是植在一個盆裏，還不至於沒辦法，小璉子可以把牠連盆搬到東塾，放學後再搬回來。至於盆子連泥再加上一株樹究有多重，小璉子可沒想到。

當初爲什麼不植在盤子裏呢？他想起來了，是七公公出的主意。七公公說：「就在水池邊吧，淋水方便。」現在，瞎，七公公真害人！

四

四方臉的順生叔，實在唬人；小璉子從入塾那一天起，就對他很害怕。小璉子第一天讀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怪順口的，而且也很中聽；他讀不上幾遍就熟了。先生稱他「天粉糕」，他想，這倒不錯，天粉糕一定是很好吃的，但不曉得媽會不會做。

小璉子起初回家裏吃早飯的，後來改爲由爸送去；再後來改同先生合伙，小璉子更顯得不高興了。他曾向媽訴苦，媽只笑笑沒有做聲。有一天，小璉子實在營不過了，沒有吃早飯就託故開趨；但到得家門口又不敢進去，繞個小灣子到屋後面，扳開籐竹，鑽呀鑽的居然鑽了進去。他聽到媽的聲音了，「祝祝祝」在叫鷄。他稍爲躲了一下，胆子又漸漸地大起來。他相信媽不會就出來的，那兩扇門分明緊緊的閉着，要出來得先開門，而拔門就會發出一種

聽熟了的聲響。

他一步緊一步的湊近綠綠樹去，綠綠樹的葉子正在閃光。他聞到綠綠樹所特有的那一股香氣了。那香氣的沁入，弛緩了小璉子的緊張着的神經。他站着看了一會，再蹲下去看樹幹，樹幹呈灰黃色，漸上變青，枝桠才現綠色，愈出愈綠，至葉子，簡直是碧綠了。那些低下的背陽的葉子，還殘留着滾來滾去的露珠。

他自己也不知道蹲了多少時候，待感到兩腿有些痲痺了，才站起來。一站又不知道站了多久，直至肚子裏忽然噁哩咕嚕地作響，這才記起今日不曾吃飯。他看了看那後門，後門關着；再看看自己鑽的那洞口，洞口雖然張着，可是他已鼓不起勇氣再鑽出去；最後看到那一列列排着的菜畦，心想有了。然而不幸得很：蘿蔔早拔完了，薯只有苗！

小璉子正在爲難，院子裏有人在談話了，他聽得出有一個是媽，另外一個，啊，糟糕！先生竟尋到家裏來啦。這一頓打！小璉子直吓得呆了。後來還是那熟悉的拔門聲驚醒了他，接着是媽媽的快樂的如釋重負的呼叫，更弄得他不知所措。

媽拉着他的小手，一面往裏走一面不關痛癢地罵。先生跟在後面，扳着臉孔，有時做出一種笑，更令人吃弗消，小璉子再不敢回頭看了。

媽送先生出了大門，回頭給小璉子弄蛋炒飯；小璉子嫌飯太硬，吞不下去，媽再給他弄菜湯，這才勉強咽下了半碗。媽又跟他洗臉，洗頭，換衣裳，預備送他東塾去，他抵死不肯走，媽生氣了：

「老不聽話，等會告訴爸爸打你。」

小璉子還是撅着小嘴不做聲。媽也奈何他不得，只好由他去。

太陽下山的時候，爸牽着水牯回來，一看見小璉子就問：

「誰送你回來的，咦？」

媽替他回答：「是我接他回來的。」

「唔。」——「小璉子，來，爸有油柑子，吶，這麼大個。」

小璉子接過一大把油柑子，塞了個頂大的入口，把其餘的裝進口袋。爸又問：

「小璉子呀，今天讀幾行書？背給我聽聽看。」

小璉子心想糟了，只記得兩句：「如負薪，如掛角，」那怎麼行？爸見他背不出，笑了

笑，說：

「忘了吧？忘的這樣快！」

小璉子心一鬆，有主意了，趕快回答：

「沒有沒有，還沒有忘記。爸爸你聽：曰喜怒，曰哀樂，愛惡欲，乃七情。匏土革，木石金，與絲竹，乃八音。對不對？」

「哈哈！」爸爸大笑，抱起小璉子來香了兩下。小璉子暗地裏却笑：「好糊塗的爸爸！」

五

天氣漸漸地變熱，先生脫去了上衣，老是用手搓胸脯上的汗膩，一條條的彈到地上。有時一面揮扇一面擦腳趾叉，再聞聞手指頭的氣味。先生教小璉子他們也把上衣脫去，好讓汗水一直流到褲腰。

小璉子最怕接近先生，先生身上有狐臭；小璉子常給熏的吃不飽飯，小三子管先生叫「黑老鼠」，也就爲的他身上有騷氣，而且臉盤很黑。

有一天，小三子因爲背不出書挨打，恨透了「黑老鼠」，給「黑老鼠」盛飯的時候，先吐口唾沫在碗底，「黑老鼠」那裏曉得？把飯吃的精光，還倒湯進碗裏喝呢。小璉子快活極了，從此跟小三子滿要好，常邀小三子到他家後園看他手植的綠綠樹。

綠綠樹越發長得高了，快比小璉子高出一倍。小璉子覺得綠綠樹更可愛，更偉大；但他

不明白綠綠樹爲什麼還不開花。

有一次，小三子無意中弄斷了一小枝，小璉子給氣的瘋了，抓住小三子亂咬，差點兒沒把小三子半個耳朵咬下來。可是過不了兩天又和小三子玩在一起了。

小三子常常誇說他家園裏有多大一株的龍眼樹，多大一叢芭蕉，小璉子都不希罕他的。小璉子只愛綠綠樹——他手植的綠綠樹；天天給綠綠樹淋水。就爲的淋水給扎破過手和臉，他才曉得綠綠樹的孤介，——不喜歡人家挨近他。他以後改用潑的方法；然而不行，弄濕了自己的衣裳還算小事，綠綠樹的嫩芽可遭殃，根柢反而得不到水。究竟小璉子聰明，居然想出個兩全的辦法：用竹製的唧筒輸射。上學之前灌一次，回來再灌一次。這末一來，綠綠樹更加綠得可愛了。

但是綠綠樹還沒有開花的朕兆，大概是水還沒有灌得夠的緣故吧。

六

又一天的下午，先生進裏間會周公去了，六個「糊猴」也有四個伏在桌邊午睡，剩下小三子替小璉子爪背上的癩子，癩子破裂的聲音代替了他倆低聲的談笑。

驀地進來了一個老人，白鬚子，紅臉孔，穿的是藍麻布短衫，拄着一根橘木旱煙管，黃

得發亮，有胸口那麼高。他把眼睛慢慢地向四週打個轉，就落在小璉子身上；同時眯着眼睛說：

「小璉子，還認得七公公嗎？」

小璉子喜歡得直跳起來，往前一衝，抱着七公公的大腿，喊：

「七公公，噯，七公公。」

七公公摸了摸小璉子的前劉海，擱下煙管，「唔」的一聲抱起小璉子來；——小璉子比從前重得多了。小璉子一手拔緊七公公的鬚子，另一隻手扯着七公公的耳朵，問七公公這半年多往那去了；七公公只打個哈哈沒有說，其實說了小璉子也不會明白的。

小璉子愛綠綠樹，樹苗是七公公給的，而且幫同他植，所以也愛七公公。七公公不見了，小璉子着實悶了好幾天；後來也就淡忘了。月前結識了小三子，後園裏又有了同伴，更把七公公拋在腦後。可是三天前小三子從小璉子家裏踏着月色回去，在路上摔了一跤，從此晚飯後再不來了。小璉子正感到孤獨的難過，而老伴七公公回來了，小璉子那能不歡喜呢？

七公公問綠綠樹有多高了，小璉子歪着頭回答：

「好高高好高，比小璉子高，比七公公高。」

七公公哈哈大笑：「是嗎，啊，長得真快——小璉子，你估我口袋裏有什麼東西？」

「呃，給我，七公公，給我。」

原來是一串黃澄澄的琥珀珠。小璉子正把玩得出神，冷不防給小三子一把搶去了。小璉子一挺挺脫了七公公的臂彎，一邊哭着一邊追，這可吵醒了先生的午夢。先生從裏間喝問：

「吵什麼？討打！」

「順生哥，你好呀！」七公公衝裏間說。

「是誰？」先生跋着一雙「燕子尾」出來，見是七公公，連忙點頭，說：

「哦，七叔，什麼時候回來的？」

「今天早上。剛才聽到顯生說，今年還是你坐館，小璉子已上學，我就踱到這裏來看你，順便也看看他。」說時指着小璉子。小璉子已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書位，做字本上正壓着那串琥珀珠。

七公公和先生談了好一陣，要走了，再踱過去看看小璉子做寫的字，指着問小璉子認不認得，小璉子偏着頭說認得；七公公要小璉子唸，小璉子可不答應；只低聲約好七公公晚上到他家去——一同看綠綠樹去，七公公笑着點點頭。

自從七公公回來，小璉子更顯得快活了。七公公會學狗叫，肯給小璉子當馬兒騎，又能摘去綠綠樹的捲葉，踏殺那些捲葉蟲，總之小璉子喜歡做的事他都能夠做。他又教小璉子把那串琥珀珠掛在綠綠樹的幹刺上，說是這樣綠綠樹才快開花，結果。

端陽節前三天先生回家去了，小璉子就整天躲在後園裏，趕螞蟻，捉蟋蟀，灌綠綠樹，忙個不休。七公公因為過節，事情忙，不常來看小璉子了。

是初六那天早上，小璉子正給綠綠樹淋水，猛地裏聽到七公公在喊他，急抬頭看，又找不到七公公在那裏；直等到七公公叫第二聲才曉得原來是在籐竹圍外。

「七公公，進來呵！快！」

「還沒有開大門，快去開開讓我進去。」

「不，我不去開。那，七公公，鑽呵；小璉子鑽過來的；嘻嘻。」小璉子指着 he 從前鑽過的那個窟窿教七公公鑽。七公公搖搖頭：

「不行，七公公老了，鑽不過去。」

「七公公不老，鑽得過的；小璉子說，七公公鑽得過的。七公公，快鑽呵！小璉子幫你

的忙。」

七公公給逼得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鑽：先伸進兩手，讓小璉子抓住往裏拉。才拉進半身，七公公就喘着氣嚷：

「小璉子，不行啦。」

「行，行；來。」嗤的一聲，七公公的褲子給扯破了一大塊，然而七公公終於進來了。

七公公捫着屁股埋怨小璉子。小璉子告訴七公公腿上出紅紅呢；七公公慌了，摸了摸，血是有點，但並不感覺到痛，——原來只破了點皮。七公公教小璉子向媽要來針線，躲到那邊芭蕉葉下縫褲子上的裂口。小璉子則對着綠綠樹拍手唱歌：

七公公，

鑽窟窿；

扯破了褲子；

弄出紅紅。

「小璉子呀，罵得我好！你等着，過會胳膊你去。」

「嘻嘻，七公公，你來看呵！」

「什麼事？」

「綠綠樹又長了新芽呢！」

「是嗎！我就來。」

小璉子又唱起歌來了：

太陽在東我在西。

媽媽在院子裏叫鷄；

七公公快來看呵，

噯喲，綠綠樹又長了新枝！

大約是太快活了的緣故吧，一不留神，掉到水池裏去了。七公公聽到「撲通」一聲響，趕忙站起來看，不見了小璉子！慌了，來不及穿褲子就衝水池邊跑去，小璉子果然掉在池中。再也用不着遲疑，直跳下去把小璉子抱起，然後大聲喊來小璉子的媽。

八

夜裏小璉子發寒發熱，顯生嫂慌了手脚，叫「小璉子的爸」打起燈籠請醫生去；可巧醫生進城關蟋蟀去了，還沒有回來。顯生嫂急得瘋了，大罵「小璉子的爸」沒用；顯生哥不做

聲，只目不轉睛地看着小璉子的熾紅的臉孔。

小璉子不時發出嚙語，彷彿是叫檸檬，也彷彿是叫綠綠樹。東方現魚肚白的時候，小璉子忽然張開眼睛叫「媽！」媽正要問他什麼事？那裏難受？他已閉上眼臉了。媽情知不妙，摸一摸他的額頭，則正在表汗呢。她於是縱聲大哭：「小璉子呀！我的小寶寶呀！你千萬不要丟了媽走呀！你去了你媽也活不成了呀！」直等到她丈夫搖着她的肩頭叫她先別哭，她才記起一樁事來，馬上回過頭來發命令：

「艾！」

「在那在那？」

「快拿來呀！」

「放在那？」

「死王八！還不放在抽屜裏？」

可是顯生哥翻了一陣抽屜沒有找着，抬頭才看見原來已擱在棹面了啦。

於是顯生哥掌燈，顯生嫂燃艾兼灸。先灸頂門，不靈，再灸眉心，也不靈，顯生嫂再也灸不去了，手在發抖。顯生哥看見就一手把艾奪過來，當着人中來一下大的，小璉子這才哭

出聲來。那時天已大白了，外面敲門的有七公公。

七公公跟着顯生哥進來，顯生嫂連忙起身讓坐。七公公看到房裏的情景就有點兒酸鼻！
七公公問小璉子：

「小璉子，你認得我是誰嗎？」

「七公公。」——「媽，渴。」

媽給他喝了半壺開水，神志益發清醒了，問七公公：

「七公公，綠綠樹開花沒有？」

「快開啦。」

「我要去看看！」

這回是他媽回答：「等好了才去。」

「不，我要去，給綠綠樹淋水去。」

「我替你淋。綠綠樹是我給你的，牠一定還認得我。」

小璉子再也沒話可說。

太陽下山的時候醫生才來，診過脈，說是傷寒，開個麻黃桂枝湯，袖起「利市」就走了

。第二天正午又來，已喝得醉醺醺的，問了問病情，再摸摸脈，改開個防風通聖散，又袖起「利市」走了。從此「利市」打足了醫生每天所需的酒，而小璉子則得了三天一次的瘡。

因為是三天才發作一次，那沒有發作的兩天，小璉子照舊看他的綠綠樹去，——是媽媽背着他去。小璉子看到綠綠樹是那末的葱葱鬱鬱，才感到自己病得可憐。但病只能增加他目漸形穢的意念，不能絲毫減少他對於綠綠樹的愛戀；——綠綠樹在小璉子的心目中，像是愛人，又像是姐姐。至於綠綠樹對他的觀念是怎樣，那只有老天爺才曉得吧。

九

小璉子這瘡一直拖延到秋涼之後。

今年小璉子沒有吃到荔枝，椰子和龍眼，然而小璉子並不覺得可惜，因為他要吃的是檸檬——他手植的綠綠樹所結的檸檬。去年夏天他在外祖母家裏吃過檸檬水來的，酸中帶甜，他到現在還牢牢記着。他想，他的綠綠樹結了檸檬的時候，一準請外祖母來，讓她也嘗嘗看。

先生早中暑死了，小璉子再也用不着上學；整天纏着七公公陪他在後園裏玩。七公公教他烤白薯：先用乾泥砌成個窩，圓頂的，活像個墳，然後拾來好些枯枝塞到裏面燒，等到泥

塊給燒的快發紅了，才把炭火清出來，塞進白薯，將窖打倒，過一會就熟了。

有一次正在砌窖，爸來了，拈起七公公的橘木煙袋旋來轉去的看，忽然問七公公：

「您說檸檬樹可以做煙袋嗎？」

小璉子給吓得呆了。幸得七公公替他解圍。七公公說：

「不見得好吧，不像橘木那末結實。——怎麼，你也要一根？你是什麼時候抽上癮的？」

爸笑了笑，隨說：「我想要根短一點的，我還用不着這末長的。」爸說時揮了揮手上的煙袋，接着塞到口裏吸一吸，「唧」的一聲。

「好吧，我明天替你弄一根來，頂好是找到橘木的，再不然柚木也行。」

小璉子暗地裏捏了把冷汗。

十

又到穿衿衣的時候了。七公公拄着那根橘木旱煙管，另一隻手牽着小璉子到西邊山上拾椎子去。路上遇到他爸挑着兩大捆甘蔗回來，腰帶上插着根旱煙袋，是七公公弄來的材料，他爸自己動手鑽的；但還沒有七公公手裏的那末黃，那末發亮。

小璉子攬過來七公公的旱煙袋，拄呀拄的拖着七公公走；七公公短了一支腿，爬山的時

候更顯得吃力。小璉子忽然指着半山腰的園裏嚷起綠綠樹來；七公公抬頭一看，原來是些橘子樹。但是小璉子不相信七公公的話，非去看個分明不可；七公公當然拗不過他。

爬呀爬的七公公在喘氣，小璉子在嚷；還沒有爬到半山，媽媽在山下菜園裏大聲叫：

「小璉子呀，快回來！」

爸也喊七公公帶小璉子下山。小璉子着實掃興，但又不能不聽媽和爸的話；沒精打采地回到菜園邊，才從爸的口中曉得外祖母病得很重，着人來催媽馬上進城。

楓樹鎮離城只有二十多里，要趕當天也還趕得到的。照媽的意思，得帶着小璉子去。可是爸說：怕耽擱了趕路；過幾天外祖母的病要還沒好，那時再送他去，反正做女婿的也得進一兩回城。

小璉子不願意媽走，但他也不嚷着要跟媽去；他捨不得離開他的綠綠樹，同時也放不下七公公。媽於是乎跟着來人走了；小璉子又彷彿失去了重心。

夜裏，爸抱着小璉子睡。爸並不可怕，但是小璉子總覺得爸沒有媽那末可親。小璉子大半夜沒有闔上眼臉，老是問媽明天回不回來，爸老是要他快點睡去。

第二天，爸想把小璉子送到城裏去了，「公雞帶雞」，是人生最苦的一回事。可是工作

放不了手，甘蔗只拔得一小半。想了想：好吧，全託給七公公算了，七七公也還看得他來。這末一來，小璉子願意，七公公自然也願意。七公公不獨不老，簡直可以說是個小孩，——有一般小孩所有的純潔的心，且加上一般小孩所無的經驗。老小孩的七公公，從這一天起，夜裏也不離開小璉子了。

十一

外祖母的病一天天的加重，小璉子終於進了城。

外祖母家園裏新添了兩株綠綠樹，是舅舅今春插的，還不滿一尺高，而且憔悴得不像個樣子。小璉子益發感覺到他手植的綠綠樹長得可愛了。他一心惦記着他的綠綠樹，想牠也許開花了吧？問媽，媽打不起精神管這閒事；問舅舅，舅舅記不清楚了；後來是姪姪告訴他的：這正是綠綠樹開花的時候；他就纏着媽吵要回家。媽給吵的冒火，一記耳光打過去；就在小璉子倒地打滾的哭聲中，外祖母烏了燈了。

大殮，做齋醮，出殯，足足鬧了一個多月。這之間，爸也來了好幾次。小璉子從爸的口中得到了綠綠樹的確在開花的消息。等到爸末一次來，又得到綠綠樹已經結了檸檬的消息。小璉子再也待不下去了，吵着要看他的綠綠樹結的檸檬去。媽就跪在靈前叩了九個頭，之後

跟着小璉子和他的爸踏上回家的路。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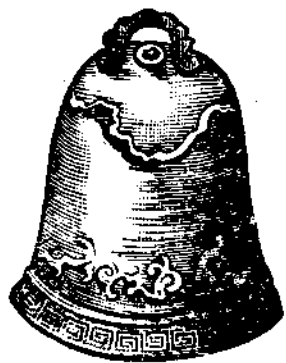
歡迎小璉子他們回來的有一望無涯的綠；門前的瓜棚底下還有小三子和七公公。七公公好像瘦了一點，但還是那末的精神，那末的和藹。小三子則高大了許多。小璉子對小三子有點兒生，但於七公公還保留着從前那樣的親熱。

七公公給小璉子的第一句歡迎詞是：「綠綠樹結檸檬了。」小璉子來不及問個詳細，就三步併兩地望後園衝。啊！真的，綠綠樹已經結了檸檬呢！一個個有拇指那末大，兩端微尖，也是綠色。這可樂煞小璉子了！

小璉子呆呆的看着綠綠樹，看着尙小的檸檬。他憶起三年前的事來了：那時候，綠綠樹只有膝頭這末高，稀疏的沒幾張葉子。現在，啊！綠綠樹高出他一倍多，而且結了果。

這果是爲着小璉子結的。

小璉子一把揪着跟進來的七公公；七公公微笑地撫摸着小璉子的給春風吹亂的柔髮。這當兒，遠地傳來幾縷笛聲，吹濃了暮色蒼茫中的綠。



本行話

殷勤

「綠蠟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詩人張獨自曼聲吟哦着，風過去，淺藍色的窗帘飄揚，一陣緊捲着的雪花猛撲到玻璃上，因此她那一句「晚來天欲雪」，不再念下去了，只是連聲說：「有客無酒，如此良辰何？」

本來，宿舍裏除了自修室及會客室矗立着幾架汽爐外，寢室裏卻是冷如冰洞的，當然沒有那詩意的紅爐，也更談不到酒，因此我們的主人張只有在溫馨的幻念中斟上六碗熱茶，權時代酒。天上釀着十二月的同雲，人間可凍不壞青年的心。

六位客，一位是中文系楊，一位是化學系鄭，一位是生物系李，另一位是哲教系王，除了藝術家趙同小學教師程是真正來山作客外，她們原都是些東鄰西舍，朝餐夕聚的朋友。

「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們還是各人報告點最近的心得吧。」王提議了。她們的談鋒，由人生而電影，由電影而紅樓夢，由紅樓夢而國家大事，由國家大事忽而又急轉直下到個人私事。

「好呀！我第一個贊成密司程報告她最近的戀愛史。」張熱情地叫着：

「什麼？我的本行話是教戀愛史的麼？我是講一加一等於二的呀！」

大家一齊哄然笑了。

「不要瞞了，程呀！」同聲嚷。

「老實告訴你們吧，年輕的姑娘們，不要以為戀愛是一朵什麼香甜的玫瑰，玫瑰的根株旁，可長滿着無數的毒刺，一不小心，便會扎傷了手，扎傷了心，美麗的外殼下包藏着無數的罪惡！」程忽然嚴肅起來。

滿座寂然。

「這倒是我們老姐姐的經驗之談，可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們此刻轉來要聽聽密司趙的妙論了。」楊說。

藝術家趙嘴角上照例挂着一絲微笑，幽靜地說：「我麼，平淡得很，早上起來，我只用朝陽作筆，積雪作紙，淡淡地描上一個獨立的人影；晚上星月交輝，我使用銀光作筆，清溪

作紙，將一朵白色睡蓮的情夢，托在荷錢的心底。

「妙呀！好一副別緻的畫意！可是幽美有餘，偉壯不足。我要用電光作筆，夜色作紙，將全世界的倒影都橫掃在太空裏。」愛好藝術的王第一個拍掌站起來嚷。

「那我可要用靈感作筆，記憶作紙，將你們的話都銘刻在心版上了。」楊在旁會心地說。

「你們文人畫家真討厭，開口風花，閉口雪月的，國要亡了，種族要滅了，你們獨立的人影，銀白的睡蓮，是否能救祖國？你們電光的筆，情思的紙，是否能切事情？不如我們化學家啊！一顆毒瓦斯彈可以炸死你們畫家幾千，一種化學藥品又可以救轉你們詩人幾百。」鄭得意洋洋地笑起來了。

「不要誇口啊，鄭，你們化學家的世界，只有試驗管那麼粗，顯微鏡那麼大，你以為人性也都只定律那麼劃一，原子那麼單純麼？我們一件偉大的作品，絕不受時空的限制，任你用一千顆毒瓦斯彈，恐怕也炸不去她在人心中的力量吧。」王搶着說。

「遠遠一個生物走來，你以為是一個有靈性的人麼？據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張表皮下，包着二百多根骨骼和許多血球細胞的組織體罷了。」李在屋角裏冷冷地幫着鄭說。

「嘖！理智的世界，是多麼冷酷無情！」趙嘆息了。

「我們擁護感情，感情的偉大，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恰合你們物質不滅定律的。」程也嚷了。

辨論的主體擴大，房裏的聲音頓形嘈雜，簡直有點像在四部合唱。突然，「好呀！」一個大叫着的年青的頭從門外直伸進來，大家都駭了一跳，定睛看時，原來是周。

「啊！是你，歡迎，歡迎！我們這裏正缺少一隻小麻雀。」主人張慌忙站起來，綽號小麻雀的周一跳就進房來了。

「怎麼你在這大風雪天裏上山來了？門房又怎不會先上來通報？」大家都納罕地問。

「天有不測的風雲，誰會料到下午會下雪咧。我早上是應密司陳的約來的，剛才在隔壁房裏聽得清楚，原來是你們幾位在開辨論會，所以我又兼來拜訪你們。」

「我們正專等你來做會長。」王說。

「我不屑於做。」麻雀說時嘴撇了一撇，忽然又縱聲大笑起來，笑得大家都莫明其妙的望着她。

「笑什麼？」

「我笑你們都是有閒階級啊！」周說：「你們出去瞧瞧外面的世界，滿街擠着菜色的男

子，雪裏埋藏着凍死的人，你們可在這裏評詩論畫，飲笑作樂，真是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唉！我可要用熱情作筆，喉舌作紙，描畫出民衆的疾痛，讓你們這些蟄伏在象牙之塔頂上的冬蟲們，見廣，見廣！」

「真會罵人，天真的麻雀，幾時也關心起民間的疾苦來？」鄭問。

「你還以為我是過去的一隻麻雀麼？過去的麻雀，早給社會這大蠶魚吃掉了，現在只留下一付外殼，裏面填塞滿了苦酒，眼淚，同悲哀。我還拿什麼比得上你們這些住大學的小姐？」麻雀果真半假半真地悲傷起來了。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麻雀，我敬你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張滿斟了一杯熱茶遞過去，同時抱歉似地說：「寒夜客來茶當酒。」

周卻笑了，接過來一飲而盡，閃着明亮的眼珠說：「張，你的詩人的氣質竟還不會脫掉，我祝福你能永遠如此。」

「爲什麼？」

「你說爲什麼？我有三個好友，一個學數學的出來教國文，一個學國文的出來教體育，另一個從職業學校走回家吃老米飯！她失業後還算有老米飯可吃，至於我，……」

呀的一聲，房門開了，周的話頓時被打斷，同時一個滿臉挂着汗珠的校役出現在門口。

「啊；食物來了。」大家都鼓舞起來；

「不要搶啊！」王嚷着。可是她第一個攫住一包糖果袋。

校役老姚安詳地放下他脅下挾着的許多食物，很有禮貌地說：「冷啊！先生們。」同時搓着他紅凍而肥大的手指，退了出去。一轉身，半肩雪花，正還在衣上開始融化，額上滴着十二月的汗珠。

「祝福這風雪中的購物者，他為我們太辛苦了。」楊感動地說。

「世界正是這般，一層人的歡樂，建築在另一層人的苦辛上！」李嘆息着說。

「不要使人掃興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大家來吃呀！」主人張高興地叫。抓起一大把糖果往人們身上拋去，大家都笑起來。頓時滿房中交織着彩色的糖果電，亂灑着黑色的瓜子雨。一棹花花綠綠的大小紙包，頃刻間如風捲殘雲般一掃而空。她們在笑着，推着，嚷着，如同一窩蜜蜂般嗡嗡作鬧，可是只有周一個人獨立無語，默默望着窗外。

「你還在講客氣麼，周？」主人張問。

「不，我要回去了。」

「什麼，這麼大的風雪還要進城？」大家一齊驚訝起來。

「爲了生活的原故！」周苦笑了一笑。「我請假的時間快滿，要去工作了。朋友，你們的清福能多享便多享些時吧！」

她說完身子一閃，像陣風似的，便出了房門，苗條的身材，消逝在密斯陳的門內。

這不速之客的舉動，使大家都怔怔起來，誰都不會想到送客，只目送着她那忽忽的背影，忽然每個心頭上都掠過一絲惆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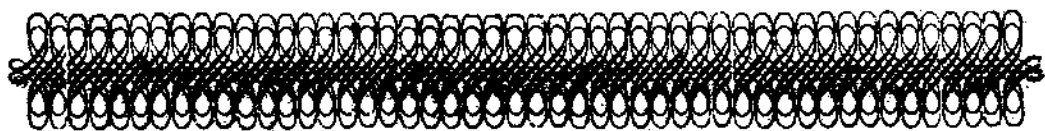
「師範生出來做收賬員，真是用非所學！」程第一個嘆息了，聲音裏充滿了悲憤。

「誰纔說我們三句話不離本行呢？將來我們進了社會，恐怕對於今日所謂的本行話，完全改行了！」趙嘆息着說。

「我們畢了業後麼，那恐怕我們畢業就是失業吧，再不然就算社會上又多了一大批冒牌內行。現在中國的社會，對於人才，只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王大聲叫起來：

滿座無言，大家臉上驀地掠過一陣陰鬱的顏色。生活的煩憂，似乎滲進這快樂的小天地裏了！

淺藍色的窗簾飄揚，一陣寒鴉從繽紛的大雪裏啞啞掠過。



「寒鴉噪食，是在說着本行話呢！」大家心裏同時這麼想。

「世上正有無數的寒鴉，掙扎在凍餓裏求生活，可是他們還能自由叫噪，然而我們覓食時，卻要學着說不是本行話的本行話！」

二六，四，五。

忍回顧來時淒迷的道路？

風風雨雨爲披上一件泥裝。

客店裏一張臉堆着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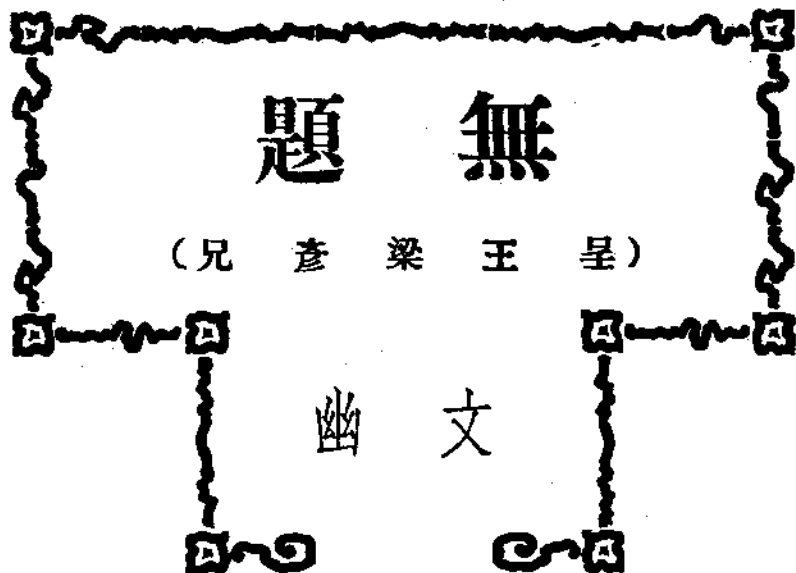
只當口噙枚酸果，我半聲不響。

從此更珍惜兩腿的力氣，

明日此身又知在何處關山！

旅枕上的安眠也是一樂吧，

那管得深夜有愁人坐起長嘆。





春夜懷遠

——紀念賈克生女士(Miss. Innes Jackson)

M.
G.

在這樣春雨綿綿的深夜裏，對燈獨坐，最容易使人懷念到那遠別離了的友人。

現在，賈克生是別我們回去了，回到遠遠的英倫去了，不必說，命運決定了我們以後是永遠沒有見面的機會的。「別時容易見時難」，短促的聚首，竟如浮萍斷梗，倏忽便爲風浪顛播得東西飄散，這是我初不及料的！

如果要談到她的容貌：金絲髮，碧眼珠，高鼻子，白肌膚，長長的腿子，豐腴婀娜的身材，她具有西方女郎所特有的美麗。而且她的態度是那麼溫和嫻靜，真摯可親，沒有絲毫一般商場上西婦那種惡俗的氣味，只要你和她會過一面，保你願意做她的朋友的。她在牛津大學英文系畢業後，因爲對於我國詩詞有特別的興趣，就來我國專學這兩門。先是在南京金陵



大學住了半年，大約不大滿意，去年下學期才來武大跟劉永濟先生學詞，跟徐天閔先生學詩的，因為是同班，我和她才認識起來。可惜又只住了半年，因為她寡居的母親病重，催她匆匆的回去了。這就她自己的志願說，中途輟學而返，是很可惜的；就我們中國文學系說，少了一個異國的學生，也是很可惜的，但是，終於回去了，有什麼話可說呢？

彼此既認識之後，我時常到她家裏去，她也時常到我房裏來。有時她要我念詩詞給她聽，有時她毫無拘束的將她平日所作的詩詞，臨摹的篆隸和課堂裏所抄的筆記給我看。篆書是確實已寫得有點兒勁力，詩詞雖還不熟練，可是已勉強做得起，以一個異國人學怪難學的中國文學，有這樣的成績，總算很不錯的。我鼓勵她努力，希望她在中國多住幾年，將來把中國的詩詞好好的介紹到英國去，使她在異國的園地裏發揚滋茂起來，她對於我這樣的鼓勵和希望，常常是答以點頭和微笑的。她敬仰中國悠遠的文化，贊嘆北平偉大的建築，愛穿中國衣，愛著中國女郎模樣的短髮，愛吃中國菜，甚至愛吃「湖南佬」最歡喜的辣椒，總之，她在中國一切都覺得習慣自然，和在英國沒有兩樣。

去年冬一個雪後初晴的早晨，她來要我和她到外面去看看雪景，我便陪她漫步向湖濱踏去。她說她厭憎倫敦上海漢口的過分繁華，她愛中國鄉下質樸自然的田野，尤其是愛田野中



樹蔭裏的竹籬茅舍。這並不是譏笑我國農村的破落，而是受了田園詩人陶淵明隱逸詩人王摩詰的恬澹瀟灑一派詩的影響的。那天湖水全是青，山色全是白，她嫌她太單調，沒有走上二十分鐘，要我陪她到卓刀泉去。慚愧我住了兩年餘的武大，連去卓刀泉的路還找不着，我帶她鑽過了範圍武大區域的鐵絲網，繞着田塍到處亂跑。她這時似乎對什麼都有興味，田裏一株枯草，路旁一片殘碑，水牛，雞，狗都有出人意的發問，使我常窮於回答。忽而空中一羣飛雁掠過，她又問了：「雁的鳴聲很悲哀，無怪貴國詩人常以自比不幸的遭遇。密斯脫毛，你有何感想？」我覺得又在受困，勉強的說：「我不是詩人，我對於詩人的生活毫無體驗，倒要請問你。」她仰頭重向飛遠去的雁看了一眼便說：「象徵悲哀，真有深刻的意義。」

她由雁又轉問到「花間集」裏面常用的鴛鴦兩字，由鴛鴦又牽涉到戀愛，由戀愛又聯念到許多薄命詩人的自殺，由自殺又遠扯到人生哲學，只要我倆語言所可以表達，簡直無所不談。及到卓刀泉，太陽已將掛上頭頂了，我本來那天沒有吃早飯，這時覺得肚子有點餓，跑進小舖子裏吃了一碗粗粝，便和她去看黎元洪和楊永泰的坟墓，由楊的坟墓，不知怎麼引起了她對於我國青年抗×救國的批評：「貴國青年是奮勇熱烈而有希望的，只是軍人太怯弱得不成話，爲了你的祖國，我倒希望你去做個挺硬的義勇軍！」然而，到現在我還在這裏過安樂的讀



書生活，她的希望也如那天的冰雪一樣的消滅了，未免太慚愧！在回來的路上，她似乎有意盤問我的身世，我將來的計劃，以及其他人們認為重要的問題，我向來最怕人家問到這些，因為我每想起這些便要頭痛。我沒有什麼話可回答的，只得一再另外的話頭把她的盤問撇開，她明白這是我的逃避，微笑的說：「密斯脫毛又在兜圈子了！」

以後，我倆似乎都有較明白的認識。……

我們要學期考試的前一天早晨，不料她突然來辭行了，她說她急於歸國伏侍她的寡母，第二天一早就起程，希望我給她一點紀念品。翻箱倒篋，我找了半天，沒有什麼可以奉贈的，後來在抽屜角裏找到一張二年前在杭州照的老照片，題上「此影不足贈，但念長別離」十個字交給她。她說：「不像，現在似乎老了些。」當時我感到一陣難以言說的悵惘，和她沒頭腦的扯談了一陣之後請她到消費合作社喝點酒，算是餞行。她的酒量本來是很可以的，這次不知怎麼更特別豪爽起來，一大瓶幾乎她一人喝完。這時彼此彷彿頗有幾分生疏，都靜默沒有話說，後來還是她開口：「你有機會去英國嗎？」我答：「沒有，你再有機會來中國嗎？」她答：「沒有，但極希望。」她已有點醉意，我想送她早點回家安息，我說不出值得她作為永久紀念的有力量話，我最後只請她旅途珍重，並請她原諒我第二天不願送行。她



喝杯裏的酒嘸了一口氣，拔出鋼筆便在菜單上寫了這樣一首詩：

We look before and after,

And pine for what is not,

Our sincerest laughter,

With some pain is fraught,

Our sweetest songs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 thought.

人是去遠了，去遠了，只留下一首這樣充滿了苦痛的詩給我吟咏！

四月廿九深夜

蘇雪——綠天——北新書
林著——棘心——局發行



五月鄉愁曲

邊城

任窗外榴花開得一簇火簇似的艷紅，我忘了在萬物繁茂的季節裏人們是要作出活躍和歡笑。只嘴角掛着沈默和淒涼，用低垂無力的目光撫摩心上纍纍的創口。

不曾有過春天，生命的季節裏更無有成長的五月。

奇詭的，是晴空上疊起的鑲了銀邊的雲峯。從雲邊散射出千萬條強烈的光箭，把室內的白牆壁也炫得發亮，令我的目光倦於凝視。

跟着一次無聲的太息，我讓美麗光明的世界全閉在眼外了。

啊啊，我是如何說不出的煩憂啊！

不也有過這樣美麗晴明的日子麼，在故鄉的時候？

想起在故鄉的一些人來，我就不禁泫然欲泣了；雖然我已記不起那些熟悉的面影，倩笑抑是輕顰。

想着家山的飛揚着塵土的道路；……想着故園老盡了嫩艷的高高的油菜花；……想着門前已經薄薄成蔭的瓜棚；……想着矮簷下忙着喂食的呢喃軟語的燕子。……

可是還能在田野間那已有些炙人的太陽下跳上半天，捉了滿手的蜻蜓，再採一大束野花家去，一進大門便兩眼漆黑，好一會看人不見，眼前只有一朵大大的綠色的葵花迅速地旋轉，這樣痛快地玩着麼？

老家已被颶風掃成平地，故鄉的人們都跟着破落起來。年青的子弟好些像驟然蒼老了許多，而父代的長輩們全變得十分憂傷和暴燥了。

天真爛漫的蒲妹子，也學會了緊蹙着眉毛和長長的吁氣。跟她說呀：「阿蒲，我們採艾去吧？」她只用一個慘然的默笑回答，遲疑地搖着頭，那襯映着紫衣裳的黑臉龐皺縮得像是醜陋起來了。

從此我底心便時常不寧和隱痛。故鄉對我失去了美麗的風情，我就更愛獨自在人海中浮萍似的飄流。故鄉那些熟悉的面影逐漸在記憶裏模糊，音問也和情意同樣地疏稀了。人們有

時對我說：「你不回到你的家鄉去麼？」我懂得怎樣巧妙地回答，怎樣掩飾那欲淚的光景。

而頻年人海之飄流，我底心是愈其荒虛。

捧着天真的瓦鉢到處乞求同情，却換來無數令人寒慄的白眼。曳了疲乏的身影過去，讓人們在背後指點譏嘲。

以是在紛亂的碎夢裏又常回到親切的家園，夢裏風光美麗繁茂，生命恬靜和平如同晴明的五月。有掠着垂楊的燕子，有鼓噪簷畔的鳥雀；有寂寞的映山紅，有秀質的插出泡。……年青人划着雙手愉快地唱起山歌，父老們撫摩着兒童的禿頭顛滿意地領首。……

醒來布穀鳥正在遠處林中啼喚曙色，一陣颯然的涼風撲進窗來，吹落枕上遊子的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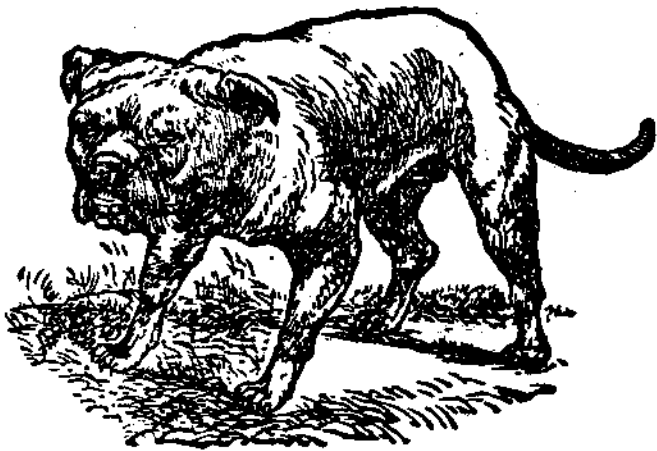
子規，少開點玩笑好麼，怎的老是唱着「不如歸去？」

我無有了家鄉，無有了戀情，而且不敢有着記憶。

家鄉是早殘破而使我感到異樣的悲涼了。

而五月是這樣美麗繁茂的季節。

啊，啊，我是怎樣說不出的煩憂啊！



狂言四番

毛 幹

友人志鴻，固一踔厲英發之青年也。幼失怙恃，後所如又多不遇，遂潦倒無人狀。前四年秋，因坐事下獄！竟致憤鬱成狂疾。及釋出就醫杭州病院時，余曾一過視，見其牀頭小說中夾有「狂言四番」一文，所言多與其經歷合，遂竊而存之。今其人已荒煙蔓草，埋骨黃浦灘畔矣，偶檢舊稿，得其遺作，不禁愴慨！抄錄一過，付諸剞劂，聊作紀念云爾。

(一)

在我沒有消失理智和熱情的昔日，是冰冷聽見有鬼嘯的黑夜裏，我也曾用殭硬了的手指撫摩過那孤山下亂草中的烈士墓碑，然而，墓碑也究竟是堅硬冰冷的！

而且，有一次，有一次我還在錢塘江口蟹子門崖壁上跳踰了一夜，終於不見逆流而來的浪潮，我好幾次幾乎反而被風送進下面古寂的波光嵐影裏，月色是灰淡的。於是，我失望地回頭找同伴歸去，但是同伴早已失望地走散了，只有一個叫做孱頭老孱子的還蹲在烏鋼樹下崖縫裏輕輕地叫：「該不是時候了，潮也失信了，我們且到那邊發掘骷髏做標本去！」

(二)

這豈不是夠好的夢兒？居然坐着用螻蛄編成的船任意蕩漾在北冰洋裏。我首先便對我碰到過的穆穆的土人懇摯的聲明，我不是三保太監的後裔，我是去尼羅河找荷花的。有個土人終於張開嘴唇露出一排白牙，從牙縫開處發出滿帶惡氣味的笑聲「埃及豈在北冰洋裏？這裏只有常青的小灌木和薜苔，如果你愛花的話，我將請我底老姑母奉獻給你一朵特種的灰色薔薇！」我在發氣了：「灰色的薔薇，狗屁！」他也在發氣了：「灰色的薔薇，狗屁？」

趕快，我拉緊正在飄飄着的蟬翼嵌成的帆兒，轉頭向大西洋搖去。那蒼蒼茫茫海天吻合處浮來了一隻獨木舟，上面站着一個火眼黃毛的巨人，執着一朵粉紅色的荷花在狂歌歡舞。我挺起身子大喝一聲：「放下！這正是我要的！」他向我釘了一眼，也挺起身子來回喝一聲：「這正是我所要的！不放下！你看已先在我底手裏！」

醒過來，我原來仍被關在夜未央的監獄裏。

(三)

兇猛地，靈魂在警告我牠已不能熬忍毒蛇咬來似的饑餓。真的，我不能空着肚子蒙着眼睛終日牛似的在麥房裏推磨。憤怒了，我帶着唯一的武器從村墟裏衝進了城市，目的當然是在打虜的。偷偷地，我鑽進了一座沒站崗警察的醫院，劈頭便撞着一個「灰臉」的醫生和一個「白衣」的看護，他倆發現我了，同聲大叫：「這該是犯失眠症的瘋狂者，當先給他多量的安眠劑！」他倆以為我是病人，我笑了：「安眠劑，狗屁！」

我彷彿又鑽進了一座莊嚴的教堂，裏面跪着許多上帝的兒女，念念有詞，也許是在懺悔，坐在高交椅上的老牧師一看到我便立刻向我開口了：「我看你這瘋子，也有重罪，趕快跪在上帝跟前來懺悔！」他把我視為也該跪在地上的人，這簡直是惡意的擲揄，我跳上一步，本想拔出我的刀子在他底光頭上就是割擦一記，但在地上爬的兒女們早已大叫起來，「瘋子！預備！」我失敗了，我罵：「我是瘋子？狗屁！」

記不清是否被趕了出來，頃刻我發現了我茫然地站在一座冰冷落寞的大院裏，從一個暗小的室裏，傳出一陣吟詠聲，頗有點惡毒毒爛氣味，我想：「這裏面也許有幻形的羅利惡鬼

，在唱「還魂記」，該沒有瘋人的同志。」我拔脚便逃了出來。

我空手又回到村墟裏，沒有找到絲毫糧食。

(四)

躺在地上的影子忽然對我囑咐起來：「我再不能受你底欺騙和拖累，我已跟隨你跋涉了廣漠的沙地，你須知道你底建築在「綠洲」上的七寶樓臺，離開此地尚有幾千萬里。去吧！請躺倒那邊樹蔭下去吧！你這孱頭豈竟忘記了莊周聰明的大道理？」我立刻停住足步深深地向牠一鞠躬，「有理！但等一會，我還得走上三五里，你看，太陽不是已掛上山凹裏楓樹底斜枝裏？你安息的時候不久要到來了。好，不騙你，走到那邊山下有黑洞的處所便停止。」影子似被我勸慰下去，似在同意，然而，牠搖了一搖！接着又來了個嚴厲的抗議：「狗屁！這裏到有黑洞的地方豈祇三五里？你簡直瘋狂得忘記了你已乾枯得沒有絲毫生命力，走吧！孱頭，那黑洞旁邊也許正有你底「綠洲」在呢？你拖着你僵硬的足再移動吧！」

終於影子默然無語，黑洞便如屠格涅夫暗示老婦人那個一樣的漸漸向我面前浮來。影子奮身一搖，我吐出最後一口氣，頹然倒地。不知何處颶風帶來一陣飛沙，埋瘞了我殭冷的屍體，從此我便終古隔絕了所謂「樂生」的人世！

編者贅言

學銜名稱，是譚戒甫先生替我們定的。牠的含義，前面已解釋得很恰當，用不着再說多餘的話。

關於本刊編輯的計劃，我們本想每欄至少應有一篇，因為才力所限，祇得暫闕。

本期原定十五萬字，因經費不敷，於是抽去三篇，留待下期登載。

我們本來還想附刊畫頁，經費的缺乏不容許我們這樣做，這是我們引為遺憾的。

本期的內容，論著較多，文藝太少，似乎學者的氣味太重。不過這裏面的論著大半是偏重於文學這一方面的，我們覺得還可以調和。

學術論著並不多，然而每篇都有牠的創見，希望讀者能耐煩地細心地讀下去。

本期的撰稿人，大都是我們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和同學，外承陳散原，吳其

昌，胡稼胎三先生惠賜詩文數篇，我們深爲感謝！

我們創辦本刊的原意，原想畢業同學和在校同學於文字間得着精神上的連繫；然而畢業同學惠稿的並不多，這很使我們失望。

以後，希望畢業同學協力來圖本刊的發展，給予我們文字上的援助和經濟上的援助！

本期四月初間即已齊稿，因印刷所的接洽，排印的遲緩，直到現在才能出版，懇請作者原諒！

二六，五，三十，編者。

蘇雪林著：青鳥集

蠹魚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筌期刊 第一卷 第一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出版

編輯者：學筌期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國立武漢大學
中國文學系會 學筌期刊社

印刷者：國立武漢大學印刷所

發行所：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

上海 各大書局
現代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南京 亞新地學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南昌 南昌書局
安慶 大德堂書局
北平 景山書社
天津 大公報社代售部
杭州 聖亞書店
成都 北新書局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廣州 上海雜誌公司

學筌稿約

- 一、本刊凡關於學術論著，批評介紹，詩歌小說，散文隨筆，均所歡迎。
- 二、本刊文字，但求意暢，不拘文體。
- 三、本刊暫不收譯作。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有增刪權，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以不退還為原則，預先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凡本系畢業諸君寄來稿件，請註明姓名地址。如有更動，亦請隨時通知。
- 七、外來特稿，本刊尤為歡迎。

廣告價目

地位	後封面		封面內		正文後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全	二十元	十二元	十五元	八元	十元	六元
半						四元
四分之一						二元

注意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繪圖製版價目另加
長期登載刊費從廉

袁瑞泰營造廠

本廠承造橋梁
道路房屋以及
其他一切工程

總賬房：漢口特三區智民里十三號
電話：二二七三五號

六合公司

承造橋梁房屋及
其他一切工程

總公司：上海愛多路一二三號

電話：八〇〇三〇

電報掛號：六一三九

辦事處：漢口 武昌 長沙

南京 戊